婦女雜誌

「女性與文學」特輯

●執●筆●者（以收到先後爲序）

譚 雷 寒 左 靜

飢 妍 流 帶 子

本期要目

夫人訪問記

空襲下如何防止失眠（雅竹）

怎樣選擇理想對象

談一談幾種發熱性疾病

正常嬰兒的保護法

三幕劇・軟塵

五六月號



母與子：畢卡索作

卷首語

好學　力行　知恥

王委員長於二月十七日發表「告中國青年」一文裏曾以「勿涉浮靡貴乎求是」八個字來勸勉一般青年，如今又發表「再告青年書」其中以「好學」「力行」「知恥」三項，來區一般青年座右之銘，委員長給予我們的啓示，字字都是痛切的警語。

拋開男性青年不談，只以我們女性青年本身來說，如今過的是種什麽生活？她們對於所謂的社會，所受的教育是抱著什麽態度！我們看看當前的現象，一般女性青年，她們大多數仍是過著麻醉生活，影院，劇場成了她們的日常出入場所，模仿流行歌曲成了她們主要的日課，此外講修飾，務虛榮等成了現在的流行病，對於她們當前所受的教育，所担任的工作都置若罔聞了，這種不良現象的表現所告訴我們的便是她們不求進取，不知振作，苟且偷安，也正是王委員長所說的，她們將「好學」「力行」「知恥」完全讓諸老年當談了。

希望一般女性青年，能認清現實，培養自身能力，發揮自己所長。將過去頹廢，尋求安逸生活的心理擯掉。如是個人才有進步，社會才有發展，民族才能復興。望我女性同胞共相努勵！

婦女雜誌 第六卷第五六期合刊號目次

再告青年書……華北政委會委員長王蔭泰

婦女論壇

我們只要冷靜……芳田（扉頁）
現時代的生活紀律……君澈（扉頁）
婦女職業問題……若果（一）

女性與文學特輯

婦女與文學漫談……譚凱（二）
我的第一篇小說……雷妍（三）
小說人生與我……寒流（四）
我怎樣寫「沒有光的星」……左蒂（五）
簡與英美女作家點描……靜子（五）

修養及其他

情緒戰爭與情緒檢定……史琳（八）
爲日本女性說話……梅娘（九）
母系家族……楊守禮（一〇）
決戰下的日本婦女……思勳（一二）
婚姻的意志……A.莫洛亞著 何學譯（一四）
嗅覺與男女心理之研究……李鍾勳（一六）
食物與我們人類……鄒林譯（二四）
中央女子鐵路學院……（二六）

徵文揭曉

我最討厭的女人……零諾（二七）
我是怎樣自修的……慧如（二七）
一個文藝作者的自白……起麗（四一）

女名人

喻熙傑夫人訪問記……路宜（二〇）
女權宣言作者顧瑪利女士……碧梧（二〇）
歷史女名人武曌……丹陽（二一）
張簡康夫人會見記……桃園（二二）

女性生活記錄

夫婦意見的測驗……琴（三〇）
怎樣選擇理想的對象……高日昇（三一）
空襲下如何防止失眠……維竹（二八）
戰時育兒與山羊乳……李永陽（二九）
蛻變……星曼（三二）
往日……綠薏（三三）
職場生活素描……韋珠（三五）

家庭生活

正常視見的保護法……瑛（三六）
瓶花怎樣可以持久……（三六）
談一談幾種發熱性疾病……啟華子醫師（三七）
北京市婦女座談會……本刊記者梁燕虹（三八）
白礬的新用途……劉韻（三九）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瑞錦（三九）
怎樣護理牙齒……齊治（四〇）

文藝

漂跡……東方菁（四二）
霧……秦玲（四四）
秋（三幕劇）……畢岡（五〇）
編後記……見封裏

諸位最親愛的青年同胞！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個民族在危險困難的時候，如果完全失了自信力，失了爲民族求生存的勇氣和努力，這個民族就失了生存的能力，一定得到悲慘不幸的結果，反之一個民族雖然處在重大危急的環境中，仍能爲民族生存而奮鬥，來充實自己，來糾正自己，來勉勵自己，大家很堅固很刻苦的努力，在偉大犧牲的決心之下，一定可以得到光明的前程。

中國的民族，或者可以說多少帶一些神秘性，幾千年來，遇到無數的危機，始終能够保持民族的生存與地位，尤其是在艱難困苦的時期，更有很偉大的光耀發揮出來，有許多爲民族生存而犧牲的，有許多爲人類正義而犧牲的，有許多爲中國倫理綱常而犧牲的，這些仁人志士的犧牲，影響到全民族，這種風氣所播，能使大家抬起頭來，找到一條出路，這是中國民族幾千年來所以能够屢仆屢起，不僅復興祖國，而且能很光榮的發展之重大原因。

青年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原動力，青年同胞們一方面要研究我們先人創造



再告青年書

華北政委會委員長王蔭泰

……在偉大犧牲的決心下一定可以得到光明的前程

和奮鬥的歷史，一方面要認清我們變化無窮的時代，更要自覺我們的地位，周予同先生說：「我們如果懂得這中國社會演變的過程，也就很容易明白我們自己的身世了，我們不是秦漢以前的貴族，也不是漢唐以來預備做孝廉方正或舉人進士的士大夫，我們是變了質的士大夫，破落戶的境況，配着秀才的脾氣，這就是變了質的士大夫，本來在這個轉變期士大夫，可以變爲知識分子，或生產技術人員，而對於國家民族有所貢獻，然而帝國主義的壓力過重，封建社會的根柢過深，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交織着像鐵鍊似地扣鎖着，不讓國家民族和我們前進，這半世紀裏，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或多或少地都負起革新政治和社會歷史的任務，然而何嘗達到我們所企望的境地，眼看見一批一批的青年們，以革命志士的姿態，踏上抗爭的路，而終以腐敗的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的身分送進墳墓裏去！」爲甚麼自戊戌政變以來的青年運動都未能成功？考其原因可分爲二：

第一點是破壞的—自戊戌政變以來的指導者，都是一味喜新厭舊，不知新者乃孕育於舊者之中的，而決不是無因突出於舊者之外的，這些青年一味厭舊，凡舊者均在毀滅之列，一味趨新，至於何者爲新，大家既無確切的認識，如何能新，尤少具備創造的辦法，流弊百出，以致將中國固有文化的優性，摧殘的蕩然無存，鬱鬱偎偎之象，充塞天下，躁妄的人，悍然不顧是非，謹厚的人，蒿然喪其所守，孟子說的「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之現象，遂重現於今日。

第二點是虛浮的—從前有人曾批評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說過「新文化本身既始終不曾實現，新文化運動，更是曇花一現，久無消息的幻夢，新文化運動者，也都是一些四方雜湊，逢場作戲，各獻神通的客串，鑼鼓散場，仍是一個麻木不仁的社會！」所以這些運動的結果，雖在表面上喧嚷一時，實際上不會推動社會，青年同胞們，現在民族生命已危在朝夕了，療治固須積極，處方尤不可不愼，對於研究學問，任何外來的文物，制度，主義，學說，祇有合於我民族精神，歷史背景，社會需要的，始有眞價值，應力避以前破壞，盲從，虛浮之覆轍，循建設的，自覺的，務實的坦道前進，以培養民族之元氣，充實民族爭存之實力。

我於二月十八日的「告中國青年書」裡曾以「勿涉浮囂實事求是」八個字勸勉諸位，這是針對以往青年的弊病而言的，今再引伸其義，以「好學」「力行」「知恥」三項，奉告青年諸位，以爲座右之銘，好學者，必不浮囂，力行者，必實事求是，知恥者，未有不好學不力行，好學力行者必知恥，能如此，個人才有進步，國家才有進步，民族才有進步，環顧今日種種不堪現象，無非由於不知恥而來，章士釗先生在甲寅雜誌社說裡有一篇解剖，「士」的心理，他分現在的「士」爲四派：

一，「不賢而得勢者」是充其慾心與強權之所至，以朘民膏脂而自肥。

二，「賢而得勢者」，是明知天下將亂之機，終不以易其目前榮樂之計，私居論議，則又抱頭太息，痛陳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議於無形。

三，「不賢而失勢者」，是今雖失之，而終日蠅營狗苟，正謀所以復之。

四，「賢而無勢者」，是持消極之見，以爲中國必亡，必亡而已，得過且過。

章氏解剖的是痛快淋漓，何以士的心理到了這步天地，無非是不好學，不力行，不知恥之途，就是前面曾引用孟子所說的「上無禮下無學」的結果，想求賊民不興，那裡能够，「好學力行知恥」，雖係老生常談，實爲時下青年所應實踐的唯一良途，國事蜩螗，危機陸伏，憂時心切，不覺言之重而責之周，我青年同胞，其共勉旃！

婦女論壇



我們只要冷靜

芳田

在如今，我們只要冷靜，只要冷靜！

請看，我們中國婦女是落在怎樣一個紛亂的境地中啊，昔日的枷鎖並未從我們身上解脫下去，我們除了極少數的都市婦女之外，大部份的農村婦女是過着多麼慘憺不安的日子，而她們作夢也沒想到在都市裏還有一般姊妹爲了個人的生活方式而大加以弄文墨，喊口號……

中國婦女是指全體而言的，當然要把我們認識的視野擴大起來，她們在豪華都市的近代建築裡，她們在暗巷的圜裏，她們在山谷間，她們在海隅，她們在前線，在後防，在處處……卻可以把她們分爲四大類：

1，有思想有工作的

2，沒有思想只有工作的

3，有思想而不工作的

4，不思想不工作的

思想是領導人類前進的，工作是保護人類生命的，所以第一種有思想有工作的婦女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姑不論她們的工作是什麼，這種人總算沒浪費生命，是可敬愛的，第二種沒有思想的，是說她們只單純的在可能範圍內工作，不思想，不作夢，只是忠實的活着，那麼，她們既不能使別人受影響，也不會給自己尋煩惱，她們的生活是質樸可喜的。

至於第三種人，終日使頭腦不停息的想，不肯用勞力去工作，於己於人都取消極態度，同時往往容易陷在悲觀頹萎的現狀中，至終只不過作一個「白晝夢幻者」而已，是可惜的，第四種人是麻痺的，她們享樂，或沉醉，不思想，也不作夢，不工作，卻要別人爲她們奔忙，她們是人類生命的浪費者，是可厭的。

究竟那一種人更佔多數呢？我們敢武斷的說：「第四種」，不論在都市或農村，總是第四種人過多，比如有僕婦服侍着的富家太太，被兒媳服侍着的婆婆，被棄婦服侍着的寵妾……以及一切優遊歲月的婦女都是第四種人，她們多的不可勝數，爲了她們消耗了國家富源和民族精華。

現在不要談起人生觀的問題吧，我們只該腳踏實地的去勸導第四種或第三種婦女，大家操作起來，從事於「你所能作的」工作吧！

都市婦女太幸運了，她們可以聽到許多女性的福音；但在農村，誰又肯顧念她們，在這到處烽火的今日，自然暫無方法去領導她們，但至少，在都市裏的姊妹們都該使自己堅強起來，糾正自己的思想，完成自己的工作，過於優遊歲月是可恥的；但終日陷於悲觀的情緒中也大可不必。

目前我們只要冷靜，沉默，埋頭工作，腳踏實地的工作，不一定要扛槍衝鋒；只要各盡職責，縫衣也好，作飯也好，寫作，教導兒童，醫病，看護病人……甚至於掃街，送報無所不可，只要冷靜的，沉默的。

搖旗吶喊，吹喇叭……有什麼用呢？如果不工作而享受別人勞力的獲得不是一樣的汙齷嗎？

過於悲觀的，已經頹廢的，抬起頭來吧！我們一樣有頭腦，有心靈，有力量……我們站在工作線上，苦幹，苦幹，一句話也不要說，那麼羞也羞得那般享樂的人們效做起我們來，來共同渡過這個坎坷的大時代，是的，我們要冷靜且沉默。



現時代的生活規律

君淑

在每個人的生活上，都有不定約的生活方式，而且自由地有所採擇。如果不侵犯法律的境界，那麼就無所謂有一個人以外的勢力去干涉他，於是在每個人的生活現象上，就表現出來微妙的玄律，仔細分析起來，當然是唯妙得很！可是有的使感受的人，發生愉快，也有時感覺痛苦！

女人，是社會中心的一半負責者，也更是負有社會裡面維持與領導的責任者，無論生活的玄律變化得多麼玄妙，也是時常有不少無條件監視者輕則加以諷刺，重則指摘。固然，不能直接去干涉。但是女人的地位，卻常常有不少的人們，當然包括男人與女人，在無形中去似乎考查的而加以有意的觀察與探做談話資料，這樣，女人的關係就又變　衆矢之的來使各方面有意義的研究，而女人們的生活，無論走向何種方面，也是讓人們欣賞着女人的生活玄律。

不錯，戰爭的慘烈，瀰漫了世界上的各處，通海洋的深處，都嘗到砲火的滋味，女人的生活在如此時代中，是應當比較的自慣而加以選擇，也就是戰爭與女人所發生的關係，更應當是真實的相當嚴審，

所以女人們的生活，不應當得過且過的委靡下去。戰爭，是多麼使人們興奮的與無聊？如果，有的女人們，以為戰爭中所感受的痛苦，是應該找些免除痛苦的材料，因之，生活上極力使他無一定的玄律，再由於因爲戰爭時期物資的掙扎，而稍能利用個人的頭腦，獲得一些意外的豐富，那就拿來做爲個人的消遣的本源，這樣的女人，好多着呢！社會中間，我們是不斷地的可以看得見這樣的墮落性的女人 然而，住細小的地方來說，對於個人能夠說是有了安慰，有了愉快，有了享受了嗎？恐怕，暫時的自己認爲安慰的愉快的享受的，也就是等於自己加上一條摧殘的鎖鏈！更就是自己摧毀了自己，等到前途的光明的到來，這樣的女人，也不過是一個時代的廢物而已！這樣的女人，當然談不到生活上有什麼美妙的玄律，也同時談不到對於戰爭時期的生活，有什麼認識，每日費不是利用偏僻的頭腦， 來設法攫取物資，一方面不免得把生活改變得十分流蕩，而蒙一個勞人盲目的實現來稱贊她們是什麼樂天派，是什麼達人，其實，她們在女人群裡已經造下罪惡，已經表現女人不應該有的意識，已經蒙受了極大的恥辱！而她們還不知道呢！同時，男人們也就利用這樣的女人的缺陷，來演出驚人的戲幕！我們言念及此，眞是不勝浩歎了！

是的，戰雲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夠演到尾幕，在這樣悠久的時間裏，女人們以負有重大的責任與危險萬分的性能之間，是不是要明白戰爭時期中的質的方面需要緊縮，一方面在量的方面需要開展，女人不是裝扮好了在那裡等待人們去欣賞的，就是舞台上的伶人，固然是裝扮好了伺候人們去欣賞而鼓掌，可是他們個人本身却也是一種生活上的掙扎，不是有什麼欲望空虛的被人欣賞就能感覺滿足，或是責任終了的。那麼，我們女人去興奮地迎見如此的時代，豈不是應該，太應該了。去努力於戰爭時期中的各項工作，以減受因戰爭而感覺到直接間接的痛苦！當然談不上所謂什麼樂觀與悲觀的表現，女人也是與男人一樣的，要往前幹去，這裏沒有害羞，沒有退縮，沒有隱藏，沒有機稜，這就是女人們在現時代的生活玄律！

再者，還有的女人又是這樣，就是立在高聲吶喊的場面，努力批評退縮萎靡的同性，表面是對的，可是窺其內心的目的，却是在利用戰爭：這個非常時期，來乘機爲她個人製造一個機會，這樣的女人，固然不失爲聰明的然而却用在不正當的途徑上，要知道戰爭固然是非常的時期，在這個非常的時期，那兒能是可以讓一種人來利用做爲乘機個把攫取物資，以供個人的享受，或是供給個人自此而能夠往上高攀一步的呢？所以說，在極端邊而紊亂的戰爭時期中，這兩種女人，都在個人的生活上弄錯了！

戰雲不斷地揭起新的姿態，頭腦清醒的女人們，要一定的使自己生活玄律，不致模糊墮落下去，或是戴上有色的眼鏡高喊鼓吹的謀求自己本身的上天梯才好！

婦女職業問題

若果



生在現時代下的婦女們，爲求得眞切的解放，僅僅得整個的自由，必在乎女子經濟的獨立問題，而女子經濟的獨立唯一要素，又繫乎女子職業的獲得，所以婦女職業問題，就是婦女解放的先決問題。

雖然社會上仍有很多數人反對女子在社會上找相當的職業，他們說的是：（一）治家是女子的天職，（二）女子找職業能影響男子失業，（三）女子身體柔弱，女子因生理上種種弱點，就不宜在社會上擔任職務，凡此種種都是一般反對女子擔任職業者的論調。

照上面說來，一般女子似乎都不宜於擔任職務了，可是我們仔細地想來，女子有了相當的職業，還有很多的益處。

（一）謀經濟的獨立與獲得人格的尊嚴——女子有了相當職業，就是獲得經濟獨立，也就是有「自食其力」的可能，那就不至於再嘗那「仰人鼻息」的生活，並且女子不特因經濟獨立能影響生活上的幸福，而於人格的尊嚴，也就可抬高了不少

（二）減輕男子的經濟負擔——女子有了相當的職業，當然能夠得相當的酬勞，可以幫助男子的擔負，減輕家庭經濟的重累。

（三）智識的長進，女子有在社會上做事的機會，對於智識方面，得有不斷的長進，因爲在社會上所見到的，所看到的，都有良好的刺激和薰陶，使得每個人的思想，能隨時代的潮流而進步，組成一個美滿更健全的家庭。

（四）家務與職業雙方兼顧，未婚的女子有了職業，當然不發生困難問題，可是已婚的女子，似乎常有很多的困難，所以我們覺得家務與職業，還是須得雙方兼顧的，不過，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據現在我國社會環境看來，既沒有設備完善的託兒所，可幫助一般已婚的女子出外做事，又沒有多量經濟力，來僱用女工，所以，我們最低限度的希望，祇在於盡個人的力量，擔任局部或半天的工作，而絕對不能說「女子結了婚，好似已找了一個職業」的一句話。

總之，我國因教育不普及，當然沒有每個女子可以找到職業的可能，但是已受了相當教育的女子，似乎確有考慮其前途職業問題的必要，即就是說：我們要求得眞切的婦女解放，我們祇有盡力的奮鬥努力！

女性與文學 特輯

婦女與文學漫談

譚凱

在中國四千年文化的傳統上講，婦女並沒有文學上的地位；其實文學之外又何嘗有地位呢？

有人說歷史是一部相斫書，所記載的盡是王族帝王，文臣武將們的私人的事實。生爲婦女，一朝能夠選爲嬪妃，側身於朝廷之間，同時還要深得帝王的寵愛，在后妃的列傳裡，也許可佔一頁地位。不然，則閨閣碌碌，舞文弄墨，詩人騷客之中，永久是提不到她們的。

婦女問題在過去並不是一個問題，文學與婦女更談不上關係。現在雖然有人寫中國女性文學史，裡面多少有些以今日的眼光去做再評價的工作，把過去的歷史重新做一次回溯。而這回溯與評價還是從民國以後才產生的，這勿寧說是五四運動所付與我們的責任。

由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到娜拉的出路問題，婦女在各方面都爭得她們和男人同等的地位。於是，婦女開始參加文學活動。過去的歷史也同時以新的眼光去看，因此，發現了被壓迫與損害的女人，漸漸使她們抬起頭來。

五四時代，婦女參加文學工作最早的是冰心，她的「繁星」和「春水」兩詩集在一九二三年出版，不但爭到婦女在文學上的位置，同時也爲中國新詩開闢了一條道路，造成「小詩」的運動，太戈爾被介紹到中國來，她的詩句有：

母親啊；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牠的巢裡；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裏。

這裡寫母愛，是她的特長，她後來的散文「寄小讀者」和小說「超人」中還都具有同樣的色彩。等到稍後二三年，以寫「海濱故人」著稱的廬隱出現，才漸漸擴展了體裁的範圍，廬隱是小說作家，這一點上她比冰心更富熱情，而且從母女的愛寫到了男女的愛，在「玫瑰的刺」裏已是踏過五四而走上建設的大路了。

這時候婦女獻身於文學的漸漸增多，創造社崛生之後有一位淦女士寫女性的戀愛心理，使我們想起今日的蘇青。在「現代評論」上發現了淩叔華，陳衡哲。但這些作品都是秉承了五四的傳統，具有溫藉的氣息而缺乏着曠野的風味。

五卅時代的革命文學的口號提出之後，具有革命性的婦女作家，不應該被我們忘記的是丁玲與謝冰瑩。她們不只是以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態度而出現，同時還在文學之外做了別的事業，爲婦女打開一條道路這是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開路的時期，經過這個高潮，我們就再很難找到具有這樣魄力的婦女與文學了。蕭紅，關露，這幾個名字還沒有能抵得過過去的光輝。

直到今日，彷彿婦女有了超過男人以上的地位，一切凡屬於婦女的東西都被人所注意，這正和五四之前那一段長長的歷史相反，由翻身甚至於一躍而上。自從美國女作家密西爾的長篇小說「飄」，成爲世界的最暢銷書後，中國也跟着出現了幾個「暢銷」的婦女作家。

要追溯今日的系統，我們該記起「論語」半月刊最近期登載「京話」的姚穎，她是一個屬於當時創作界的作者，所寫的是個人與官場間的雜談，沒有流行的「意識」與風氣「論語」的讀者以幽默的風趣去閱它們，等到「京話」出版之後，並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和姚穎同時，甚至在她稍後的「人間世」上寫散文的有一個馮和儀，當時的「科學育兒經驗談」，也是同樣的沒有流行的「意識」在內，所以頗受過人家的攻擊。但到五六年後，她以「蘇青」的名字，印出了「結婚十年」之後，一躍而有了無數的讀者，這不是偶然的事，我們該歸之於時代與環境吧。

蘇青的第一部集子是「浣錦集」，是散文的結集，第二部才是自傳體的小說「結婚十年」，要瞭解她的性格，應該從「浣錦集」談起，陶亢德說她「文章之優點，在於以女人談女人事而無女人氣，所謂無女人氣我的意思就是不哀哀切切，而能浩浩蕩蕩，文字如此，見解亦然。」這話可以就一方面看，或者更明切的說就此時此地而言是可以的。但我們如果以蘇青與過去的婦女文學來比較，那女人氣又該是濃的了。

蘇青之後，張愛玲的「傳奇」小說集也成爲今日流行的婦女文學暢銷書。「傳奇」裏的作品是香港與上海的現實故事：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她的小說雖如此，然而她

不是一個這一方面的人。這一點是和蘇青不同的，如果說蘇青是「職女人」的代言者，則張愛玲更能表現廣大的人生。「流言」這部散文的結集對於她比流行的「傳奇」要重要得多。也許它能接續五四以來的傳統，佔一個永久的位置。

今日的婦女除了文學寫作本身之外，也漸漸明星化之趨勢，這是一個畸形的現象，也是一個嚴重的危機。據說張愛玲和蘇青成爲現在的「文藝明星」了。這不但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也是五四當初所未逆料，婦女作家的一舉一動都惹人注意，自己的像片登在集子的裡面，簽名題也珍貴異常，而且作者也儼然以此自居。這是一條多麼危險的路。

文藝工作者畢竟不同於影劇的演員，然而如果一個婦女做了影劇界的明星却比寫文章要幸運得多。可惜的是多女演員而少女作家，尤少從事影劇工作的婦女。像編劇與導演羣中能找到一個女性嗎？大概婦女從事於這種藝術的話，都願在舞台或銀幕上一露風姿，而不願做幕後英雄。中國話劇史上的劇作家，只有白薇是個女人寫過「打出幽靈塔」與「琳麗」。到現在才有楊絳，寫了「稱心如意」「弄假成眞」幾個喜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由小說改編爲劇本，據說還要登台自演白流蘇，結果還是讓給了羅蘭。現在，電影界中才出現一個編劇者的藝儀。

中國婦女漸漸站了起來，從參加文學工作到更廣泛的事業。這還是很有未來的，就要看怎樣的爭取了。

我的第一篇小說

雷妍

寫東西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只憑了單純的愛好，和個人的性趣，而沒有下苦工研究過，是不會成功的，所以開始寫作的嘗試雖遠在十幾年前，而至今還沒能有一篇像樣的東西獻給讀者，該是一件多麼可怕而慚愧的事情。

第一次在刊物上發表的並不是小說，也不是散文，却是一幕獨幕的短劇，當時，西林等的作風——輕巧的諷劇，十分有力的影響着一般文藝愛好者，所以我記得那篇東西的對話也極力的模倣着他們的精巧和俏皮，那刊物是我們一位國文老師韓先生和他幾個朋友編的，叫作「大無畏週刊」，我還記得封面上畫着一派光芒中伸着一個龐大的拳頭，那短劇名子我已經忘掉了，只依稀還記得那時用了一個「淨」字作筆名，故事是敘述一個窯工在工廠受了重傷，失去右手不能工作，母親又在病中，他只得冒着秋末的風雨到朋友家去求助，結果被人家關在門外，他也當在泥濘中。

韓先生不住的誇獎我們幾個寫稿的——有浦偏，傅時和我，因之引起我們寫東西的慾望，繼續投給幾個雜誌的副刊寫稿，直到韓先生出國以後。

開始用小說的形式寫作是在五六年前在晨報的「七日文藝」發表的伊瑙娜，只因取材於希臘神話，被人誤認爲是翻譯，我就不再用古舊的故事作內容了，而且伊瑙娜的散文詩的氣氛太濃，所以我不承認它是我的第一篇小說。

現在我要談談「輕煙」了，它是第一次在中國文藝發表，後來被收在「白髮的懺悔」集子裏，這無論如何該算我第一篇小說了，至今我依然深深的記住當時寫它的動機。

當時我的二孩子才長大，不用人攙攜就可以步行了，而且她特別的乖，在姐姐上幼稚園的時候，她自己抱着小被眠，不哭不鬧的玩一整天，所以我就有餘暇來讀小說，同時六七年加在肩頭的幼兒瑣碎事情的枷鎖初被解放，把幾年前學生時代的一切志向和夢幻重新又喚醒起來，心魂雖潛的愉快眞不是用言辭所能表達的，於是開始寫日記，給朋友寫長信，以至於練習寫小說。

因爲那時的一般民衆生活還不像目前這麼艱苦，同著學生時代的回憶佔有了整個的腦海，所以輕煙還沒有近日的生活氣息，那些人物的生活還是十年前的社會現象，同時那些人物也都是在學生時代所常接觸的性格，假如他們眞有其人，到現在也都是過了十歲年紀的人了。也許他們已經被目前的生活所壓倒而忘了當日的情景，如果他們讀到輕煙又該有怎樣的感覺呢？

女主人方竹的個性，是採取了一個姓楊同學的外貌，一個姓蕭的同學的性格，那個故事也近乎姓陳的同學的遭遇，她當時和我在母校時非常要好，我對她深深的愛慕着，她待我也很好，到今日還記得她一切的姿式和聲音；但她却遠在天涯，不知道有沒有會面的日子，逝去的少年時代的友情啊，它會像海市蜃樓一樣的再重現一次嗎？

輕煙的原稿在組織上換了好幾次，但從先總是以第三人稱寫的，讀起來並不親切，同時要表現那女孩子的性格，第三人稱不容易生動，所以就改爲第一人稱，一直到寫完，也沒停的一氣呵成的，讀了一次覺沒什麼大不妥處就投寄了。

每次讀自己刊印出來東西時，總好像是在讀別人的一樣，什麼毛病都看出來了，可是再想修改已是不可能的事，我的第一篇小說就那麼厚着臉皮出世了。

不久，關永吉先生曾有一篇文字評論它，我當時眞感到慚愧，自己想：「早知道眞有人看它的話，無論如何也得好好寫……」既然沒寫好還說什麼呢？所幸的是從此膽子就加大起來，已往的文藝的愛好更强烈的振起寫作意念……反正誰也不知道我是誰，怕什麼呢，寫不好也多一次經驗，於是就繼續的寫了下去，直到稿紙都成周圍的今日，這勇氣是輕煙給我的。

最困難的是男主人的描寫，在生活的程序中雖然認識了不少的男性，但總不如對同性人那麼容易理解，因此對

女主角的性格表現得還熟練，在外形上却寫得模糊，自然還是因爲自己對女性太認識而忽略了她們的外形，男主角的外形却意寫得清楚；但表還不出他們的個性特徵來，這眞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後來在「魁武的情人」和「離婚」裡才算略盡心意的寫了幾個不同的男子性格，尤其是亡命流氓的孟彬和王士霏，他倆比「歸禮」裡的王洪友們實多了，王洪友是書裡的人，他們却是有生命有人性的，雖然因爲經驗和技巧不充實有許多不像樣的地方；但只就性格說，自己對他們的創作的確多了一次經驗。

爲了省事所以結婚的背景就用了久居的北京和青島，只是因篇幅過短，北京和青島的色彩並不濃厚，倒是把一個中學的一切寫得比較清楚。

至於方青的父親也始終佔着重要位置，這位老先生卻是一切我所景仰的年高有德的老人典型。

到今日已經是四五年的事了，聽說去年在故鄉一個女中裡一位同學把它改成三幕劇而且在她們的遊藝會中上演過，雖然她們把收束弄得太古典，但我聽了却很高興，我的「歸婚」居然得以回到故鄉去了，那一縷淡淡的悵惘。

小說·人生與我

寒流

對小說我有一種偏好，我獨喜它的內容比之戲劇富普遍性，比之散文更感動人，它是整個的（或截取一部分）人生意態之復現或創造。但小說確係一種艱辛的鉅工，非有豐富的經驗，多方面的接觸，與活潑的想像力不可，比較起來散文倒是純文藝修養的產品，只要多閱讀多習作即可有所成就。許多師友曾勸我向散文的路上發展，對此種指示我說不出地感激。每當閱讀小說之際，我的靈魂即沐浴於淚水的海泉，湧起一種昂奮而向上的情緒，然而散文雖得亦然無所繫絆；彷彿那美，那力量，離我太高太遠；；欲遣除此種無名悵惘的淒然，惟有極力攀附此過高的理想，即努力於小說的創作也。

小說如同歷史的著作一般；歷史的編著是要與當時隔開相當時期，以便與當時有關的人們都已物故，作者可無個人之恩怨之好憎，無偏袒地以清晰的理智來寫，小說儘管內容人物類似某某，但確係某一類型之普遍描寫，所以讀者讀時也超越了個人的恩怨，宛如讀史書之親切之歸眞，何況小說還不必如歷史須隔離若干時期呢？所以小說實在是人類的偉大生活史跡。閱讀一部偉大作品，整個世界便在我眼前幻化作晶瑩之淚光與微笑的花朵，如被美鍛的結晶體簡單齊一般，一切的險域消逝了，就是我個人所深蘊着的人格彷彿化作書中人物般的與我了無關係了。故事的敘說迴響着從虛偽與醜惡中高擎起來，當時的罪惡雖已止息，而善還在它自身光輝中隱然跳躍；這里隱藏着人類的共鳴，輕易地喚醒着人類心靈之搖撼，這使人覺得人生並非沒有意義的。這並不是說指小說的創造即可消滅罪惡與戰爭；不，小說尚沒有此種力量，無論文化的那一部門也沒有這種力量，罪惡醜陋與强凌弱衆暴寡的事實將隨人類演進而永遠存在，在此善惡際然鬥智的生涯當中，因體着一個確切的結論：就是眞理——眞美善是不可磨滅的。人們爲此而努力而奮鬥，以獲得新生活憧憬之實現，這就是人在人生的潮汐之中受着洗鍊，永遠新鮮，如同初升的日月新鮮而悠久的原因。

小說的領域是廣大的，以小說僅作爲愛情之描述，不是小說的偏狹，乃作者的目光被弁遮住了。如其所寫永爲一種型類，固不必說其玩弄技巧，亦可顯得是浪費了。我們常聽到「大家」這樣一個美譽，所謂「家」便有兼容並蓄的意味在內，所以作爲一個小說「家」，要極盡可能的擷取與人生有關的各種知識。我雖爲天賦與經驗所限，力與心違，可也不甘心寫一致的內容，老要重相同的筆調，我不願意某一種主義在我路旁的兩旁樹起高牆阻止了外面景物的侵入；我專願如哈代一般，不加意識，不予批評，只按照人生所可能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實來寫，因爲無論什麼樣的意義與理論都沒有眞實的人生動人的自然的了。

我曾說可歌可泣的故事深深感動，然而今始知「可歌可泣」是多少血淚醞釀成的；我更常常爲一種超越評論所洞悉的自身幻滅所纏繞，幸福與快樂固已不希冀，而我痛深刻骨懼着悲哀與不幸的降臨了，我的心際響着撕啞的祈求着：一切的人事歸於我停止了進行吧！但轉想到蘇青與創作，我便驟然神往。上海出版的一本雜誌上說蘇青每日親自到小菜場買菜，蘇青女士的作品我尚沒有機會拜讀，但在私生活方面，我除了上班還要生火摘菜預備一餐飯爲洗衣服和伺候病人，我只是一「出來像個人」，說這話並非旨我標榜，而以說出實際情形爲可憐者又未免假道學氣了，我只如實的寫出而已，我每天都要弄到一兩點鐘才睡，感謝天主，我的身體還稍可以把持住，這倒不是一句謊話。我所以肯如此勞累，就是爲欲擺脫我周遭的這種傷，我但不能設想當我一旦不能閱讀不能寫作那該是怎樣荒涼冷落的生活！

「泛愛」而親仁」，當我沒有講到愛人類的本份之前，我沒有餘裕去愛其他生物，在我沒有講到一切人事之前我絕不偏取光陰侍奉鬼神，我的意志將在我的爲人與創作中一貫地表現着。對我除了文學沒有宗教，除了寫作沒有崇拜的形式；寫作的生活置我於工作緊張的高潮，小說使我沒有離開現實，也未離開想像，我常浸於四際無涯之偉大的協調之中；小說，人生與我而是不可分離的三位一體。我的路途尚遠，我不過剛在自家門前舉步，我請祈求文藝女神讓我作一個僕人，一個工具，來完成一部分工作——留下一些人類生命的贈物於我筆下！

我怎樣寫「沒有光的星」

左蒂

我常把自己的生活比做一潭靜謐的湖水，靜靜的凝漠和滯在，在我的生活的湖上，不僅缺少翻湧的船帆，就連永續的泉流也是沒有的，這樣它常時間給一種沉悶的霧氣充塞着，因之我感到了悲寞和寂寞。

在我閑暇的時間裡，我曾緊緊的抓住了這種寂寞的情緒，在思索着，究竟喪失了一些什麼呢？在我的靈魂上？那也許便是所謂可以推動一切的熱情吧！

一個人失掉了熱情，是很不幸的，沒有熱情，他的生命便沒有力量，那麼整個的人生給乾涸和死滅統制着，生命就彷彿是一個空殼虛空得渺無存在的。

我因爲痛感着這種不幸，是以我想從沉默靜的生活裡，從新振奮一下，使我的生活緊張而豐富起來，同時我更想將我的希望與夢想以及所憎與所愛以一種表現，因之，在這簡短的人生途程裏，却單獨的對與文學發生了興趣，我自知道是一件很艱辛的工作，不過我是在想着用文學的活力來做自我的拯救，來克服我的彷徨，來發洩我的苦悶，彌補我生之欠缺，以及準備着去追逐我那有如遼闊的天空般的美麗的夢想的。

至於「沒有光的星」，便是在這樣的感情下，偶然寫成的。

記得在一個初夏的季節裏，我將遷移到我的新居，孤獨，寂迫中，偶然的和我的女鄰人結識了！

她的生活以及她的純潔的靈魂和偉大的意志，一切却很使我傾慕的，尤其是在一個奇形的領域裏，給一些無所謂的興奮和苦悶所疲倦了的青年和少女們之中，我獨對她由陌生而漸次的發生了深厚的友情。

於是從她的口裡，講給我一個悲慘的故事（也是她自己的故事）在這故事裡便包羅着兩個不同時代女人所遭受的同樣的命運。

後來我們很快的分開了，究竟她去到了什麼地方，我是一些都不知道的。

我來到北京以後，還時時在憶戀着她，一個濃重的影子不時的在我的心湖中蕩動，於是在去年的暑天，因爲身體有一些微恙的原故，我把孩子短時間的委託給別人，這裏的暑天是很悠長的自己便抽出幾個午睡的時間，來完成了這個故事。

自然內容的虛空，組織的凌亂以及中心意識的模糊，這都是很早便予想得到的，不過我的用意是在描寫傳統觀念下對女人的無辜的壓迫，和以男人爲中心的社會裏女人所遭受的磨難，以及另外一些可憐的女人的生活，因爲我每想到這些，便想到我周遭一些女人們的呻吟的命運，由於我們這一代，想到我的母親，想到我的祖母，和別的一個……他們都走着一條路子，有着一條連結在一起的共同的生命？有多麼悲慘呢，我晝夜相纏的想着，想了很多，然而那種衝動和激憤的感情，却一點都沒有表現出來，這是很使我羞愧和失望的。

本來我是沒有力量拿起筆來的，可是我爲什麼還要寫呢，那便是爲了我的寂寞。

這一篇可以說是我對文學的嚐試，我想由這一篇起做我寫做的端，不斷的試練下去。

雖然自知是寫不出什麼健壯的東西來，可是我要學習，我總想，我們女人的路是要我們女人自己走出來的，我也要學習着走，跟在別人的後面，去走出一條路來，因爲事實在證明，矜持和麻痺都不會使我們活得更幸福一些了。

所以我有一點希望，我願團結在我們身邊的女性們，願該從溫室裡走出來，用大家的手來喚起我們文學上的友情，發揮我們青春的活力，大家不吝惜的把真實的感情透露出來，尋求一點做人的真理。

敵國英美女作家點描

（靜子）

婦女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裏束縛了幾千年，除了她們偉大的「愛」外，對於這個世界具體的供獻眞是微乎其微。不僅中國如此，號稱平等自由的歐西諸國亦然。

文學不僅在其內容方面反映人生，就其縱的歷史方面看，也明顯的使我們知道它與歷史人生有很密切的關係。歐西婦女今日在社會上的地位似乎比我國婦女所得到的地位高些，可是她們的解放也不過比我們早一百年的光景，在平等自由傳變的呼聲未曾激蕩以前，她們受着尊敬，不過那是一種尚保存著騎士之風的愛護，她們在男子的眼光中無異於上帝，可是她們需要裹腿需要穿高跟鞋，需要洗衣作飯照看孩子，而不需要讀書。又因對於上帝的虔誠，她們都是馴良淑婉的，賢妻良母在她們認爲是於願已足。閑暇的時候除了音樂外，她們讀些搖籃曲式的詩和故事已感到無上的愉悅，至於寫作，既不需要亦無工夫。

等到馬賽曲的餘音敲過了歐西，人們的思想觀念起了大的改變，婦女的靈魂也漸漸的在覺醒。接着來的是工業革命，科學的發達與物質文明的進步，使她們的日常生活簡單不少，她們再也不用費力去拭油燈織襪子，機器科學把家庭責任由她們肩上分擔了去。她們有了閒暇，因此也坐下來靜靜的想，好像閃爍的小星星，這裏那裏給文學史添了

不少燦爛的點綴。

我們不敢說英國在十八世紀以前沒有女作家，也許她們渺小得不見史集。反不如我國有班昭，李易安，朱淑貞等名女史。這也許是整個英國文學的年紀不如我國古老之故。自堅，奧斯騰出，她的小說在小說史上另闢了一條新的途徑，得到無上的讚許，女作家乃陸續以卓越的姿態出現於文壇，蔚為女子文學史之大觀。

至於美國，女作家之出恐怕比英國還要晚，以前雖也有些詩歌故事，諸甚不足道也。自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出版，人們對女子的寫作力始有新的認識。以後雖仍有不少女子繼續努力，可是就大體上說，總不如英國昌盛。這種現象與兩國的國情實有至大關係：美國最大的文化便是歷史上的事實，是過去存在的東西，所以感人至深的文學材料少，作家因之較少。而封建制度的英國即今英國之淵源，他有許多古老的悲哀與歡樂。就國民性來說，英國比較靜而穩，美國因為物產之特富，及自由解放的立國精神，民性較浮，女子尤崇虛榮享樂，所以坐下來思想的時候比較少，以上諸點不但影響量的大小，質，亦有顯著差異：大體言之美國女作家不如英國女作家的深刻而有力，她們以故事見長而不能以淵博的修養使其內容不朽，同時較少靈妙的手腕來佈局着色。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兩國文學歷史各各對於她們的影響，美國文學的本身就不過是英國文學的支流，幾兩彼此的生活環境各有不同，還祗在內容上，形式上表露出分離的狀態，而美國人歸要改良創造的還正多呢。然而美國女作家那樣流暢而明快的風格在英國女子作品裏也是難於見到的。

試翻開文學史，我們可以看出英美女作家有一相同之點：她們長於心理的分析，其描寫的細膩恐非男作家可能及，在形式上多偏於小說，英美兩國很有幾個可以使女界自豪的小說家，詩人方面已顯出平常，戲劇家更少，而以散文名家的簡直可以說是沒有。

在英國第一個把不朽的作品供獻出來的女作家恐怕要算是堅，奧斯騰了（一七七五－一八一七）她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從小就喜歡寫些東西，所以到十六歲時已經積下可觀的一堆稿子了，她一生未曾離開過故鄉，那裏就供給他一切小說的資料，她喜歡這些鄉間的小村，所以以極誠懇的同情心來表現那裡面的生活，所以她的小說的背景總不外她最熟識的村莊。人物不外朝夕所見中流階級的男女，普通簡單的家庭事故，單調狹窄的日常生活，她能以活潑的筆法使之不枯寂，而給讀者以雋永的回味。她有透視的眼光去辨出各個感情深淺的色調，指出每個人性情中異的和諧的地方，再用纖細的文筆委婉的表現出來。在司各德尙在做古遠的傳奇夢的時候，奧斯騰却在身邊的現實裏取出足以滋潤人們靈魂的東西，因此司各德也不能不自愧弗如了，她的寫作完全因為喜歡藝術的本體而努力，所以作品都不署名，一直到身後才大大的聞名，這種天賦的不自知的偉大，才是真的偉大，她的代表作品是傲慢與偏見，描寫一個驕傲的求婚者所受的長久的屈辱，於平易中顯見風趣，此外有意識與感覺，勸服，愛瑪，曼斯菲公園等，都受着熱烈的崇拜。

其次是依利奧特（1819－1880），原名：瑪麗，安，伊宛是個農家女。小時就聰穎多思。十七歲時母親姊姊相繼謝世，家庭重擔落在她的肩上，生活艱苦。後其父逝世，乃旅行歐陸，歸為威斯敏報主筆，那時她已經諳五國文字，從事德國哲學之介紹，依利奧特生得雖不美，而有一種溫暖偉大的力量，傾慕的人很多，後與其中的洛維結婚。受了洛維的鼓勵她開始寫小說，竟得風行一時。洛維死後她又與克勞斯結婚，因為她太多的情感不能一時沒有依附。不幸婚後兩年依利奧特就死了。她的文學生涯開始的很晚，在生活的經驗上已很豐富，加上高深的哲學宗教的修養，使她的作品深刻有力，無論佈局着色都無懈可擊。她是一個不純粹的寫實派作家，因為她的作品中含有嚴重的道德教訓。她讓人知道自然的法律與人為的是一樣的不可犯，違背了它一樣的要受苛責。她以為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是在製造果報，直接或間接的超度或毀滅自己，她用全力暗示讀者，人類樂園在於盡天職。除去道德暗示的態度外，她實在是完善的寫實作家，最顯著的是她分析心理的精闢；她能把各個人物的情感思想幻夢意念活躍地表現出來，並且這種心理是活的，會變化生長，不是作了故在裡面的死東西，而是在人生的大海裡為追求理想而奮鬥的人們。代表作為織工馬南傳，這裡除了聲光的人物外有詩意的牧場，結構周密，筆法簡潔，使我們覺得真是增刪一字而不可能。此外「牧師生活的景色」「河邊磨房」與「亞當必德」等三書也是以夢寐不忘的青年時代的鄉村景色為背景，攝這些而期寫實強烈的作品而出的是幾乎完全寫實的東西，不能與前述並美，在我們也覺得更難了。

與依利奧特同代的有夏綠蒂、布朗特、（1816－1855）她的母親死得很早，由姨母照顧她姊妹們。她們有充裕的時間讀書，而以閨中寫作為消遣，與其妹愛彌利，安娜均終生不嫁，以寫作自娛。夏綠蒂的孤女飄零集一出版，立刻得了大成功，她在才子佳人的戀愛小說外，闢開一條新路，描寫一對貌不揚，性情固執的男女，相戀而又相拒，竭力抑制愛情，終於反抗不了心靈的感應而相結合，文筆簡潔纖細靈巧。數年前由楊永白氏編的舞台劇本即以此為藍本。

此外夏氏尚有維爾斯及會館教師二部。

夏綠蒂之二妹亦均以文才名。安娜（1820－49）的安尼司格萊是值得一讀的作品。

愛彌利（1818－48）的魂歸離恨天是一部無上的心理

描寫的偉績，其細膩深刻的描寫，完全是天馬行空的天才流露。近年歐美文壇不絕的在研究着推許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形見一天高於一天而臻於不朽。不過書中很多變幻關方言外國讀者易於倦厭。不久以前梅滴臨氏把它改編了搬上舞台，結果並沒有得到像水仙花樣的成功。因為那種深高微妙的心理描寫，決不是一些天才與努力不能並造的演員所能表達的，而劇本本身亦未能將原著的價值介紹給我們，因為瑰麗雖恨天本身就像一首偉大的長詩，詩怎麼能解釋呢。

英國在女詩人方面最著名的是白朗寧夫人（1809—61）其傑作是葡萄牙十四行詩是英文學裡最美妙的戀歌。溫柔天真誠懇洋溢於字裏行內都是婦女心底的天籟。代表作是殺遜記，此外有孩子的哭和奧路拉等。

其次，客利斯娜，柔賽特，長於十四行詩有夢境和海上訳等。

此外還有曼殊斐爾，這位女詩人最得徐志摩的崇拜，有詩集及短篇小說集。

戲劇家有格利格萊女士（1859—1932）與夏芝同倡國民戲，以巧妙諷刺寫愛爾蘭人的根性，作品有獄門，月之方昇，市長等。

美國第一個以女學聞名的女子是司托夫人（1818—96）她的黑奴籲天錄寫黑奴的生活與遭遇，使是動心驚魂賺人熱淚，因此掀動戰爭風雲，而解放了美國的黑奴。在女學的技巧上說未能篇為大觀，然而這並不是司托的目的。她的占領的人們中的本土風光和色澤，對鄉土派作家預示了去路。

與爾柯德(1832—?)女士是一個聰明能幹而有風趣的人，為霍桑友愛孟生幼時之游伴，她的傑作小婦人好像節日穿了美麗新衣的母親使下一代青年的人們愉悅而敬愛，還有好妻子，好男兒等取材均多自己生活的寫照。滲透於她作品裡的是寫實的筆。

賽珍珠女士是現代美國文壇上最紅的人物，一九三一年曾以她的大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她的父親賽兆斯屈來格很早就在浙州做教士，她幼年有一位年老的中國保姆日夕相陪，十餘年悠長的歲月，使她知道許多中國鄉間的瑣事。十七歲回國，在物質生活過度發展的故鄉，尚未找到足以留念的地方，大學畢業後又回到中國來。兩年後就嫁給一位也在中國傳教的美國人約翰，隨後有五年光景，住了教會的職務被派在北方的一個小縣城中，在這生疏的環境裏她們滿嘗的體驗了中國農民辛勤勞苦的生活，和在天災人禍交逼下他們所得的那種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賽珍珠女士對中國文字有相當的修養，所以她的中國小說的最大特點是濃厚的中國風。中國小說往往沒有明白的結構，她的小說裏也極力避免那種預先劃好了表格再把事實填進去的結構，而僅為中國為讀裡表現的深遠的風味。她又看出中國小說浪漫與寫實無何明顯的區別，中國的浪漫小說裏沒有不可理喻的神祕也沒有超出人類理解的鬼怪，而使人感到一種真味的寫實性，而這一點也是她樂於接受的。再次，文字風格與故事內容之調合，是好藝術品必需具有的條件。賽珍珠體會到中國文字結構上簡單的美，她知道用本國複雜的句法反不能襯出人物的個性，於是擺脫冗費文字，用簡單直截的筆法，充滿了質樸的美，和東方人的氣味。在立場上說，中國自然的美麗和農民的天真使她發生一種諒解和同情，所以對中國的態度異於一般西洋人所常持的地域狹見和種族的自尊心，而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描畫出一幅比較忠實的中國圖來。大地以外還有東風和西風，小革命家，兒子們，分家，新與舊等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

與賽女士爭輝於現代美國文壇的是密西爾女士，她的飄，用浩浩蕩蕩百餘萬言來寫美國南北戰爭時一個剛強女子的戀愛故事，這種魄力實是使我們不得不佩服的。

以上諸人外，美國女作家中還有凱弟與凱歡值得一提，凱第的歸舊加，是一部老幼咸宜的讀物，維拉。凱歡在大戰前已開始寫作，現在却躲到象牙塔中懷念遙遠的美好的過去。有我們中的一員，我的安托尼，失望的婦人等。

（以上各稿以收到先後為次序）

本刊徵文

我崇拜的女偉人

有人說如果以婦女統治世界，世界和平可以有永遠的希望。我們雖然沒有這樣的確信，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婦女在人類文明史上所佔的重要任務。儘管人類的歷史是男性的歷史，婦女在歷史過程中所遺留的功蹟也不能無視。女偉人是婦女界優秀的結晶，時無論古今地不分東西，我們希望讀者把你所崇拜的推舉出來。

一、字數：每篇二千字為限
二、酬金：每篇二百元
三、日期：七月三十一日截止
四、其他：署名聽便，但文末必須加蓋印章，逕寄北京東四北汪芝麻胡同二十五號中華週報社本刊編輯室

毒氣戰爭與毒氣檢定

曼林



在這第二次的世界大戰，沒有一國不捲入漩渦中，更沒一國不整軍經武，秣馬厲兵；一方面從事訓練供戰爭之戰士，一方面製造可能於戰場中殺敵之工具。因科學之發達，毒氣活動之場所，能藉着飛機的突飛猛進從槍林彈雨蔓延擴散幾千幾百里的戰線擴展到後方的農村與都市；它的攻擊目標，不僅只是衝鋒陷陣或防守堡壘的武裝兵士，它更會給後方生活的民衆殘酷的消滅。在盟邦以及歐美，他們早看到此點，每年除軍事上受到嚴重之演習外，各個國民都受到毒氣常識及訓練，我們更應步其後塵，而加緊訓練，受到少許之常識方可。

我們爲保衛民族之生存，我們應致力於防毒的工作上，至少可以粉碎敵人使用毒氣之迷夢。因肉體對於槍彈或砲彈之穿透力，是無法抵禦的，就是毒氣，我們可以使用方法去防禦，它對防禦的軍隊之傷害力是很小的， 防毒器具對毒氣佔着優勢。

我們可以體驗到防毒在戰爭中的重要，然比防毒更重要的事更多，且勿忽略，祇懂得防毒之前，不能不懂 檢驗毒氣，認識敵人所用之毒氣，然後可以加以防禦，同時對於中毒者，還可以施救，這樣才能對症下藥，不枉犧牲，故此處先特別提出毒氣檢驗的問題。

檢定毒氣，確實有相當的困難，因戰場上或後防在敵人襲擊時是不容許你有多少時刻去一步步的像在實驗室作化學實驗似的去證實，況中國物質設備不完善，有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人才很少，近些年才注重，固然這樣的檢驗是比較正確，可靠，但也有它的短處，普通檢定之方法，雖能適合需要而又迅速，實在有點容易魚目混珠比較難辨別，這只能以簡單可靠的方法來加以介紹，雖不敢希望看的人，將來都能準確的去判別，但我想總比不寫的好些！

一，用色彩來檢定毒氣

毒氣中有特殊顏色的很多，這裡就根據它的特殊來推斷。

毒氣名稱	色彩
氯氣（Chlorine Cl_2）	黃綠色（氣體）
硝基三氯甲烷（Chloro Picrin. Cl_3 CNO_2）	微黃色（液體）
氰溴甲苯（Bromobenzyl Cyanide. C_6H_5CH（CN）Br）	淡棕色（油狀液體）
碘醋酸乙烷（Ethyliodaceta. $ICH_2COOC_2H_5$）	棕色（在空氣中久液體）
亞當氣（Adamite（C_6H_4）NHA（I））	黑綠色（固體）

二，用氣味來檢定

毒氣中有許多有特別的氣味者，只要嗅覺靈敏些就可查覺出來，把各種不同之嗅味的毒氣列下面，由這異樣的味道可判斷出：

氯氣（Chlorine Cl_2）漂白粉之刺激氣味（氣體）

光氣（Phosgene $COCl_2$）腐爛水菓或陳乾草味（氣體）

雙光氣（Diphosgene $Cl-COOCCl_3$）發黴乾草之臭氣（液體）

硝基三氯甲烷（Chloropicrin $Cl_3C(NO_2)$）鋒銳的刺激味（液體）

氯化二苯胂（Diphenyl Chlorarsine（C_6H_5）$_2AsCl$）韮臭（固體）

氰化二苯胂（Diphenyl Cyanarsine（C_6H_5）$_2AsCl$）膠皮味（固體）

二氯異氰苯（Phenyl Carbylamine dichloride）$C_6H_5N=CCl_2$ 帶激嗅味（液體）

K史篤夫（K-stoff $ClCO_2CH_2Cl$）腐植土嗅味（液體）

亞當氣（Adamite（C_6H_4）$_2NH$）葱臭（固體）

鋪化氰（Hydrocyanic acid HCN）苦扁桃仁臭（液體）

芥子氣（Mustard gas（C_2H_4Cl）$_2S$）芥末臭（純者是草味）（液狀）

路易士氣（Lewisite $ClCH=CHAsCl_2$）天竺葵之味（液體）

三，用化學方法來判別

有些毒氣可用很簡單之化學來判別，例如將碘化鉀和澱粉之稀薄溶液通入氯氣，該液即變青色，這裡舉幾個較簡單而易辦到之方法。

1，煙草反應——吸入少量光氣或雙光氣時，吸食烟草時就覺無味，曾吸入氰酸，硫化二氫，一氧化碳和各種鹵氯化物者，也有同樣現象，不過後幾種無毒。

2，銅絲焰色反應——把銅絲燒到白熱，如有鹵族原素（氯，溴，碘等）化合物存在，火焰變成綠色，這方法十分敏銳，芥子氣濃度在千萬分之一時，或光氣濃度在每公升含0.3毫克時即可檢出，催淚性毒氣和噴嚏性毒氣在發生焰色反應時，對目部或呼吸道已有強烈之刺激。故在這些刺激現象不存在，而焰色轉綠時，可以指示芥子氣或重要傷肺氣的存在了。

3，塗料反應——用塗料之色彩，可以檢定芥子氣，在歐戰中德軍曾用塗着黃色漆之板擺置在壕中如黃漆變紅色，即知有芥子氣之毒氣襲來，又由漆板遇芥子氣即變赤色，若球耶上塗混合的耕紅色油，或醇，硝化纖維素等物，此混合物與芥子氣作用成暗赤色。

（下續一九頁）

四月二十九日對日本廣播

爲日本女性祝福

：梅　娘：



我所敬愛的日本女性，諸位一向是作着慈祥的母親，勤勉的妻子的，現在我知道你們更站在工廠，農村，礦山各方面的勞動線上，貢獻出你們偉大的勞力來鞏固國防，加強國家的戰鬥的力量。你們爲國家民族担負了這時代的崇高的任務。

我在民國二十九，三十兩年間，在貴國關西的西宮住着。離海岸和六甲山很近，早晨，在早潮的風吹着的時候，可以望看六甲山上淡紫的晨靄，山上的葱翠的樹和山下到處開着的四季的不斷的花，總是叫人起一種非常愉快的感情。

剛到貴國的時候，使我不得不驚詫貴國每個家庭經濟力的充裕，同時羨慕你們家庭的文化生活，我想這都是貴國女性強大的生活力的表現。

我的隣居女太太們都打扮得非常漂亮，整潔得總是像要出門訪友去一樣，在草地上玩着的孩子也總是乾淨的。我想，諸位也一定像我們國內的習慣一樣，有幾個女僕來服侍太太，少爺，小姐們，所以太太才能够那樣安嫻，漂亮。住熟了之後，知道竟有帶着五六個孩子的媽媽都不用女僕的事，使我驚佩得不得了，我有兩個小孩，自己作飯，洗衣裳，一天忙得苦不堪言，甚至有時候連洗臉的工夫都沒有，常常蓬着頭髮，跑來跑去。我不知道那位帶着五個孩子的媽媽是怎樣來支配她的時間，能够那樣充裕。

那時候，雖然我和諸位之間沒有語言的傾訴，在微笑和簡單的會話間，在簡單的筆談裡，作了母親的，不通日語的我，很快的就和貴國的母親們互相理解了。

日本的媽媽眞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媽媽，我想，把所有的能够形容出媽媽的優點和可愛，可敬的字樣都可以搬出來加在日本的母親的身上，日本的母親的心眞的跟太陽一樣的偉大，充滿了光和熱，那樣耐性，那樣溫存，那樣恰當其時的鼓勵，家裏總是一團和氣，孩子按時去上學，丈夫按時去上班，在規律中尋求快樂，媽媽彷彿一顆珠子的軸心一樣，使圍繞着她的孩子和丈夫永遠過着正常的生活。

回來的這幾年中，戰爭一年比一年緊張，生活逐漸的艱難起來，在我住着的北京，生活壓迫已經使我難以忍受，想到在貴國內的諸位的處境，心裡總是有一種混雜着敬佩的同情的感情，可是我相信，日本的主婦——你們諸位是會度過現在這樣的難關的。因爲我是親眼看見過你們那種豐富的感情和操作的能力。所以我相信你們在後方的戰場上，一定會以大無畏的精神，來克服一切困苦。我雖然沒有接觸着你們今日的生活，但是時常會在我的眼前現出你們的明快而且堅毅的面貌。我相信你們就是遭遇着不斷的空襲，無論在你們的孩子的旁邊，或者在你們的職場上，也會應付裕如的。我相信戰爭是一時的，但是女性對於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是無窮盡的，想到將來，請你們還要加倍珍重自己。

我們雖然國度相異，在戰爭里，我們女性的處境，大抵是相同的。皆因如此，諸位在我的記憶里，會永久存留着美感，使我永遠敬愛你們。

在貴國天長佳節的今天，我遙遠的爲你們祝福。

女性知識講座

母系家族

第一講

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守禮

母系家族的意義

普通所說的母系家族，是指是英文內的Matrilineal family而言，亦有稱作Materna family 或 matri archal family者。但這全是些很廣泛而不正確的名稱。牠包含着許多複雜的意義，我們必須先將牠一一分辨清楚。

美國的家族學研究專家韜柔爾氏根據親屬制（Kinship systems）將家族分爲母姓制（The Metronymic mother system）與父姓制（The Patro uymic (cfather name) system 或 paternal system）兩種，我認爲頗有見地。

我們該首先知道，純粹絕對的母系制度，僅是一種空想。在實際上並不存在，實際上所有的，乃是有些親族的組織，是以母系親族佔優勢，而與羅馬社會之以男系親族佔絕對優勢者相反。只有這樣的家族組織，始可叫作母系家族。至從原始雜交說認爲人類社會在最初並無所謂家族，男女關係，毫無規律。只有生育之關係，故子女僅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從此乃由原始雜交時代，進而爲母系家族時代，在現在看來，此說並沒有科學的根據，故不必詳爲述說。

其次關於母系家族之眞正的意義，這乃是說有些家庭形式，子女附屬於母家，或母系親子之關連較重。但這絕無母權獨尊之意味在內，絕非如巴豪芬（Bashofen）諸人說法，謂婦女在此類社會內，無論在家內或在政治內，均有無限的權力。故母系家族之事實與母權論者的母權政治或母權中心說，絕不相同，這乃是必須分辨淸楚的一件事。

雖說在北美，易洛魁民族內，其家族之組織，婦女享有最大的權力，但這是極稀有的一件事，僅能當做例外，並非是母系家族內一般情況。

在事實上，子女可以與父母兩系之親屬均發生親子的關係，如現在文明社會之家庭制度是。但子女亦可僅與父系之親屬發生親子之關係，雖與其母發生親子關係，但不與母系之任何親屬發生親子關係，如在羅馬即是如此。這樣的家族，即叫作父系家族。同樣，子女亦可僅與母系親屬發生親子關係，對於其父雖亦有親子關係，但絕不與父系之任何親屬發生親子之關係。這樣的家族即叫作母系家族。這乃是母系家族一名稱，在理論上所應具的意義。

從此，可以看出母系親子的家族與以下三種制度均不同：

第一，牠與純粹的父系親子制相反。

第二，牠與近代的父母二重親子制不同。

第三，牠與原始雜交說所推出的母權中心說之家族亦不相同。

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即在現有的母系親子的家族社會之內，全加雜當父系親子之成分，絕對純粹的母系家族，即是說子女對於父系親屬，絕對不發生親屬關係之家族組織。在現在找不出此種事實來，此類純粹母系的家族制，在歷史上或亦存在過，然而在現在卻是絕跡了。

至根據最近民族學之所發現而研究母系親族與父子親族之關連的，則以英國人類學家瑞佛斯（W.H.R Rivers）之工作，最可參考。

Rivers（1864—1922）在民族學界之貢獻，是以他的譜系研究法（Genealogical method）最爲知名，而他的代表著作，則爲 The Todas（1906）與美拉尼西亞社會史（The History of Melanesiau Society）兩書。

但是關於母系家族之問題，他另有兩種著述，一名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n1924）爲歐葛登（Ogden）所主編的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n）叢書之第二種，此書已由胡貽穀氏譯爲中文，名「社會的組織」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另一種是在哈思丁（Hostings）所主編的宗教與道德百科全書Encyelo pardia of Religi and M thies）內母權一章，見該全書第八冊，頁八五一—八五九。

瑞汶斯首先將母系親族與母權社會分開，而專討論母系親族一問題，故能省去許多無聊之爭。他然後又將許多極易混淆的名詞，如 descent Kinship. inhipitance, succession等等，一一予以確定的意義：從此，母系家族之研究，乃漸趨於精確與具體化。

瑞沃斯將普通的繼承分為三種：1，關於親族的繼承之一切規律，名為「親族的繼承」或「宗祧繼承(deacent)」；2，關於財產的繼承之一切規律，名為「財產的繼承」（iuher tance）或遺產繼承。關於爵位或職務的繼承之一切規律，名為「爵位的繼承」（Sucession）。

母系親族在「親族的繼承」一方面來看，乃是子女屬於母系團體氏族而不屬於父系的團體氏族。即在近代父系與母系親屬並重之家庭組織內仍可看出他在上古仍是屬於父系親族的承系，抑是屬於母系親屬的繼承之遺跡來。如在許多文明國家，在法律上雖聲明父母並重，但子女總是從父姓而不從母姓，此是為近代社會係由父系家族演化而來之一證據。

關於爵位之繼承，亦是如此。如在德法兩國內，貴族的男子若與平民的女子結婚，他們的兒子即仍保留貴族之標記。反之若一貴族的女子與一平民的男子結婚，則他們的兒子，即失去了貴族的標記而退為平民。故從爵位的繼承上，亦是證明近代文明社會之家族制度，係由羅馬的父系家族演化而來。

但是在母系家族內，親族的繼承，雖然說是母系的，然而財產的繼承或爵位的繼承上，亦足證明近代文明社會之家族制度係由羅馬的父系家族演變而來。

但是在母系家族內，親族的繼承，雖然是母系的，然而財產的繼承或爵位的繼承，則不妨仍以父者之勢力較為優越。

關於爵位的繼承，據瑞沃斯的研究，在許多社會內全是子繼父爵，從未見有子繼母爵的，因為有些例子並非是子繼母爵，而實是子繼其舅父（即其母之弟兄）的爵位。這樣，兒子不能繼承其舅父的爵位或職務，而必須且有權去繼承其舅父的職位，這即是母系家族內之爵位的繼承制度。

但有時事情更為複雜。譬如有些初民社會其繼承制度是介乎母系制與父系制之間。例如關於統與社會 (la chefferi) 之職位的繼承，而最直接的繼承者為死者之長兄。惟有在死者沒有弟兄之時，其職位始為死者的姊妹之子所繼承。故從這裡，很可看出父系與母系兩種親子制度之衝突來。

在親統的繼承，財產的繼承與爵位的繼承，再加上男子或婦人之「親權」（Authority）的觀念與婚後之居住一問題，遂使母系家族與父系家族之關係益為複雜，而此二者之分辨亦就倍覺困難。

關於親權一問題，可以分為「父系親權」(patripotestal) 與母系親權 (matripotestal) 兩類。在父系親權的家族內，親權是屬於為父者。關於家長或者是屬於家族會議，在母系親權的家族內，親權是屬於母親，母舅或者母系的其他親屬。但是這種說法，在「父系親子社會」（les Soeietesa filistion agratigin：）內則親統的繼承法亦為父系的，故毫無困難發生，因親權仍屬父系親屬之故也。但在「母系親子社會」（les Sooietes A filiaton uterine）內，如親權亦往往屬於男子。如美國民族學家所名為Svunculate的，即是舅父對於子女享有親權如在北美的與在 California 一帶的印第安人及在D.rres海峽之住民，與古代的日耳曼民族，乃皆有此種風俗。

至於婚後之住所一問題，男子婚後可就其妻而居於婦系家庭以內，這叫作「母居的婚姻」（Matrilocal marriage）。男子婚後如將其妻帶到自己的父系家族以內居住，這叫作「父居婚姻」(Patrilocol Mairrfage) 因在初民社會內，婚姻不僅是夫婦兩人之結合，而是夫須附屬於女系家族，或婦須附屬於男系家族。至歐美各國，男女婚後而另組小家庭之生活，這乃是近代始有的一種事實。本來，母系家族的婚姻制度，大半為「母居婚姻」父系家族的婚姻制度，大半為「父居婚姻」在此情形下二者分別頗為顯然。然而有些母系家族卻是行著父居婚姻。這叫作「母系的父居婚姻」（Matril neal Patr ocalm marriage）。此在澳大利亞極為常見。另外，亦有些父系家族，而行着「母居婚姻」比如在中國，有所謂「贅婿」之說者，即是一種母居制度，即是婚後則初為「母居」，夫為婦家服務，俟經過相當之年月後，夫始攜婦而歸，改為「父居」如在新幾內亞（New Guinea）即有此種事實。我國新疆哈薩人的婚姻制度，本為「父居婚姻」，但是在男女兩方行過「踏水」禮之後，在尚未正式結婚前，為新者可不時往女家拜訪。女家照例習俗，使與其未婚妻同房，彼二人雖然成為夫婦，惟有在男家將聘交之聘財，如數交清之後，始可正式迎娶，改為「父居婚姻」。否則該未婚婦如在此情形之下而已懷孕，亦僅可設法墮胎，不能遽稱正式迎娶。此外還有一種制度，與此亦頗相類。即雙正式結婚之後，婦仍是居於婦家，夫亦仍居於夫家，惟夫在一定之時間內可來婦家相見，如在蘇門答拉即有此種習俗。

總之，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關於母系家族之研究，特別是瑞沃斯的貢獻，很能得我們的參考。像「母權」(Mother right) 與母系家族（Matriarchal family）兩個名稱，實是意義頗不正確，且不與事實相符合，故最好是避棄不使用此兩名稱。然而在談到母系家族時，雖有 Matrilineal fam ly 一名詞可以使用，但是亦須將「親統的繼承」（desceut）財產的繼承（Inhertance）爵位的繼承（Success.on）與親權（antherity）及母

（下文接在三十一頁）



決戰下的日本婦女

思勤

在沒有談到決戰下的日本婦女之前，我先把日本婦女的特徵介紹一下：

日本婦女的特徵：

我不談日本婦女，讀者們的心目裡一定早在印象著一副日本婦女的外形和態度，長和服木屐與和靄的態度，但我們推究一下她們和靄的態度溫柔的性格的原因，就不能不推崇日本的家庭教育，日本任何一個家庭裡從沒有給予女過體罰，尤其女孩子們，生來就具有服從的性格，到六歲學齡便入小學，受六年的國民教育，無時無刻不在薰陶着服從的性格，入中學，即女子高等學校，又經過女子集團生活訓練，一方面在精神上獲得訓練，一方面在知識上得以充實，更因爲她們家庭中的操作和學校的訓練，於是體格也都肥碩堅實，冬日裏得頭披裂而行的很少，一雙木屐從也不見她們有凍瘡，固然日本的氣候比北京來得濕潤，但勤於沐浴也是一大原因。總之，不僅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能在家庭裡做個標準的賢妻良母，就是任何一個不論生在鄉間或都市的女子，都能做一個够水準的主婦。

職業婦女與學生

第一要說的是職業婦女，一般人想像職業婦女一定是年青未婚的女子，但在日本已婚未婚年長年幼都可以工作，常在郵局裡見到背負着幼兒工作的婦女，她們自己並不引爲麻煩或難爲情，上司也不加禁止，這也是日本政府獎勵生育的成效。日本婦女在平時就擔負着國家付與的一種特殊使命，在家庭爲一個良好主婦，生育敎養子女，織紝烹煮，伺候丈夫，在職業界公司，官廳，工廠，學校的中下層裡都有着她們的足跡，戰時下各參戰國婦女都在發揮着全力貢獻戰爭，日本婦女直接擔任慰勞前線將士及救護工作，間接在努力增產節約農園工廠舉凡能以女子代替的部門都充滿了她們的足跡，她們能吃苦，耐勞，服從，和靄，對戰爭貢獻之大，可以想見，第二種要提起的是女學生階級，因爲日本女子教育目的是在期養成賢妻良母，於是女子在學生時代，是逐步走上賢妻良母的一個階梯，她們只知道修養性格與充實新知識，不論在電車裡或街頭的行列裏，她們始終手不釋書，固然有的在看小說，但也有的確實在討論學問，她們的裝束沒有高跟鞋與飛機髮，完全是文部省制訂的女子學校制服，一看就辨別出是學生，尤其女學生勤勞報國隊，都有白布臂章，她們的報國雖與男子稍異，但舉凡炊爨，救護，工廠較輕工作都由她們擔任，譬如時間雖然縮短了，但在實際工作上獲得許多經驗。

婦女的日常生活

一般家庭中的婦女，包括孀幼女，已婚，未婚寡婦和老太婆們，她們之中只要能勞動的，清晨五時許在無線電台開始廣播的時候，便起床打掃庭除。門窗，戶壁，樓梯，傢俱，沒有一處不擦得光光亮亮的，所以客人一進門先要脫鞋，那是怕汚了地板和席子的，其次便是她們送迴覽板與買配給魚類蔬菜工作，迴覽板是鄰組（區坊）通知各戶應辦事務用的，甲戶傳乙戶，乙戶傳丙戶，使全坊迴覽一次，迴覽板有時也通知配給日用品蔬菜，也有時召集鄰組會議，或通知住戶舉行祭祀之類。家庭婦女除參任育兒工作外，再有一件重要工作便是防空，防空工作最高的指導機關是市防衛局，其次是區，町乃至於鄰組和郡，婦女們接受鄰組長和郡長的指導，按步就班進行防空工作，防空第一就是備築防空壕和待避壕，防空壕差不多全利用市內的土山挖一個橫穴，裏面用樑柱支撑，固然大部是男子的工作，但運土，運木材，推車，挖水溝等等都是她們的工作，她們眞的和勞働者一樣，汗流浹背地工作着。待避壕比較簡單，與北京街頭所見的相同，每戶都有一個或兩個，覆蓋的厚與構築的堅實，北京的待避壕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再說就是她們的防空服裝，完全是樂廳的和服，也有上身洋服，下着西褲的都極俐落，在街頭行路時身背一個雜囊，裡面是少許食糧和醫藥品，背着一個鋼盔，或棉製的防毒片帽子，她們在鄰組的指導下，一個月有幾次防空訓練，以備實際空襲下行動敏捷不亂。

防空訓練與實戰

防空訓練時在鄰組長指揮下婦女分成數組，傳

鐘警報，運水防火，救護担架，傳達警報的由老太婆擔任，運水防火，救護擔架當然由青年婦女擔任。此外孕婦產婦和有乳幼兒者全有一定人員照料，防火組是把預先放好在防火水缸裡的水，用鐵筒或木筒提到火場，再用救火機打到着火處，有的把濕席覆蓋在着火點。水龍灑水工作經過幾次訓練，就有了經驗，行動也敏捷不紊了。救護擔架，令受傷者不致失血過多，送到附近醫院去。等到實際時警戒警報發令之後，可以說是一個全體的大演習，家庭中的婦女首先把防火水缸貯滿，其次但把濕席砂袋，鐵勾等準備妥當，這時鄰組長已經到各巡視。婦女們在防空警戒工作完畢後，照常去工作，靜待空襲警報發令。街頭上行路的婦女在聽到警戒警報汽笛高鳴後，全都加緊了脚步，或搶上電車，她們並不是在恐懼空襲，是希望早些達到目的地去上班或回家，以便準備防空工作。如果從街頭上的擴音機裏聽到敵機是少數時，那麼她們絲也不慌地去照常做她們的事情。如果空襲警報發令，她們在一個小時或數十分鐘裏早已達到目的地，不論在公司裡在官廳裏或在家庭裏，同樣担負着上述的幾種工作，她們不去待避，除非警戒報上已發，出了待避令的聲，她們便全副武裝到待避壕去待避，一俟敵機投彈後危險時期過去，便立刻跳出待避壕，去救火擔架。在夜間人們都在夢鄉中的時候，有時警戒警報汽笛發了令，她們在黑暗中摸索，敏捷迅速，穿好衣服，責任者到各戶傳達命令，對熟睡的也不厭敲窗叩門的親切喚呼，她們在夜間突地醒來，精神毫不慌惚，立即檢點防空器材，在防空水缸中加水，靜待空襲警報發令，空襲警報果眞發了令，攜兒負擔的婦女早已全武裝從容的走入防空壕，老太婆們也在傳達警報後，攜着重要物品去待避，夜間因爲看不見敵機的蹤跡，所以要在敵機未侵入頭頂時預先待避，最近廣播中學校裏每日在教授她們「敵機爆音聽法」，於是在夜間她們也大都能辨別出頭頂上飛行的是敵機還是友軍機。

增產獻納與節約

增產工作她們不待政府促動，都自動在家庭園圃，待避壕上，拆除房屋的空地上，甚至在一個小木箱裡也放些土，都種着青綠的植物，雖然生產不多，總也能補助一些蔬菜不足，在都市中養雞及家畜之類，固然比較困難，但在鄉間或離開都市較遠的地方，家家都養着家畜，自給自足，頗有上古之風。如果走到偏僻的地方，常常可以看到「荒蕪田圃者必予處罰」的木牌，人民固然注意增產，政府的關心和增產的實績由此亦可想見一斑。現在當局又頒布了「出征之家」的田地，由鄰居代耕的辦法，所以現在的增產成效，可以說已達到「人盡其力，地盡其用」的地步，婦女們在增產工作上固然佔着重要地位，她們對獻納工作也是中堅分子，金，銀，白金和金屬品的獻納，她們都在自動熱烈的推行着，尤其對舊棉花的獻納，因爲她們都清楚棉花是殺敵武器的炸藥裏不可缺的資材，甚至願意自己忍耐一點寒冷，也盡量地把舊棉貢獻給政府。提到節約可以說日本婦女是世界上最能體會這兩個字的人，水，炭，食糧，蔬菜，瓦斯，舉凡日常的消耗品，無一不努力節約，固然一方面也因爲當局配給的量少，但這並不是物資缺乏，是當局決心長期作戰的表現，她們也都能明瞭此點，所以衣服，鞋襪雖破舊到不能收拾，依然不以爲意，仍舊埋頭她們的工作。

新興決戰型結婚

在平時日本婦女的結婚儀式是極端隆重的，但現在決戰下爲了節約，雖把形式化簡，但其意義仍極爲重視，在平時的結婚，她們必定要去束髮，置新裝，召請許多親友去觀禮，現在有新興決戰型的結婚儀式出現，男女雙方在訂婚後，定期同赴神社，在神前行禮，宣誓「雙方互愛，願誓偕白首」之意後，便一同回到新家庭去度蜜月，雖然儀式化簡，但結婚意義的隆重仍被雙方互相尊崇着，所以從未見過她們有離婚訴訟事件發生。

歸鄉疏開的實現

長期決戰下空襲是不可避免的，爲了必勝，疏開是極端重要的，在一年前有先見之明的日本政府，早已在努力宣傳勸誘着人民疏開，一方面並推行着強制疏開，她們之中鄉間有親戚或家鄉在偏僻之處的，早已自動疏開，離開都市去努力她們的增產工作，當然同時也把子女帶去，有的丈夫或本身負着重要使命而不能離開都市的，也把兒童交給學校疏開到鄉村去，爲了必勝，避免敵機盲炸，保存國家實力，雖然母子分離，她們也不以爲苦。何況自己的子女又常常寫信報告她們生活的快樂情形，於是益使她們增加了必勝的信念。決戰下的日本婦女情形，擧紙難盡，概括說來，她們已經把物心兩力完全貢獻了政府，她們唯一祈念的便是大東亞戰爭早獲勝利，使全東亞人都享安居樂業的生活。

（完）



婚姻的意志

A・莫洛亞作 何瑩譯

綜合地來說「一件婚姻我們應當注意的並不論雙方怎樣地斷絕着，變得是如何的濃郁，夫婦是怎樣地聰明。然而他們關至少在最初的幾天將要意識着遇到了一個使他們大家十分驚異的人物。」

初婚這個時期向來是被稱爲「蜜月」的。在那個時候如果他們兩人中間獲得了性生活方面的和諧，那麼任何一切的困難都會在最初沉迷在陶醉中而遺忘了。這是一個男人犧牲他的朋友女人犧牲她的嗜好的時期。在濮恩・克里斯托弗（註一）中有一段很寫實的關於女人婚姻時期的描寫，敘述這個女人「毫不費力地對付那樣抽象的事物，爲了她在一生中任何其他的時期裏所難於做到的。彷彿像一個夢遊病的人在屋頂上散步而一點兒也沒有感覺到這是可怕的事。隨後她看見了屋頂，可是雖然如此也並沒有一點使她不安，她只是自己問着自己在屋頂上做了些什麼？於是她就這樣回到屋子裏去了。」

有許許多多的女人在一個月或者幾年以後，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裏去。她們努力地使自己不要成爲自己，可是這樣努力使她們沒有法子加以支持。她們想：

「我想跟着他，可是，還是我的錯誤。我原本是不能夠這樣做的。」

至於男人呢，覺得充滿了幸福，而幻想着危險的行動。

拜倫所說的那在蜜月以後的「不幸的月」就是這樣地造成的，這是一種狂熱過度後的頹喪。於是怨艾的對偶就此形成了。有時候夫婦之間並不完全失和，雖然相互的隔膜而已不瞭解，但是在相當的距離內，大家還維持着有相當的感情。有一次一個美國女人對於這樣的情境向我這樣地解釋：

「我十分愛我的丈夫，但是他住在一個島上，我呢又住在另外一個島上，我們都不會游泳，於是我們兩個人就永遠也不會相會。」

紀德曾經這樣說過：

「兩個人儘管可以過着同樣的生活，而且互相地熱愛，但是，大家竟然覺得互相是謎樣的不可推測。」

這種情形有些時候是更加地嚴重的，從互相的隔膜和互相的不瞭解中間會產生出來敵意。有時在飯店裡邊你們當然可以看到的，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坐在一張桌子前面，靜悄悄地含着敵意地互相用着一種批評的眼光觀看。請想像一下這種嚴密的仇恨罷！因爲沒有一種共同的言語而大家不能相互傾訴，晚上也是一聲不作地作着同床異夢，男人只聽着女人的呻吟。

這是不必要的悲劇嗎？除此之外，不是有許多幸福的配偶嗎？當然，但是假如除了一部分先天造成的奇蹟一般的和諧以外，那些幸福的夫婦只是因爲他們不願意隨着性情來支配自己而立意要自己來得幸福的緣故。常常的我們遇到一些青年或老年者在將要締結婚姻的時候，因爲猶疑，躊躇而來諮詢我們。這些談話老是可異地和巴奴樂對巴泰格留愛的說法相彷彿。

『我應該結婚嗎？』訪問者這樣地問着。

『你對於你所選擇的他（她）愛不愛呢？』

『愛的！我十分地喜歡見到他（她），我是少不了他（她）的。』

『那末你就結婚好了。』

『這當然是毫無異議的，但是，我對於締結終生這件事情却有些躊躇不決……因爲這樣而要放棄許多的可能的幸福，真是可怕得很。』

『那麼你就不要結婚好了。』

『是啊！可是怕老年的孤寂……』

『天哪！那麼你就結婚好了。』

這種樣子的討論是絲毫沒有一些結果的。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因爲婚姻的本身（除了少數幸福的或是不幸福的例外）是沒有什麼好壞的。成敗完全是在你本身，只有你自己方才能夠答復你這樣的問話，因爲，你在那樣的精神狀態中預備結婚只有你自己一個人知道。『婚姻不是一件定局的事情，而是等待你去開始做的事情。』

假如你結婚抱着那種像買什麼獎券的意識，『誰知道呢？也許我會碰得頭彩的，而獨得幸運……！』那是白費勁的。實在說起來還不如取着那種藝術家創作一件作品的時候那樣的思想。作爲一個丈夫或是妻子的都應該對於自己說：『這是一部並不是要寫作而是要生活在那裡的小說，

我知道我將要接受兩種性格的異點，但是，我們要成功，我也一定會成功的。』

假若在結婚之前沒有這一種意志，那麼這種婚姻是不能成爲眞正的婚姻的。基督教義的教訓說：結婚的誓約是在於當事者雙方的約束而並不是在教士的祝福；這是一種十分良好的思想。設若有一個男人或是一個女人和你這樣說：『我要結婚了……甚麼？暫且試一試吧……如果失敗了，那就吹台，反正有安慰的辦法或者是可以離婚的。』那麼你應該急切地毫不遲疑地勸他（她）不必結婚了。因爲這不是一件婚姻。要想獲得幸福的婚姻就得具有堅强的意志，具有熱烈的情緒，小心謹慎地謹慎也還是誰也不敢確信有成功的把握，尤其是因爲這件事業的成功不僅僅要關於一個人的緣故，所以，假如一開始的時候就沒有一點信心，那麼無疑地一定是要失敗的。

婚姻不但需要你去工作，並且還應該繼續不斷地去把它重加改造的一件事。無論在什麼時候夫婦倆個不能懈散地說：『這一局是贏得了，那麼暫休息一下罷。』的話。人生常常有偶然掀動波瀾的可能。姑且看一看大戰後曾經破壞了多少太平無事的夫婦呢？姑且想一想兩性在成年期間所能遭遇到的危險罷！所以要每天能從頭開始地重造一下才能成就最美滿的婚姻。

這裏所說的每天能從頭開始地重造一下，當然並不是指着無窮的解釋和相互的分析與懺悔。關於這種的危險，曼而堯和夏陀納有過這樣很確切的話：『過分深刻的互相分析會引起無窮盡的爭論。』所以「重造」當然是極簡單極瑣瑣的事情。一個眞正的女人不一定能懂得，但是她必定能猜透這些區別，這些危險，這種煩惱，她本能地會得加以補救。男人也知道在某種情形下一聲一笑比冗長的說明更來得有益處。但是不論用什麼方法總是永遠得重造。卻知道人間沒有一樣東西是能夠在遺忘棄置中長久地存在著的，房屋被重視後會得倒塌，毀壞；布帛被重視後會得腐朽；友誼被重視後會得淡薄；快樂被重視後會得消散；愛情被重視後也會得溶解的。應當隨時隨地的修理屋頂，解開綢帛才好。否則，那麼仇恨會慢慢地積聚起來，蘊藏在心裏深處的情操會變成毒害夫婦生活的可惡的遺憾。一旦因爲一點細微的口角就會使聯繫潰毀，使夫婦中每一個份子發見他自己在別一個人心裏換的形象感到恐怕。

因爲這樣所以應該誠懇也還得有禮貌。在幸福的婚姻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尊重對方的趣味和嗜好。以爲兩個人可以有同樣的思想，同樣的判斷，同樣的欲望那是最荒唐不過的一種意念，這是不可能的也是要不得的。我們已經說過在蜜月的時期愛人們往往因爲了一種的幻想的熱情的幸福而相信兩個人的一切都是相似的，終於因爲各人的天性的毫無辦法避免而顯露了出來。阿倫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假使要使婚姻成爲夫婦的安樂窩，必定得使友誼慢慢地代替了愛情。』代替嗎？不！這是比代替更加地複雜的。在眞正的幸福的婚姻中友誼一定是和愛情融合在一起的。友誼的坦白在這兒全發生一種寬恕和溫柔的感到。兩個必定得承認他們在精神上靈智上是不相同的，但是，他們愉快的接受了這一點，並且兩個人都感覺到這倒是一付使心靈上互相得益的良機。對於努力解決人間的糾紛的男人有一個細膩，聰明，幽默，溫柔的女性在身旁，那便幫助他瞭解他所不大明白的女性思想實在是一支最大的助力。

雖然愛情的根源是所謂慾望，然而在這裏却不能成爲問題，在這種樣子的結合中使得低級的需要昇華了。肉體的快樂因爲了精神而變成超越過肉體快樂獨有的某種境界的維持。對於眞正的結婚在一起的夫婦，青春的消逝不復是不幸。白首偕老的甜蜜的情緒使令人忘去了年華老去的痛苦。

拉•洛希夫可德（註二）曾經有過一句名言：『儘管有某種完滿的婚姻，決對沒有美妙的婚姻。』我相當希望由於這一點文學能夠指出人們儘量可以想像有的美妙。但是最美妙的決不是十分容易的。兩個人既然大家都受到意氣，錯誤，疾病等等的支配，是以改變甚至弄壞他們的性情，共同生活又怎麼樣會永遠沒有一點困難呢？沒有無爭鬥的婚姻幾乎跟沒有政潮的政府一樣地不可想像。只是當愛情排解了最初的幾次爭執以後，當感情把初期的密戀化爲溫柔的，嬉戲似的寬容以後也許夫婦之間的風波就會容易平復了。

歸根結蒂，說起來：婚姻絕對不像那些談情的富於幻想的浪漫蒂克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而是建築在一種本能以上的制度，並且它的成功的條件不獨要有肉體的吸引力，也得要有意志，耐心，相互的接受和容忍。由於這樣方才能夠形成美妙的堅固的情感，愛情，友誼，性感，尊敬等等的融和，唯有這樣方爲眞正的婚姻。

（註一）「傑恩•克里斯托弗」爲已故法國文豪羅曼羅蘭的傑作。

（註二）LaxRochefaucauld，法蘭西十七世紀的名作家。

讀者往來歡迎投稿

本刊自下期起擬闢「讀者往來」一欄作爲讀者發表意見的園地。談古說今，指東道西，均所歡迎，但如有指摘請以社會病態爲對象，凡攻訐私人或洩一己之恨者，恕不刊登。來稿刊登後，稿酬從豐，署名聽便，惟文末必須開具眞實姓名及通信地點。



嗅覺與男女心理之研究

嗅覺研究的史實，人類嗅覺的特性。
接吻與鼻的感應，汗與排泄物的味之分類。

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 李鐸融

皮膚內的感覺第一有粗纖的，無疑是嗅覺，嗅覺起始和觸覺不能分別。許多下等動物的觸角或觸覺都有銳敏的嗅覺，和銳敏的觸覺無異。例如蝸牛通體有嗅覺，人類是自動物階段進化昇高，他的嗅覺漸漸變作專門化，還有嚐覺也變化發達，嗅覺由是變爲緊要。陸地上下等有脊椎的動物，均有嗅覺，這嗅覺是種一種感官，在新情形轉換時候，嗅覺極其有用，而且發達甚速。伊的加 (Edinger) 見爬虫的腦，有「嗅覺的部位」甚大，通腦髓的大部份，許多哺乳動物的嗅覺，是比他感官更發達，它能聞有隔遠的東西，而知牠是什麼；一嗅近的東西，絲毫不錯，猴子無嗅覺，大半嗅的作用，人類幾乎也失了許多嗅的作用，因人類多用眼睛瞧瞧，少用鼻子聞聞，由是眼比鼻更要。

大家知道狗子有銳敏的嗅覺而能打獵，找食，交尾，找路，牠用嗅覺能調節一切生活的困難，倘若蒼蠅的大甲虫失了觸角，就不能尋偶生育，據非力所考驗各種爬虫都是藉嗅覺的全能，而得生活，麝香，蓖麻油極有魔力刺激嗅覺能使狗開之而生興奮。

猴子和人雖有嗅覺，但多被忽視，故好似沒有什麼大用。但是藉觸覺和聽覺。我們能知道身外許多物件，如果沒有嗅覺，就有許多東西聽不清楚，皮西 Piesse 說：有一個具有經驗的製香家在實驗室能嗅二百種不同的香味，嗅覺銳敏的人，他藉鼻孔能知萬物，白種人欲知雞蛋好壞多用電光映照，上海有一中國傭婦在美國蛋行公司作工，她以鼻蛋聞之則知好壞絲毫不錯，故其工資甚大。帕西 (Passy) 有說，「世上沒有一物沒有味道，就是玻璃也有氣味」，亞頓 Adrton 曾實驗絕對清潔的五金，未曾經人手摩擦過，或用鹼溶過的，就沒有嗅覺——仍有氣味濃厚的散佈裡面，在熱帶地方，據鍾橋人類學遠探隊之實驗，在桃勒斯半島Torres Straito一切東西，甚至淡水，也有味道。野蠻人的感官雖不能比文明人更發展，可是，他們的嗅覺銳敏，極精於各種氣味，味道在熱帶地方，關係人民情緒甚重，在平常光景，無論是實際，和情緒生活，科學或文藝事體，嗅覺好似是一件不需要的器官。設使人類沒有嗅覺，一切生活縱必也能照常不變，那末，關於飲樂的生活，如飲食等必大見減色。

杜弗知 Duffield 說，在新愛爾蘭的土人有極銳敏的嗅覺，凡有奇味，就能追他知道，他們最怕加波力酸，(Carbolicaid) 新加利當尼亞 (New CalidonPan)土人，喜歡腐肉，臭魚，鳥糞之味。甚至臭蛋，爛菓，腐菜，他們也極其喜歡，新鮮的菓菜，他們反以爲未熟，不能食的，他們喜歡臭味，無異歐美人喜吃乾酪，野味然。

梅亞斯醫師考驗桃勒斯半島土人銳敏的嗅覺，所以稍勝歐洲人者，因他們注意味道，好壞尤甚於白人，由是觀之，嗅覺可以訓練，倘有嗅覺不佳，嗅味不靈，是因缺乏注意味道之故，請即加緊訓練訓練。

嗅覺的研究

在第十八世紀洛克 (Lock) 和其他英國哲學派研究生理和心理的感覺，歐洲各國也都有人研究。他們注重感官是建設知識的要素，所以研究感官的導管，爲從來所沒有的注意。由是嗅覺也在研究之列。在第十九世紀初葉，有一法國著名的醫生客洛葛 (Hippslgte Cloyuer) 專門研究嗅覺，在一八二一年他著一本嗅覺特性，論鼻和它的作用，全由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和嗅覺的病理學而來，這書至今尚留有價值，此後經半世紀之久，嗅覺沒有人研究，只有「好奇」的人注意嗅的問題，直至黎谷 (Ly

ock）對於心理學，人類學，作開道先鋒時，他特別注意嗅覺，常謂「婦女神經病」，近年來就有活的發可（Zwardemaker）教授，再行研究，在一八九五年他著生理學的嗅覺，開起各國研究的門。

據說以嗅覺為幻想的感覺，因相同的氣味，其感覺有不同，這地方的人喜好這氣味，那地方的人不中意；這種族的人歡喜這種，而那族又嫌之，嗅覺又與情緒連帶：聞別人身體的氣味，就覺得不中意，那末，自己身體的氣味就不知了，馬斯頓（marston）以利沙伯女皇時代的詩家，有說：「每人聞自己的糞是香的」，中國的俗語有說：「自己兒子的糞，不覺得臭」，可見情緒能影響嗅覺了。

模斯萊（maudsley）說：「氣味有暗示的力，能使我即刻回想到我兒童時代」，薛倫（E, Sillon）說：「一種忽視的感覺——嗅覺，沒有一個感官，和暗示的力，能比它更强」。

據力卜(Ribot)研究。關於氣味的情緒記憶（情緒心理學第十一章），所謂「情緒記憶」，是嗅覺和其他氣味，能即刻使意象復活者也，他實驗見過百分率之四十人不能使嗅，與嗅的意象復活，四十人能使之復活一部份，十二人能使全部復活，有人的觀覺和觸覺不能隨嗅覺復活，但是少數的人，因復活的氣味，能喚起視的意像，有氣味之東西不外如石竹，麝香，紫羅蘭，向日葵，加波力酸，農村內都和花草的氣味等，從前有聞過這味道者，今日一聞，即能回復舊時印像。

氣味是强有力的刺激物，能加增神經系統的精力，氣味太重太久，能使神經疲倦，所以醫藥包有揮發油的味道（茴香，桂，丁香，胡荽，薄荷油）能除狂熱病和神經衰弱各症，並能提倡消化，使血運行，神經系活動，可是，用劑太重就能生出憂鬱之症。麝香，龍腦草，木樨類，特別是向日葵，有大力能加增腦血和刺激心臟。

按非力實驗，覺得麝香味道是加筋肉的力，有數種氣質能暫時提高筋肉工作，加以嗅的刺激，則能加倍力，特別是呼吸能發生巨大的精力。一種「感官的作品」就是呼吸氣味能使全身增加活動，健康的人聞了氣味可以有效，而有神經病者奏效更大。今日文明國民很關心注意香味，故嗅覺的研究又見復興了。

伊雷（Eloy）說：嗎呢拉香精Vanilla 經常常用為治療之用，其性尚能刺激色慾，凡患性慾冷淡之病者，可用Vanilla 治療，無不奏效。

嗅覺的作用

欲特別詳論人類的氣味，必要由基本的事實來討論——不管社會交際中都能找出這種事實——一切男女都是有氣味的東西。世上各種族都有他的特殊氣味，黑人有强有力的氣味，不是因他們不潔，能洗潔者無有氣味，因其時常洗澡致使毛管更開，莊司頓（Sir H. Johnston）說：氣味是由皮膚來的，男人甚於女人。不奶比（Pnwevr Boy）補述，人類含有阿莫尼亞和腐臭的味道，好似牡山羊身上來的氣味，不第人人不同，而且每種族的氣味也不同。卡斯他蘭呢（Caotellani）說：剛果的黑婦，帶有山羊的氣味，蒙伯士（monbutt●）謂，婦女有金銀花的香味，伊敏（Emin）說：「他由聞到氣味，能分別各民族的人」，潮可巴勒斯（Niefarese）羣島有六種民族，族中每人由氣味都能認識，澳大利亞黑人雖無美洲黑人氣味之强，可是，他們身上帶有貓質氣味，南美的印第安人比歐洲的印第安人，氣味更强，但不如黑人之强。中國人具有麝香味道。

澳洲南方島人來到沙奶 Sydney 地方，帶個白種女人來往市中，不作任何事務，就奇怪歎氣曰，「她們身上絕無氣味」！這話不實，其實歐人有氣味比許多別族更強，日本人類學家亞得基 Adaohi 說：氣味和毛髮有關，歐人多毛，故多氣味，因汗腺是毛髮的器具。據他研究歐人有强有力，辛辣的氣味——有時好，有時壞——人人不同，小孩和老年人沒有這味道，它的來源是由腋窩，雖然腋發臭有。歐人的汗腺比日本人的更大，故歐人常有非常的氣味。腋窩惡臭者無資格當陸軍。白人的氣味雖無黑人的强，那末，氣味和色素，毛髮，俱有關係，雖是極清潔的歐人，也都有味道。這種辯論，有時鼻孔不能聞得，一經觀察的接觸就能了然，狗子藉嗅覺能認識主人，可見人人都有特殊氣味。哈氏Huc假裝中國人旅行西藏，土人不能認識，惟獨狗子知他是外國人，因聞其味而吠之，凡房中有白種人在者，甚多中國人聞其味都能認識。也有歐人藉嗅覺而能分別誰是朋友，有人遮起眼睛來，在散步之邊，一聞其味，就說誰進房中。一個聾啞，瞽瞎的美國婦人藉嗅覺而能知道一切老友，並能類別洗了的衣布，只由聞其味，有一學校管理的主婦，以布蒙面一聞學生衣裳的味，就能知道誰的衣服，但是五十人中沒有一個能這樣認識不錯。梅爾斯醫師 Dr C, S, myers 在沙勞越知道馬來兒童，只聞穿衣者皮膚的氣味，就能類別其衣服，中國洗衣工人和澳大利亞，洛緬的土人，都是一樣的精於嗅覺。

雖然個人的氣味多不充分顯露，但也有另外。最出名的是大亞立山代，照不拉他Plutaeh說：他身上蒸發的香氣，能浸透他的外衣，使之都有香味」，瑪下比，古查斯，和何老，三人身上有麝氣散佈，古代著作家說：有許多聖潔的男女身上，蒸發香氣，稱為「神聖的氣味」，今日人們指之為神經變態的結果，好

假如人身上有氣味發出一樣，這實在古有病理學之要理。

神聖的氣味特別在死人身上將生，多與腐氣混雜，一聞其味，就知他死亡將至（英國醫報，五月六月份，一八九八年）。塔啓醫生（Dr Tuckey）說：他在康窩（Conwall）地方，常見屍首陳列的屋，因有特殊氣味，故有老鴉飛來哩。

我們每人都有一個鼻用以分別氣味，這鼻必須訓練。身上的氣味是由一二件要素造成的，一人有幾種氣味：（1）皮的普通氣味，雖很微弱而帶有香味，你洗澡後就能聞着，（2）毛髮和頭皮的味，（3）呼吸氣，（4）腋窩的味，（5）足味，（6）定期惱濁氣。（7）男人陰莖包皮氣，（8）女人的陰戶，子宮黏液，和月經味，以上諸味，在健康，清潔的人，雖不甚顯露，但是有訓練的鼻，都能一一分別出來，至於各種液質和分泌味，更不必論了。

人體的氣味隨年齡而異，嬰孩，壯年，老人，其味不同，莫寧（monin）說：年齡之別，能在氣味而知，卑Kaan研究說：「青春的女子汗氣多帶燥性像麝氣」。氣味，毛髮，色素，皮，涎液，由青春而壯年，而成年，男女都一樣的漸漸發展，成為性的第二器物。

嬰孩的氣味含有牛奶酸味；老人則帶有乾葉氣；而蘊的青年人比較不貞潔者氣味尤重，他們帶有精液式的，好似熱氣中的動物；驕傲像牯山羊；皮膚能發蒸氣，（古代著作家和（Kenturi）說的）

在性慾興奮時，女人能證明男人的皮膚和呼吸，常生一種氣味，好似腥臭的牛油；也有人說：好似施閹獸，數尺之遙可以聞着，交媾後雖經數小時之久尚有這味。聖納利（St. Philip Neri）有說：貞潔的人可於其身上氣味而可認識分別。

女子和青年婦人在紅潮時，常發出一種氣味，和經水的味不同，她們的呼吸帶有施閹獸或紫羅蘭之味。在月經時女子能生一種皮味，柏獲Bare和他的變人植動物學家孔母遜Commerson假裝男人同遊太平洋，土人因聞其味，知其是女人，還有其他婦女嗅覺之靈能知月經的婦人，男人亦能聞着女人月經的味。

婦女交媾後，或性慾興奮時，能生出酸味，此味能留於房內頗久，娼妓或新婚的女人，都能發生山羊之味，有人指之為「破瓜的證據」。

有一婦人交媾後兩日都發出玫瑰味。在普勒求（Praque）有一僧人，知道婦女是否貞潔，這個僧人著有氣味新學一書，凡患花痴病的女人，多在春天，色慾與奮時，常能發洩出山羊似的味道。

人體的氣味，在青春時而發展，遇有色情擾亂時更外顯明，至老年時減少，所以閹人的體味和常人不同，八達（Burdach）有說：太監的氣味比常人少。所以性的器官有殘廢者，其嗅的器官也不健全，喜斯起爾（Heschl）報告：有嗅的神經毀壞者，其性的器官也壞，凡不能嗅人道的男女，都怕聞着色的氣味，可爾醫生（Dr Kiernan）報告，婦女割去卵巢後漸漸就失去嗅覺。

世上有多數民族，舉行朋友交際敬禮時，多以彼此互嗅。在太平洋羣島的白郛人（Popuans），變斯基靡人，亞非利加和其他人民，交際致敬之法多以鼻嗅他人的鼻，面，和手，李詠（Lewin）說：印度有一種山民，一見就嗅臉。他們說：「請嗅我」，不是說，「請與我蒸嘴」，在千比亞男人向女人致敬，不是握手，是以手捫鼻，嗅她的鼻脊兩次，歐洲人的接手和蒸嘴，是用嗅覺和觸覺並用，這源必是蒸嘴的起源。按古人觀察，凡有大鼻的人，其陽才必大，今日也有列證，常人在青春發動時，鼻之兩旁分片增大，也可見嗅與性之關係。

羅馬人確信大鼻者其陽具必大，這話遍傳意大利，直至中世紀，那不勒斯Naples的約亞那Ioanna一個淫蕩的女人常注意這話，那末，有時也與事實不同。在十六世紀英格蘭人常信長鼻的女人其色情必旺，今日維蘇威人民仍信大鼻者，其性器必大。現在麥洛marro研究人類學，見患姦淫的罪犯，其鼻和生殖器，都是非常變態。這種信仰，有人贊成，也有反對，但是許多鼻塞的症，多在月經之前，確是事實。

鼻孔流血多在青春和成年時期；婦女在月經時也有鼻子流血，有人用冰綁於生殖器，可止男女鼻血。有人在色慾與奮時，交媾手淫後，鼻血隨流。非力說：一個患神經錯亂的女人，結婚後不久，遇有色慾興奮時，鼻就多生流涕。還有世人所稱為「新娘的傷風」，也可證明鼻和色慾有關係啊。

氣味和幻想有極大關係，楚老醫生（Dr. Zurcher）體驗患神經病幻想的人，百之五十。受嗅二覺的影響，故大宗教家如法國女傑貞德，聖法蘭西斯（Yrancis of Assisi），伊母力（Katherina Emmerich）和反對舉行洗禮的基督教派人，都對於嗅覺方面極其注意，著名的詩家，小說家，如法國的波特萊爾（Baubelaire）大詩人；左拉（Zola）大小說家，一切著作，都極注重氣味的情緒，和幻像。英人彌爾頓milton 晴千著失樂園，多藉嗅覺之才；雪萊（Shelloy）有非常審美的才，他的著作多表示花木的氣味；沙氏斯比亞的著作，每以嗅覺的功效，可和眼睛比較。許多文人學士由氣味而生幻覺，暗示，發生物資和精神的愉快，現於詩詞體裁者，永垂不朽。

色情衰弱的人雖然對於氣味有銳覺之力，但沒有執行性的精力，惟有許多色情變態的老人，一聞其味而覺悅樂，無異中國俗語：「摸當油垢，當作美人」。

印度著作有云，完善的婦女，稱為「蓮花女」，她的

汗有麝香味，惟粗俗的婦女存有魚味。亞剌伯人說：女人身上有四件必須塗香：口，腋窩，臉部，和鼻。

希伯來人的雅歌有說：「情人聞着愛人的味道覺得悅樂：她唱：我看我的愛人，好似一袋沒藥放在我的胸前；我的愛人好似一叢鳳仙花栽於葡萄園；他的臉好似巴山的香，岸上的香草。她的鼻氣無異蘋菓。希臘和羅馬留傳到現代歐洲的遺風，不重視個人體味，故喜施香粉，在托爾斯泰著的交戰與和平一書內有說：彼得伯爵在跳舞時聞着喜蓮那公主的氣味，忽然决計和她結婚；甚奧高（Giorgio）和亦卜力他（Ippolta）接吻，向她的手臂，肩，蒸時，聞她的香味，覺得她皮膚的香好像月下香類，頗能使人陶醉。

曼德加沙（mantegazza），論氣味使人討厭，甚至也有因氣味令人離婚，他說：他病時有一個十六歲的印度護士，肉的幼嫩無異桃菓，極端潤潔，但是她的氣味好似腐蔥，畜糞，使我嘔吐，幾乎使我失魂。

氣味有三種來源：（1）人物的自然香，（2）人造香，（3）用材料製造香氣，今日德國，是製香最多的國家，法國香商出產每年可計四百萬磅金元，今日文明國婦女多要強有力的香物：麝香，龍涎油類，香腦，並龍涎香等，因其具有極大獸性的刺激力，香是女人戀愛的工具，在美容術上久已著名：

波斯國王亞達雅西的寶山皇宮，挑選美女，「她們浸藥縛六月之久，六月中有香氣」，始能入見皇帝。天方夜談明言婦女多以香氣爲春藥，卡馬拉撒門的古事有說：「我目中的瞳子啊！我胸前用極好的香油塗了，我的腹部以及全身也都塗過，以致我的皮膚在你口中溶化甜美」。

野蠻人在桃勒斯海腰，用劇烈的木香塗身藉以牽引男女，男人在跳舞時頻背帶這香粉，牽引女∝，無異魔術，百發百中，（劍橋大學人類學遠探險的報告錄，第五卷，二二，二二二，三二八頁）。

還有其他花木的香感人的力甚大，算謎枚瑰，但是也有能使音喉失音，紫羅蘭，月下香，紫丁香花，有時能使女明星完全不能唱歌，故此欲用香物的人不可不愼！

毒氣戰爭

（接自八頁）

此外用浸透二甲酸苯醯的濾紙，亦可試出光氣外，在光氣濃度爲一百萬分之一時，此紙呈黃色，更高濃度時呈橘黃色，很容易試驗出來。

這裡所舉出的只是幾種能够在普通情形下適用之方法，其它較精確而不適合戰時急需的均未列入，而這些方法中嗅覺檢定在戰爭實爲最重者，其他各種檢定法，至多只能用以輔助嗅覺檢定而已。大戰中這種檢定法確實收到很大之效果，因此各國都挑選嗅覺敏銳的人加以訓練於軍隊中，使擔任氣體偵察之任務，分配在各種軍隊之單位中，無疑，這種訓練在此戰爭中亦很重要，而被應用當，更加以注視了。

女子鐵路學院

（接自一六頁）

畢業後服務於輩交

一年的教育期滿，她們便要離開這幸福園地重新回到公司去。職業當然不成問題，按照個人性趣的所近，她們可以自由的選擇她們的職業部門，比如喜歡電氣者可以到電氣科服務，喜工務，事務者到工務科或事務科服務。喜歡留校在職者亦可留在學校。這時她們的資格是由備員地位一躍而進入僱員地位，享受僱員的待遇，工作成績優良時，經過二年便可以升爲正職員。

在校的這一班是本科事務科，預定在本年八月再招收一班事務科別科學生，因爲不是按一定時期招生，因此局外人很少知道的。

我們希望這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女子教育學府能逐漸擴展起來，不只是屬於鐵交的，而是成爲一般人的，期待着吧！

顧瑪利女士

（接自二〇頁）

「婦女難道始終不能參加革命嗎？難道我們應當爲萬世的孤獨生活着，從不積極地共同從事社會建設事業嗎？」

現在的女權的確是提高了，一切先進國家已經將婦女們同男性一樣的大批的送入了各重要生產部門及第一線上去工作着，可是我們不要忘了這樣的成就是顧瑪利給我們造出來的呢？

× × × ×

顧瑪利女士在一七五五年誕生於法國南部的蒙托排，她的母親是一個在街頭拾破布及替人家縫衣服的窮婦人，女士幼年的生活不甚可考，成年後的她，不僅是一個有着上好口才的雄辯家，而且還是一個百折不屈有着豐富革命思想及堅強意志的一位從事女權運動的祖師。最後濤告訴妳們，她當時所辦的雜誌，便是世界上最初的一種婦女刊物。

三四，四，二八成於了我嘉

武曌

（接自二一頁）

七〇五年，張柬之等擁中宗復辟，殺張昌宗，張易之等，仍奉武后爲太后。那時她已重疾，沈頓牀蓐，無法可想，中宗既復辟，遂將她的枝葉逐漸芟除，恢復國號，她賢了一生心血所造成的成績，全成了曇花一現，我們這位偉大的女性，遂在懊喪歔欷聲中，與世長辭了。

總之，她是政治上，社會運動上的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她的一生行動的批評，就是從前史家也並不非議她；劉昫在舊唐書上贊她說：

汎延讜議，時禮正人，……飛語辯元忠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按：指周興，來俊臣等），有旨哉，有旨哉！

這許多贊語，已是够一雪她歷來被人的譏議了。

顧瑪利女士

女權宣言作者

碧梧

在大革命發動的前二年法國有一位叫做康多塞（Condorcet）的人發表了一部馳名的著作，這部著作的名子叫做『紐哈溫一個公民的信』，內中的一篇是在談論着男女平權的問題，牠的大意說：「女子和男人同樣的有着天賦的感情和鑑別善惡的能力，並且女性的精細的智力和籌算有時會超過了男人，因爲這樣，所以女性應當和男性享受同等的權力。」他主張當時的政府應同樣的把選舉權和一切社會工作職務付給了女性國民。因爲康多塞是一個法國有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並且康氏還精於數學及天文學，所以他的一言一動都能夠左右當時所有的法國人的心理；由於前項的事實，故男女平權的學說經過他倡導後，一些向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先進婦女們，便不顧一切的決然離開了閨閣，挺起了胸脯，努力的鼓吹着和爭扎着以促進這男女平權的實現。

當時的法國國王是路易十六，他是一位極其奢靡的君主，爲了他自己慾壑的滿足不惜民衆的困苦而將賦稅一步步的增加，而且借了大批的外債來供他一人無窮的消耗浪費，終於他把法國造成一個政財奇窘的國家。因此革命的思想澎湃於各地，他們要推翻了這個黑暗的政府，消滅了貴族所應享的特權。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在開始了，革命的氣氛散佈在每一個角落裡；由於這一些革命空氣的激盪，巴黎及各大都市中就有一些婦女團體，像雨後新筍一般的出現了，這一些團體主張男女平權及義務均等，她們的呼聲及行動對當時法國的立法及一些社會團體有着很大的影響。這一些婦女團體的領導者便是我們將要提到的從事女權運動的祖師顧瑪利（Marie Guise）女士。

顧瑪利女士鑒於法國大革命時著名的『人權宣言』只徬徨地解釋着男性的權利，裏面竟漠視了女性而對女權的解放並未提及隻字，所以她就發表了『女權宣言』，她在宣言裏，明瞭地，透澈地，動人心靈地提出了婦女應在社會上，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要求，現在讓我來把這一篇宣旨的大意介紹在下面：她說——

「女性天賦的自由和權利與男性相等，任何一個優良的社會，都是在保護着任何法令所難剝奪的兩性的自由，權力，進步，和安全而對於壓迫者的制裁。可是實際上女性的天賦的權力，到今日止，一般人對之所承認的範圍，仍然是過於狹隘。國家的構成是由於男女兩性社會，國家的法律應當是社會意志的表現；一切女性的國民便應當和男國民一樣的有選舉代表參加自治的權力，自治對於一切的人民是應一律平等的，所以凡一切的男女國民都應當視其能力來承認他們和她們有擔負一切社會上所有的職務的權力，更應按照他們和她們的品格和才幹的區別作爲選舉的標準。婦女們應當同樣地有着演講權，會議權和一切男性所應享的特權，這些權利都是她們必須應當享受的。婦女應使她們爲大衆的幸福而服務，不應使之僅僅服務於性的問題之解決。

「同樣的男女應一律負擔國庫金之募給，同時男女俱有要求國家財政管理公開的特權。倘若國家的一切基本法律並不是大多數國民構成的，即爲無效。婦女們！請覺醒吧！妳們看真理的光明，已經驅散了腐敗和強暴的政治的烏雲！妳們不要再盲從下去，應當恢復了妳們的視力！團結起來，以正義及眞理的力量和頑強的毅力來對抗！這樣妳們才能很快的看到男性將不再來羈縶妳們，而將驕傲的抬起了頭挺起了胸脯協和的同妳們共享人類萬世的特權，和妳們向前並進哩！」

她—顧瑪利爲着促進女權運動的實現而不顧一切的出席於革命後的民衆大會及各政黨的俱樂部的會議席上，做擁護正義的吶喊；她用着美妙的辭句，懷着火一般的熱情滔滔不斷的講解着女權的重要，因此而引起了各代表及各黨員的注意而改變了對法國婦女界所抱的態度。

她極力的喊出了男子對婦女權利壓迫之不當。她主張婦女應擺脫了一切男子的控制，而由本身對所處之地位加以改良，她認爲須聯合被壓迫者的力量，爲着爭取自由及平等而奮鬥，她在一個傳單上說：

「男子們呀！誰賦給你們壓迫婦女的權力呢？請你們用眼睛來細細地瞧一瞧自然界、在這整個的宇宙裏、一切的動物和植物是否有一種是像你們那樣的殘暴！你看牠們兩性間是多麼永久巧妙的和協啊！就是猛暴的野獸對牠們的異性也是那樣的相親相愛，你們不信可以調查或研究一下。現在黑奴都已經解放了，爲什麼你們還不把婦女給解放了呢！你們剛消滅了貴族的特權，那麼請你們也廢止男性的特權吧！」

她用着光明正大的要求來鼓勵着婦女們，團結她們，領導着她們爲眞正平權而奮鬥。她曾竭力地激導她們，她說：

（下文續一九頁）

歷史女名人

武曌

丹楓



在歷史上有一件最不平的事件，那就是政治權與經濟權都被男性所操縱着而竭力在排斥着女性。可是在歷代男性鞏固的政治圈裏，却個出了一位勇敢的女性出來，奪取國事，這一位女性就是武則天。

武則天，單名曌，她具有一付娛麗的容貌，而她的才能是比之她的容貌更有着獨特的優點；她從事政治的初步就是被好色的唐朝皇帝太宗選到宮裏去做才人，賜號武媚，她的父親名士彠，并州文水人，與兄士逸士稜，俱助高祖起兵，有大功於國。她具有政治天才的遺傳，所以她一遇機會，便儘量的發揮出來，可是她是一個女性，一方面要對付反對她政治主張的人，一方面又要對付那輕視女子的男性，總她那副精神才力去對付，縱後雖還是個失敗，可是我們却不應該拿成敗來論英雄的，因爲像她這樣單人匹馬抱着大無畏精神，和因襲思想，因襲制度，自私的男性，盲目的女競相搏戰，是值得爲女性揚眉吐氣的。

她還到宮廷的起初，毫無什麼特殊的表現，雖然到終太宗之世，她已入宮十三年，這原因，一則太宗是個英明的皇帝，決不容許她有參與政權的機緣，一則她年紀還青，自身的經驗也還嫌不够，她自己既看清了這兩點，所以把全副的精力體用到在宮禁中長大而少不經事的高宗身上，果然，當高宗爲太子入侍太宗時，就「見而悅之」。其後大約經過了好久與高宗甜蜜的初戀時期，所以太宗一死，高宗行香時看見她已削髮爲尼，就不覺慘痛而泣。

自後，適逢她的機運到來，王皇后因嫉蕭淑妃得寵，知道她爲高宗所戀，乃陰令她蓄髮，納入後宮，以間淑妃，於是，她用全力博得王皇后一黨人的歡心，共同推倒了她們愛情上的仇敵。淑妃既倒，她又用剪拔潤葉的方法，排除皇后的黨羽，扶植一般不得志而可以爲己用的私黨，最後，因爲生了兒子，高宗竟廢了皇后，立她爲正宮，雖然有老臣孫遂良出來反對也已沒用，於是，這個空前的勇敢女性，第一步抓到的計劃宣告成功了。

高宗本來是一個懦而且蠢的東西，加之沉迷於武曌的色情之下，把國家大事便隨便處置了，在册立武后後年餘，即隔日視事，有一次朝內舉行極鄭重的祭祀典禮，就由武后來主祭，百官都居陪位，又一次，爲了廢立太子，高宗適患病，也由她主持開了一個「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的大會。我們雖然不曉得那時有沒有用簾子來把男女的座位隔離，但婦女也參加有政治意味的宴會，總算還是創聞。她在顯慶五年就代替高宗來決百司奏事，上元元年又與高宗並稱「天皇」「天后」，內外都稱爲「二聖」，儀鳳三年正月，她獨自受百官四夷的朝賀，這時天下安堵。這些空前的創舉，一方面顯示出男權移到女權的過度，一方面顯示女子至少有與男子同等的政治能力。這時，她的第二步計劃——抬高女權——也大告成功。

接着高宗崩逝，武后正式臨朝視政。又廢中宗爲廬陵王，立睿宗，大殺唐宗室，凡有才能者無能倖免。西曆六九〇年，她以百姓四夷六萬人的表請而做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帝，於是她的目的完全達到，她可以儘量發揮她的主張了。以下略爲分類敘明她做皇帝後的一切措置。

她非常反對男子多妻，因爲多妻既能造成男女的不平等，又能養成傳統的輕視女性的觀念。所以她一朝得志，便反其道而行之。你看：

尚乘奉御張易之，…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計。武三思奏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奉。

這種種，顯然是對於男性的報復行動，雖然「矯枉過正」，但這是每種革命運動中不可避免的事實，不獨她一人如是。

她廢立了中宗，遂即皇帝位，自建國號曰周，稱金輪皇帝。她很會利用人民心理，唐代是崇佛一教最發達的時代，人民對於佛教信仰尤甚，她金輪皇帝這個名號，就仿用佛經裏輪王中最利害的金輪王，以博取得人民的絕對信仰。她做了皇帝後，在政治上的成績，最著的是能離拔眞材，而在軍事上也具有超卓的識見。她一方面用了些文人爲軍事長官，以免養成軍人跋扈，如婁師德，狄仁傑，都是以文人而任武職，成效卓著。一方面她大膽地廢掉祖宗的御史監軍制度，以便「將在外，君命有所以不受」，才能打得勝仗，她又具有非常的眼光能够在羣僚中認識出治世的能臣來，如像打張昌宗的宋璟，恭勸不宜的婁師德，都得她另眼相待，魏元忠以忠直得罪，將及臨刑的當兒，她飛書以辯明他的無罪，狄仁傑那樣直言極諫，而酷吏政許他的時候，她反以善言安慰，其餘如在玄宗朝都還稱爲賢相的姚崇宋璟，舉兵匡復的張柬之等，都爲她所尊重。

（下文續一九頁）

訪問

張爾康夫人會見記

本刊記者　琪　蒙

楊柳花滿天的飛呀飛的，是暮春季節了。中午的陽光照在臉上暖烘烘的，如今正是春暖花開的日子，牠給與人無限的力量與生氣，記者便在這樣一個天氣裡，拜訪了一個也正如這季節一樣充滿了無限新鮮活力的家庭，會見了那位家庭主婦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張爾康氏夫人。

經過大佛寺東街，走進什錦花園往左一轉便到了南吉祥胡同，張公館的門牌是六號，那是一座中國古式的建築，看到那房頂圓筒形的磚瓦，磨磚對縫的高牆，頗有小王府的模樣，經過了自我介紹便由一個老年用人領導着穿過曲折的遊廊走進內宅，時間將近中午，男女公子們上學未歸，整個院落靜悄悄的。院子裡繫着兩條鐵絲上邊都晒滿了棉被同衣服，大概是利用這暖天氣來清除一年冬季的塵積。勤樸治家的表現不言而喻了。



張爾康夫人

張夫人早知道記者的來意，客氣的招呼記者進到正房裡，那是夫人同年幼的男公子臥室，設備得簡潔靜雅，一切傢具安置得井然有序。用人斟上兩杯茶，於是便在品着香茗的悠然氣氛中，開始了我們的談話。

張夫人沉默而大方，舉止溫文多禮，使人一見便生和藹可親之感，穿着一襲藍布短衫，青布鞋，頭髮剪得只到頸際，並沒有加什麼修飾，十足顯示着家庭主婦的樸素風度。

因為張夫人說的話語中摻雜着山西口音，使記者不由的問着：

「夫人原籍是山西？」

「是的我是在山西大同長大起來的，張校長也是山西人。」

張夫人的生長地是山西大同，自小即受着禮教的薰陶，於是因襲着家教的遺風，始終保存着一種克勤克儉的精神，這是張夫人的特長，也正是現代一般婦女所缺少的優點。

張夫人的學校生活都是在山西，小學，中學在大同，及至入女子師範時便是在太原了。在女子師範卒業後曾經擔任過一個時期小學教員的職務，後因結婚便告中止，夫人曾這樣的對記者說：

「我看見你們年輕人眞不禁羨慕，每天不必裝裝，豬食，不慮生活，可以自由自在的做着你們所喜歡的事情，像我們結了婚的人便什麼都不行了。不得不脫離開社會走到家庭去，家庭瑣事佔了整個身子。何況我們家裏除了一個老年廚師以外，並沒有女傭人。像校長的衣服，孩子們的衣服都由我自己縫洗，一天沒有一點點閒時間，好容易事情完了，身子早疲倦的要死，甚至連看書報的餘暇都沒有」她的溫和帶有山西方言的話語聽着叫人怪舒服的。

「那麼您日常生活太過於操勞了。」

說是操勞麼，也不算太甚，只是近來身體精神都有些不濟了，去年夏季曾經害了一次厲害的熱病，纏綿有數月之久，如今雖然早已痊癒，可是總沒有復原，精神比以前差多了，體重也減輕了好多。早先我是一直不知什麼叫做累的。」

五位男女公子們都在校攻讀

在北京的家裏只有校長和夫人及五位男女公子。長公子國耀現年二十四歲就讀於北大文學院。次公子國樹因病輟學在家休養。三公子國柄現年十五歲就讀於第八中學初中三年級。四公子國模女公子國億九歲同就讀於吉祥胡同市立小學。

在日常生活方面，張夫人對於影劇院，娛樂場從不踏入。她說：

「我從來不會看電影或看話劇什麼的，就分不開身離家一步，什麼事情都得自己料理，那有一分鐘閒時間來娛樂，調劑自己生活，可以說我每天是在緊張的氣氛中討生活。

如今天氣暖得棉衣服都脫了，那麼這些脫換下來的都得拆洗一番呀，那有幫助的，只不過我一人做罷了！不怕笑話，我們家是沒有可取法的地方，院子裏都晒滿了衣服同棉被正在拆洗，到做成了時需要一個相當日子。而且孩子們都是在淘氣時期穿鞋壞的快，這五個孩子的鞋都由我一人做，眞沒有一點功夫。」

‧徵文揭曉‧

讀書雜談

‧萍　秋‧

讀書，大家都知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一般血氣未定的青年男女，大都把書籍當作消遣品，如跑馬看花的看看一般，這是青年男女們最易犯的毛病。

還有一些青年們，雖然不是跑馬看花，但仍不免一覽便過去，這點也是青年們很易犯的毛病。

青年們，既然會犯種種的毛病，如果不即刻改去，那麼將來受害就更深了。如果受害很深的時候，才去更改，那可很難補救了。

但怎樣革除才好呢？這個問題，我想各人所答的都不同，就管見看來，須依下列十點作去，然後才能增大讀書的效率，這十點是什麼呢？就是：（一）思想系統化，科學的書籍是系統的，文藝的作品不是漫無秩序，亂無章的，我們讀書時就應該從這裏學到我們的思想的系統，使我們的思想不致有散漫無序，不精密，矛盾之弊，一個主要的條件，就是思想有系統；（二）手等各種器官的平均使用與聯絡舊時讀書的方法，是偏於偏重，腦的運用，結果是使學習的能力得到一種畸形的發展，這種習慣方法，必須從根本矯正過來。（三）不偏於機械的記憶，宜以理解想像思考……等各方面的活動爲之；（四）對於各種書籍，宜辨別，何種宜精讀，何種宜略讀，這就是說比較重要的基本的書籍，必須要求深切的了解，而比較次要的書，則可快讀博覽，（五）要隨時運用自己的批評力，（六）把研究的材料分類比較，歸納等工作；（七）研究問題，及練習寫作與翻譯，（八）聯合志趣相同者作團體的研究，（九）經長的訓練自己對於實際情況的觀察與體驗，（十）選擇適宜的書籍。

上面十個要點，雖然說得不十分完備，我想如能切實的作去，將來進步是不可限量的。

張夫人談到此地不由的發出輕微的歎息那是一種感安的，滿足於現實的歎息，我們由此看到了女性，做母親的偉大，她情願犧牲她所有的精力，將她的愛心完全給與她所愛的人，使我們怎樣的欽佩！

每天怎樣安排日子

早晨七時起牀，略施梳洗後便進早餐，其後校長便到學校去，夫人談到這一點，不禁微微的發笑了。「校長的個性正同我相似都是一樣不苟取於人，除了應得到的之外不取不義之財，因此總是鬧錢荒。可是心裏頗坦然」。

「每天校長回家用午餐嗎」？

『不回家的，因爲學校距離太遠往返需要很多的時間，每天都是在校用午飯，早晨定時自己帶去，說起來這頓午餐很簡單就是饅首同鹹菜。精緻一點的飲食不是我們所求的，也就是不是我們經濟力量所能達到的。」

夫人談到這裡微笑起來，她的溫婉賢淑的態度也未始不是校長的成名所在吧！堂堂的一個國立最高學府的校長能如此儉素自己這不是一般人所容能做的！

「我們所以能如此刻苦，也許是由幼年時代所養成的。一向都是過着樸實不華的日子，也就不感怎樣難過了。如今在這戰爭的時期，日子會更艱難起來的，我們能說什麼呢！只要能夠精神得到安慰，物質方面再缺乏一點也不算什麼！



大公子國[illegible]

廿五年以前那時張校長同她的夫人都在山西張夫人結婚已經有廿五年了，在這不算短的日子裏永遠和張校長相敬如賓，沒有什麼猜忌和糾紛發生。婚後夫婦便同去日本留學，經過了一個不算短的三年的日子，畢又回到太原，在瀰漫硝的炮火響澈了雲際時，便來到這古老的文化都市在這裏安置了家一直到現在，算來已有七年的日子過去了。男女公子們都已經長大起來，夫人總算得到片刻的安息。



女公子國[illegible]

「夫人可以將最近家庭照像送幾張嗎？」

張夫人總是那麼謙恭的，很歡然的對記者說：

「我們的樸實的生活沒有什麼可公諸於社會的，也是沒有什麼價值可告人的，即以我本身來說，我是一無所長，不過每天就是操持家務而已，不值得被婦女雜誌做『介紹呢。還是不必登照片了吧！」夫人總是笑着顯着不安的神氣。

她的賢淑，溫柔，她的勤於治家正是她的特點，也正是賢妻良母所需要的表現，我們怎能抹煞了。

談至此，女公子放學歸來，穿着天藍色士林布制服，梳着整齊光潔的短髮，天真而可愛，看到記者有禮的鞠躬，大有母風。

「夫人有舊的照像也可以的。」

「最近沒有照像了，舊的不嫌太舊嗎？大都是幾年前的像片呢。」夫人邊說邊找。

女公子頗靈活的，替母親由哥哥抽屜中把哥哥們的照片取出來，交給了記者，有些靦腆的神氣，是可愛的哪！

時間已到了正午，不便再多打擾便在女主人殷殷送別聲中與辭出來。一路上響着張夫人輕柔的話語：「有功夫來玩，我總是不出去的，哪天都歡迎來」！



C.A.S. Williams 原作

食物與我們人類

曉林譯

1

亞藤山大伯來斯醫師在他底飲食論中給了以下的勸告：「健康與長壽的秘密在於定時地食用充足的食物，在於從事於一種規則但不太勞累的日間職業，在於保持身體清潔與心神愉快，在於有充足的休息與消遣，在於使世間事務皆有適度爲終身的箴言。」

個人底健康是國家經濟的要素。每一個健康的人於國家都是一種貢稅，而每一個不健康的人都是政府的負擔。一個國家底強盛大部份賴於健康，因爲健康與効能是携手而行的。

人體多半爲化學原素所構成。據說，降到最低的條件，它僅含有餾糖水，足夠刷白一間小屋的石灰，足夠做一個值十辨士的鐵釘！實際上，人體內包含着某種炭素（碳 carbon），水素（氫 hydrogen），窒素（氮 nitrogen），酸素（氧 Oxygen），礦黃，燐，鈉，鉀，鈣，鎂，氯，鐵，碘，氟，矽，與鋰。人體的重量水至少要估百分之七十，其餘爲蛋白質及脂肪，之外一點鑛物質與碳水化合物。爲了營養身體，所以，顯然地一大部份需要供給水，蛋白質，與脂肪，如此便彌補了組織的損壞，而給與了熱與活力。身體中的鑛物質重約七磅，大部份都在骨中，但我們每天只需要差不多一盎斯的三分之二的鑛物質食物。下面的表中示出必須的化學的成分與相當的食物爲人體底適當的營養：

鈉	動物性食品中。
鉀	植物性食品中，主要的是馬鈴薯。
鈣(石灰質)與鎂	牛乳，雞蛋，白米，麋粥中。
鐵	菠菜，蛋黃，牛肉，蘋果中。
燐與礦黃	蛋白質食品中，如乳酪，扁豆，羊肉。

有一個理論就是一個人每天須要消耗三千四百個加路里（熱量的單位），也可以說是三千四百個食物價值的單位。然而食物的性質是同樣地重要，俗語所謂甲之肉乃乙之毒（What is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亦可譯作「甲之失乃乙之得」就是。有的人奔波終生而沒有找到某種食類或水果等，其不知某種食物即令有益於他人而對於他們自已的組織卻確實是不相宜的。

2

普通人每天至少需要五十克（$28\frac{1}{3}$克等於一盎斯）從肉，牛乳等中取出的蛋白質；五十克從白米，麵包，豌豆，蠶豆等中取出的蛋白質；一百克的脂肪（尤其是動物性的）；還有五百八十克的碳水化合物（糖與澱粉包含在白米，麵包，馬鈴薯等之中）。一個婦人所需的加路里估計起來是男子所需的五分之四；兒童一二歲之間的相當於成年男子的三分之一，二三之間的爲五分之二，三至六歲之間的爲二分之一，再向上以此類推。一個一歲至五歲之間的兒童每日消耗牛乳一品脫（Pint等於四[illegible]三），五歲與十歲之間的兒童卻是半品脫。這些食物的比例數已經被不列顛醫學協會研究出來了。

純淨的水，都知道是最好的溶解劑，因此也是最好的飲料。是爲了組織的燃燒過程與食物的消耗而製出，多半得自脂肪與碳水化合物中。最好每天需要飲水六杯。

砂糖是一種有用的食品它能產生出代謝作用的熱，而且在多季給兒童食用可以省件外衣。牛乳與蜜，迦南出產的主要的日用食品，是爲大自然所計劃的營養目的之惟一來源地。牛乳中的成分如是分析起來，包含百分之八十七的水分，百分之四的蛋白質，百分之四的脂肪，百分之四五的糖與百分之〇，五的礦物質（燐酸鹽，石灰質，還有一點鐵）。蜜包括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轉化糖（係葡萄糖和果子糖之混合物，天然存在於水菓中，也可以人工轉化蔗糖而製之，其較爲不正確之意義則指由澱粉中得來之葡萄糖），其餘則爲水分，它比較重製之糖更容易消化，因爲普通重製的糖中含有較多的結晶的蔗糖，很易溶化，且不發酵，而有一種較好的外形。無論如何，單是牛乳與蜜對於成人不能算是一種充分的食品，我們須依賴動物與蔬菜的來源了，這些食物倒是很多的。我們也要這樣地保持自然的平衡。肝臟與魚類一星期中我們至少應該吃它一次，因爲前者可以製造血液，後者可以供給身體碘（沃素，化學符號I，原子量一二六・九二）與燐（磷素，化學符號P，原子量三一・〇四）。

筋肉的活動對於增進食慾及身體的機能。當一部份筋肉緊張時，其中所有之血液與無用之物一齊排出。當其鬆弛時新鮮的血液與原料源源而來，而新的原料總是超過所消耗之量的。筋肉的過度活動是不

需要的要避免變態的發育。

3

適合的食品適應於不同個體之從事於不同的工作的特殊的需要，其重要性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但尚未有人指示出來。蜜蜂所消耗之食品其雌蜂，雄蜂或雌蜂之天性所生出，乃是由花粉，花蜜與其他蜜中而來。同樣的原則可以應用於螞蟻與其他的昆虫。魚的不同也由於它們的食物，它們的體形的一些個正改變便是由於不同食物的供給的變更。蜘蛛在婚後吃掉雄的丈夫以助幼子的繁殖。蚊虫需要新鮮的血液也是有着同樣的目的。蠶之所以必出白絲或黃絲是由於是否生活於桑樹的葉上或櫟樹的葉上（櫟葉上含有鞣酸，於是蠶絲顏色改變以幼虫的食物便可能地得着任何天然染好的色澤有趣了。鴕鳥吞食甲爪及其他堅硬食品爲的是幫助其消化器官中的食物，而且所有的鳥類都慣於食用某定量的砂礫爲了形成卵殼等目的。

亞非利加的某幾個部落的人們專以血液及牛乳爲食品（皆得自活的牡牛）發育爲一種極好筋肉的體格。安達曼羣島上的倭人們之所以如是矮小是因了世代地以特殊的菜食主義的食用而成。菲律賓羣島的土人食狗肉而生存，這種肉他們以爲這動物以餓刑而處死的是更好的。不但此也，而且他們還食用他們敵人的腦子，因爲他們相信魂靈是存在腦子中的，而且屬於一個體的勇敢的數量能多能於人及耕牛的智慧五穀的收穫能豐饒。在任何情形下，由於這種不尋常的營養的方式無疑地是會發生特殊的效果的，計劃一種有系統的食用的方法來適用於任何特種的族爲了適應任何特殊工作或任何特殊生活條件的形式的發展，此種方法是頗可實行的。

吃過多的米飯可以釀造出一些懶惰的民族，易染睡眠症，但若與大麥混食則可生出活潑而能向國外發展的民族，如日本便是。許多偉大的人物都是蔬菜食者。但是食肉的國家大體都曾經是最強的，最成功的。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有名的波斯人的立法者，也是陰陽教徒（Parsee，或譯拜火教，第十七八世紀爲避回教徒之迫害移住於波斯之人）的始祖，單靠乾酪生活了三十年。夫勒車（Fletcher，英國作劇家與詩人）咀嚼他的食物只嚥其汁而棄其餘渣，假若他曾連其稠渣一並吞食，那有用的糖皮之類，他許可以更能多活些年。許多人的體重的增減都是由於他們的飲食。有些人享高年也是由於他們的食物。曾有弟兄二人，都已超過了百歲。二人住宅相連。新聞記者曾至其弟家拜訪，乃詢問長壽之秘訣。他說道，「我吃得很少，飲得也很少，而且紙煙，點也不吸。」「我們還翻開令兄的食譜。」記者問。「何？」他說，「他比我還老呢，但是你們可以在早晨九點以前去看看他。」「爲什麼？」記者問。「因爲他在那時總是大醉碍！」

4

按照馬克吐溫的說法，「唯一保持你的健康的方法就是吃你不願意吃的，喝你不願意喝的，做你願不願意做的！」

俗語說「吃什麼是什麼」（What we eat we are 意思是我之所以成爲我們，全賴於我們的所食）。卡陪克（Karel Capek）在他的英格蘭通訊中說：「在一般旅館中爲一般英國人而作的一般的烹飪便很可以解爲一個很大的英國人的孤島的沉默的趨向。當大嚼嚥滿了辛辣的胡椒末的牛肉乾的時候沒有人能夠微笑或哼聲的。當他的牙齒剛從顫動的珍珠粉布丁的黏着裡張開來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狂呼的！」英格蘭人食牛肉，使他們能鎮與寬容。蘇格蘭人食雜粥（Porridge以豆或米在水或牛乳中煮成的）使他們好辯而頑固。愛爾蘭人吃馬鈴薯獨使他們好動而活潑。克因（Edmund Kean）有名的男優，食用不同的食物以適合於他必須扮演的角色。扮演暴君則以豕豬肉爲食品，扮演兇手則食生牛肉，扮演情人則以煮熟羊肉爲食品。只有豆粉，美國人是不懂的。一個人不該吃得太快。速食者們只是使消化不良或使神經過於緊張的。營養不是與犯罪相連，營養過任則有使品行墮落之趨勢，中國俗語所謂「飢寒起盜心，飽暖思淫慾。」正是此意）。而氣與壞脾氣可以說完全因了缺少鈣，氯化鐵，（苦土），與磷的緣故，所以，明智的主婦應該以牛乳，雞蛋，白米，蔬菜，乾酪，大豆，與羊肉爲食物才會使她的丈夫不致發脾氣呢。

麵包可能地除去微生物是很要緊的。烤麵包者須法定使他們用米紙（透明的紙）來包裹麵包。一種新式在紫外線與X光線之間的陽輻射的波長爲了在食品裝罐之前殺菌之用的方法已經在美國應用了。

馬雷先生（J. R. de la H. Marett）已經研究出來，猶太學說謂大牛人類與動物進化的危機大部份是曾因了食物的缺乏，維他命B的缺少能使副腎腺脹——名爲「戰鬥腺」——這腺的老鼠缺少了它便令成爲懦怯的兇獸，這種維他命在酵母中很多，在肝臟，雞蛋，大豆，有職業之麵粉或之食品中也有它的存在的。

最適合的營養品的問題已經引起國際聯合會的注意。假若我們都用聰明的方法，但不要太好，這個世界將會極頑地進步的，個處和平使人滿意的理想的國家。而且國際間的糾紛將會消除。那麼經過後人類的消化力而後我們便不顧於得久已預學的藥天降日了。

中央女子鐵路學院

職業女戰士的鍛鍊所
華交女社員的受訓處

羅玲



女子鐵路學院這一名詞在社會上一般人聽着還怪生疏的，牠僅僅成立了一年多，歷史還很短，無怪乎很少有人知道了，可是牠的內部組織很健全，未來的發展正堪期待，因婦女們又開拓了一條新出路，我們怎能漠視了牠，願意把牠的內部情形介紹給一般讀者們。



校址在新平路

牠處於西城寂靜的一角，穿過大六部口進入新平路南頭，便可看到矗立着的嶄新的洋房，地址很廣闊院裏樹木是那樣的多，顯得蔭蔭的，記者去時正是下午，踏進院址顯得肅靜而舒適，除去偶而聽到鳥鳴外，直覺寂得沒有一絲人聲呢！由傳達後會見了該院負責人之陳增志先生，得到了如下：

成立於卅三年五月

該院係附屬於華北交通公司組織之下的。目的在培養一般公司中的中國女社員成扶輪學校的學生，使她們能夠多知道一些社會組織，能夠再充實一下她們本身的能力，不但能夠擔當起她們自身所負的任務，在必要時更欲使她們能負起一般公司中男子社員所負的職務與任命，這便是該院成立的目的，於是便在去年五月成立起來。

如今全院只有一班學生，人數有卅名。她們是來自不同的地區，如天津，徐州，開封，太原，石門和張家口濟南等地因為剛剛成立的關係，投考的很少，大多數是由鐵路方面介紹，推薦在社成績優良的儲員，送到北京來受訓練，現在該院這班學生是本科事務科，她們預備踏入這個門檻要經過一番考究的。必須要合乎幾個條件：

第一：為該社社員，
第二：身體健康無病，
第三：在職成績優良，
第四：要有良好的品行，
第五：能吃苦耐勞，

能合乎以上的條件後，即由該地鐵路局推選再集合北京做總審查。因為選擇的條件過苛，雖然各地公司推選的人多，可是事實上容納不了如此多的人，於是有的不得不被淘汰下來。

踏入這個幸福的所在後，便不得不一變以前的職員生活而從事於緊張，刻苦的學生生活了。

她們在這短短的一年受訓期中，要學習許多課本，要吸收大批知識呢。要學習的科目有：修身，國文，史地，音樂，珠算體育，習字，此外尚有專門技術的授與，其中包括有文書，會計，鐵路，厚生，按語和日文，她們是怎樣的專心於其學業啊。

學生的年齡都很輕，大都是十四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的女孩子，剛剛由小學畢業出來，家庭經濟的支拙，阻止了她們向上求學的雄心，可是又不甘於家中閒居，不事生產，白白消費了寶貴的日子，於是託親友們介紹，踏入社會圈，走向了職業的路，一旦在華交裡找到了儲員位子，她們是怎樣的欣幸啊：可是如今又有了這麼一個好機會使一些在職成績良好，做事認真的女孩子從儲員崗位走入了學校圈子裏，使她們受到高深的教育，一年後再度到社裏服務時便是以僱員資格享受較優待遇了。

衣食住免費另給津貼

在校的學生，都與社裏儲員同樣待遇，比如她們所穿的制服，冬季深藍色，夏季淺藍色都是由校方發給。每天三餐，早晨有稀飯，午飯晚飯是窩頭或者是饅頭，佐食的菜蔬如菠菜白菜之類，在這樣生活艱辛的日子裡我們還能再苛求什麼樣考究的食物呢。

校方特為預備宿舍，地址在東夾道，距離學校很近，內部設備得非常完善。三人一間房，每人都是同樣的鐵床，此外每人尚有一衣服櫥，一小書桌，在課餘之暇，她們常是同幾個要好一點的小姊妹們玩玩球，唱唱歌，談談心，生活是寧靜而美麗的。

校方不但供給了她們衣食住，此外每月支給她們每人六百數十元的津貼和一百五十元的零用，她們在校不但得了寶貴的技能，更是生產的一員，怎不叫人欣羨！

每天早晨七時起床，稍事盥洗，用完早點，便到學校去。九時半開始上課，午間休息一小時用午餐，下午二時十分又開始上課，到四點四十五分，下課後，一天的功課就算告一結束，可是她們還不稍事休息，回到宿舍後每天還有一小時的自習堂呢。她們每天都是生活得緊張而富有趣味。

（下文續在一九頁）

徵文揭曉



我最討厭的女人

零誌

每一個人都有她自己的傲慢和偏見，由此便產生出對他人愛和憎不同的觀念。依照筆者的偏見以爲女子之可敬愛應在於體格健美，思想正確，有溫和的性情與安靜的態度，有濃厚的感情和趣味，是一個正常女人底形態。至於難以引起個人好感的女人有以下五型：

一，女學問家——有學問是可敬的本不討厭，所可討厭的是自認爲大學問家的女人們，這類女性大都是受過高等教育或在家讀過古書的。前者自認爲是女學士，後者自以爲是女才子，她們無論對同性或異性都有一種優越感，逢人論政治，談經濟，言國事，說掌故，吟詩句處處表現自己博學多才。殊不知學問是內向的發展，言行是外向的表現，如果內在的修養不足而外向的表現過於誇大或不當時就難以引起人的好感來。

二，女演說家——多言是煩人的，演說家是可厭的，而女演說家尤其可厭，依她們演說的性質大約可分兩類，一是家庭瑣事廣播者，一是政論家。前者是家庭教育不足，後者是表現欲過盛，如果你遇着前者她會在十分鐘以內由與丈夫拌嘴說到鄰部糧和廚房瑣碎子，她只管她言所欲言，未曾想到聽者是否情願聽是否喜歡聽。後者則是知識女性的悲哀，她們常以安大的態度向人們侃侃而談，口若懸河滔滔不斷的發表偉論，自以爲孔孟復生，秦儀再世，使無識者見之目瞪口張，有識者聞之驚耳駭心。而自己却忽略了自己是一個缺少「無言之美」的女性。

三，女表情家——由於近代電影話劇之影響致使一般青年女性的日常說話舉止都影劇化了，其實中國的言語是不適於用過分的表情來幫助的，只要說話的時候能夠柔聲怡色，話的內容有意識，有組織，有條理，便可謂盡言語之能事了，但是這一般女表情家則不然，她們的每句話都像在念台詞，甚至於暖氣都不用自然的聲音，伴隨着運麗會再用一些矯揉造作的態度來表情賦「雖矣哉」，夫咬文嚼字搖手晃腳既不足以表現嬌美，又不足表示禮貌，如此假活潑之可厭反不如眞呆板之自然。

四，老妖怪——據說女人的青春最短促由十五歲到二十五歲，此後便容顏日趨衰老，不能像年青時較好了，從而亦不適於過分裝飾了，所謂老妖怪也者，即是忘却了年齡與裝飾的諧和性。老乃是生理上的自然現象，並非罪惡或羞恥；但是她否認老，而一味的用濃厚的脂粉，鮮艷的服裝，把自己一個四五十歲的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如此的愚蠢，只能欺自己的心，而不能騙他人的眼睛，遠望之粉白黛綠，近觀之令人作嘔，如此的老妖怪不僅可厭亦復可憐！

五，假男子——男子而稱假，當然不是假的，而是由一般心理不正常的女性把自己裝飾成的男子。這類多是年長獨身從事社會活動的女性或舊式家庭生活富裕的老姑娘。本來女性有一個普遍的錯誤心理即是以爲作男性圓是便宜（在女伴互相調笑時常是搶着充男子站上風的）。這一般年長而獨身的女性既然抱定不嫁宗旨，索性就忘掉自己是女人，於是一切言談舉止，衣著：都摹倣男子而成爲偽男性，新式的是西服褲子大皮鞋，舊式的是長袍馬褂，短髮而雄步，嘴上有鑲金而無鬍鬚，很容易使人誤會是中性或宦官之流。其實我國古時的巾幗英雄亦不乏其人，但是英雄僅管英雄，並未忘失自己本然的巾幗氣質，試看古詩上的木蘭辭，木蘭以一女子而從軍十二年，做着男子爲國效命戰場的事情，而及到她「歸來見天子」「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便顯示出女性本然的可愛氣質來了。既至回到家「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更顯示出木蘭雖作了十二年的壯士，而毫未忘却自身是女人，而失掉女性美。而現代這些假男人的女子，並未作出什麼眞男兒的事業，只是一味盲目的不承認自己是女人，這實是違反自然的可厭現象。

人類是需要生活在嚴厲的批評中才能彼此改善和進步的，所以忠實的批評乃是人類間互相協助的義務而非惡意的指摘。希望讀者們能予以諒解和同情。

下期預告

論婚後知識層女子的缺點　新石

婦女與法律　女律師夏瓊琳

戰時下家庭增產工作　綺璧

神經戰的對象是睡眠，神經轟炸的目標在喚起民衆的恐怖心理！

空襲下如何防止失眠？

雎竹



科學戰爭的進步愈發驚人了，除了可怕的地毯轟炸，戰略轟炸，戰術轟炸……外，現在最時髦的有所謂「神經轟炸」，轟炸的目的不是軍事設施不是工場要地，也不是敵人的軍隊，其宗旨在於對敵人的神經挑戰；多於夜間以一架或二三架盤旋其都市上空，間或投下一二枚燃燒彈，主要作用即在以少數物質而來攪動撼搖大衆的安心，以十數人的凌空飄蕩而來惑亂幾百萬市民的睡眠，此種神經戰的結果，是非常可提的；簡括有下列幾點：㈠使市民不得安心睡眠，㈡使市民患失眠症而直接影響健康，㈢由於失眠及恐怖心理的作祟易使人精神發狂，㈣妨碍一切事業的進展，㈤破壞總力戰的後方補給的圓滑，㈥使人們不得睡眠而減低工作效率……總觀上述可知夜間神經轟炸的唯一對象即是睡眠。

空襲頻繁的現代患失眠的原因有兩點：㈠因爲過於担心空襲的可怕而感染了恐怖心理，所以使精神失常難於入眠；㈡由於空襲時的精神過度緊張血液流動極快使人不易睡眠，針對着這兩個原因，在幾本日文雜誌（生活科學，週刊朝日）裡，說明了許多補救的方法，茲摘要迻譯介紹如下：

第一法：恐怖心理的養成在於對時勢認識的錯誤與抵抗力的微弱，雖然敵機必至，但我們有完備的防空設施，只要一切合理的待避壕等設備完善，我們絕無懼敵心理，在「沉着」站穩脚步的抵禦下，我們可以安心睡眠了。

第二法：半夜空襲時驟然起床，須注意不可受冷且不上可過於害怕，常常因緊張過度血液上湧致頭部發昏、而足部打冷顫、補救法可於再睡眠時頭部露被外，足部使格外溫暖，亦可很快入眠

第三法：戰時物資缺乏不可期待安眠藥的催眠亦不能希望酒的陶醉，最好是在空襲時極力避免憂慮的疑懼與焦躁的情緒要鎮定安心。

第四法：當恐怖的心情襲上心頭時即刻想到犧牲的可怕，但一想犧牲乃一不平凡的死，留在歷史上光榮的一頁，這些以樂觀代替恐怖的辦法，確實能令人很快的入於睡眠狀態。

第五法：平日儘量少用茶，咖啡，烟，一切刺激性的嗜好品。

第六法：睡眠前應排洩大小便，並且吃飯後少用水，免夜間赴厠影響睡眠。

第七法：睡前不應進食，因胃中過度充滿可妨碍安眠，且腸內氣體太多時亦不易甜睡。

第八法：腦內血液充斥易引夢幻，宜於睡前作柔軟體操使頭部血液導至四肢免呈血管緊張而致失眠。

第九法：躺下後不左右回轉，免筋肉緊張而使睡眠受影響。

第十法：用安眠藥或用酒擦皮膚可使血管擴張，用多則可成嗜癖。

總之：空襲並不可怕，神經戰也並不恐怖，可怕的是我們驚惶失措，可慮的是我們失眠患精神衰弱症！希望大家注意「睡眠」就是我們的原動力，是我們擺流自由的關鍵！

在現下牛乳及其製品缺乏之際來談

戰時育兒與山羊乳

李永陽



—爲紀念健生誕生一週歲將我的山羊乳育兒心得供獻給諸位讀者以如你小寶寶無奶可哺時不妨也照我的方法試行一下—

戰爭的威脅，不但使成人的生活發生了動搖，就是一些缺乳的嬰兒及虛弱兒童的人工營養問題，也無時不在我們腦海中焦慮着，我們爲了培育我們的第二代，希望他們將來成爲一個個強健的國家柱石，所以關於他們的營養問題，與健康增進，幾乎變成作父母者的責任上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是前年的秋季，我的小孩—健生—誕生了，他給我們帶來了快樂，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憂愁，就是他的母乳分泌過少，且經過數日這一點也不分泌了，經過許多催乳療法，毫不見效，於是他已不能享受母乳的幸福，而陷入人工營養中了，當時市售牛乳太昂，代乳粉又粗惡不堪應用，於是作者就本諸在校學習小兒科之育兒知識，來試行山羊乳育兒之研究，至今爾已一載有餘，不料得到了意外的收穫，故敢將這一年多山羊乳之育兒心得供獻給諸位爲小兒無乳而憂慮的讀者們。

山羊乳的四大特色：

一，山羊之自宅飼養簡便易行，且能分泌多量之新鮮乳汁。

二，山羊乳房部分較牛清潔，且對結核病有高度之免疫性，故其乳汁無被細菌汚染之危險，小兒不致發引起結核症。

三，使用時消毒簡便，雖稍遲緩，亦較牛乳爲完全。

四，山羊乳之價格低廉，且營養價較牛乳爲高，小兒對之消化，吸收亦易。

所謂山羊乳貧血：

不過使用山羊乳有一個缺點，就是食用過久時，易使小兒陷入慢性的貧血現象，在醫學上特稱爲「山羊乳貧血」，可是這種現象不是必然發生的，有些小兒雖常用山羊乳，並不現出貧血症狀，這往往與嬰兒的體質有關，就是一旦發生了這種現象，多對身體無大妨礙，作父母的也不必大驚小怪，求神問醫，假如我們與以適當之添加飼料，也可以避免或是矯正此種疾弊（後述）。

山羊乳的營養價：

山羊乳之蛋白質，脂肪，均較牛乳優當，其所生之熱量亦較牛乳爲多，今將其同人乳及牛乳之成分比較，列表如下：（每一升中之含量）

乳汁	蛋白質	脂肪	乳糖	鹽類	所生熱量(卡)
人乳	一〇	三五	七〇	二・〇	七〇〇
牛乳	三〇	三四	四五	七・〇	六五〇
山羊乳	三五	三九	四四	八・〇	六八六

山羊乳之人工營養方法

山羊乳之人工營養法大略與牛乳之育兒法相同，惟當注意者，厥爲山羊乳貧血之預防，今分條列下以資參考。

一，嬰兒降生直後，最好先用人乳，約經三日後再與以山羊乳。

二，其乳汁之稀釋法爲一個月以內用三分之一乳，二個月內用二分之一乳，第三個月到第四個月用三分之二乳，第五個月以後用全乳（即不稀釋乳）。

三，用煮沸消毒法，待其表面有一層薄膜形成即可飲用。

四，添加飼料有糖，澱粉，最爲重要。如小兒發育不良時可再添加脂肪，蛋白質等（作者常以蜂蜜或麥芽糖代白糖，以糯米之濃厚米湯作爲澱粉之添材料）。

山羊乳貧血之預防：

關於此最切要者爲維他命C之添加以菠菜汁，紅蘿蔔汁，西紅柿汁等既便宜，又佳良，又維他命B_1可抗小兒腳氣，維他命B_2複合體，不但能促進小兒成長，且近來經諸學者之研究，證明其中尤含有一種抗山羊乳貧血因子，故較之B_1尤爲重要，此二種又同爲維他命B複合體，含於乾酵母，卵黃，牛肝臟中，作者常用牛熟卵黃每隔兩三日，與之一次。

山羊乳的育兒效果：

今將我一年來山羊乳育兒的成績列後：

一，體重增加：一週歲時之體重爲八七四五五克（正常哺乳兒爲八七三五克，故較哺乳兒之體重並無遜色，反稍有增加。

二，全身狀態：顏貌快濶，神光活潑，皮膚滑澤，肌肉豐滿，且睡眠良好，並無貧血現象。

三，消化狀態：每日最大便一次，無消化不良等現象。

總之：山羊乳不但是戰時唯一的育兒飼料，並且在平時也是最經濟，又高尚的牛乳代用品，可惜一般人祇知濫用牛奶及代乳粉，而將這最富營養的山羊乳忽略在腦後了！

喻熙傑夫人訪問記

「工作是最高尚的娛樂」喻夫人說

雖然連日來天氣一直是陰霾霾的，但是畢竟是春天了，上午十點半鐘，記者迎着習習的微風向西行着，全沒有覺到一分寒意。在二龍路西路南的朱漆大門前，停了車，那是新民會副會長喻熙傑氏的公館。記者叩門，向僕人說明了來意，便被引進一間很簡樸的會客室裡。

會客室裡，北壁懸着故汪主席贈喻先生的照片，東壁掛着大千弟子張氏兄弟的畫虎，西壁有蔣兆和為喻先生的畫像及革命先烈胡漢民氏為喻先生的對聯：

樂有賢妻同報國
早工詞賦不名家

記者方在凝神注視這秀挺蒼勁的字體，喻夫人吳家淑女士進來了，彼此略作寒暄，便相對坐了。

喻夫人衣服很樸素，只是一件格布棉袍，一件短毛衫，一雙平底鞋。說話很快，表現了心地的爽朗。尤其態度的誠懇和藹，使我立時感到無限親敬，所以，只是片刻的拘謹，就彼此若家人似的談起話來。

喻先生每天九點半鐘是按時起床的，喻夫人八點半便起來，因為要親自為喻先生打點衣服，準備早點。喻先生上班去之後，便該料理家務了，吩咐僕人們工作，監視厨房的菜蔬，有時還親自到菜市去買菜回來，為了特別注意菜蔬的新鮮。有客人留下吃飯，總常常親自到厨房去檢點。所以，一天到晚，到外面去應酬不必說，在家裏，一直忙得不能歇歸。

「一得機空閒，讀讀書報，那簡直覺得輕鬆極了！」喻夫人愉快的說。

「那末娛樂場所恐怕不能常去吧？」

「是的，忙起來什麼都不想了，我常說：工作是最高尚的娛樂。」

「工作是最高尚的娛樂！」記者重復了一遍，感到了自己面前呈現了偉大女性的典型，因為，工作，工作早已被許多貴夫人拋棄了！記者興快的說：

「喻先生是中國國民運動的指導者，喻夫人倒也是中國時代婦女的表率！」

「那可當不起，當不起！」喻夫人謙虛的說着，又殷勤的讓我吃茶吃糖菓，同時又抱歉的說：

「您穿得衣服得薄，這客裡暖氣也沒放——。」

「不冷，不冷！」本來不覺冷，這時更感到喻夫人關心的熱誠話語的溫暖。

這時，七歲的孫女小少蓀推門進來，彬彬有禮的向記者鞠躬，說是有客人來了，記者便就此告退，喻夫人直送到大門外。

迎着習習的初春之風向東走着，心中還不住的明唸：

「工作是最高尚的娛樂！」

夫婦意見的測驗

（參）

夫婦們對於家事處置的方法，往往是意見分歧的。這對於結婚生活很是不利，這裡有幾個問題，你可以加以自詢：看看你的程度是怎樣的。

每一個問題的答案，共有六種，解釋如下：

一代表每次的意見都是相同的。

二代表差不多每次相同。

三代表有時相同。

四代表時常不同意。

五代表差不多每次不同意。

六代表每次不同意。

（甲）對於家庭經濟的處置：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乙）對於消遣方面：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丙）對於宗教的信仰：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丁）對於情感的流露：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戊）對於朋友的意見：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己）對於兒童扶養的意見：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庚）對於桌上的儀態：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辛）對於習俗的見解：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壬）對於人生的哲學：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癸）對於親屬的交往：

一〇二〇三〇四〇五〇六

在進行的時候，你可以把自己的準備答案，在某一個字上圈上一圈，然後把圈過的數目字加起來。總共的分數，可以照下列的標準，實行一個比較的：

得分在四十至六十之間：所得快樂的分數〇分

得分在三十至三十九之間：所得快樂的分數一分

得分在二十五至二十九之間：所得快樂的分數二分

得分在二十至二十四之間：所得快樂的分數四分

得分在十至十九之間：所得快樂的分數六分

得分在十至十四之間：所得快樂的分數八分

怎樣選擇理想的對象

高日昇

不論男人女人，當他們剛由人生的幼年期踏上人生的成年期的時候，他們的心理和生理便開始了最迅速的發育變化，心理狀態的改變也還顯而易明了：這時候，幾乎都要想覓一個好伴侶，也就是極度需要一個異性來安慰；遇着一個異性，便常常去注意他或她的身體各部份，若使對方的年齡或其他是很合乎個人理想的，這就用了種種的方法，如服裝和動作來引起對方的注意，希望因此而獲得一個親密並能合作的對象。

但是，在這個時期裏，也是青年們的最危險的時期；因爲有許多意志薄弱的人，往往不能駕馭感情，使之屈服於自己的理智，以致理智會被排斥於自己的心靈之外；一旦到了需要異性愛的時候，便盲目地追求而遺忘了選擇，盲目地去渡着戀愛的生活；等到日久發現了對方的缺點，却已生米做成熟飯了；那時候，不但個人遺恨終身，就是對於家庭的幸福和事業上都能受着很大的影響，我們青年能不慎自珍重嗎！

但是，我們挿身青年羣中靜細地致察一下，在這茫茫人海裏能有幾人是眞以高尚的態度去選擇對象呢！幾乎都是帶着金錢或美色的眼鏡；雖然「愛美」和「享受」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但這總不可能維持長久，一旦年老色衰或家產蕩盡的時候，也就是愛的幻滅時期；還有一種人是專以黃金做擇配標準的，男人娶的並不是可以安慰自己的女性，而是沒有溫暖的金塊；女人嫁的也不是可以寄托終身的男性，而是變像的「儲蓄銀行」！像這樣的愛情，以金錢來要意購取，又可以像顧客選購的那種方式來應付對方，由於這種裝潢了欺騙的私慾而獲得了的對象，是不是可能和自己相守終身呢！所以，我們應該徹底的擯棄了這個卑劣的觀念：而反省一下自己愛人和被愛的動機，是否確立於純正坦白的立場上！

綜合起來說，選擇理想的對象，對於對方的人格，思想必須經過長時期的友誼注意，我們需要的是雙方的情投意合，而既可不是專事覬覦對方的家產；對於戀愛，我們應該知道所需要的是對方的全人格，而不是需要對方所屬的所有物；要明白，在戀愛的時期裏，理智就是一根操縱的韁，能駕馭得宜，是不難獲得一個良好對象的！

在這新舊時代交替的現在，假使沒有正確的「選擇觀念」，僅知道胡亂地戀愛，而又胡亂地離分，將終身婚姻大事，當做兒戲；這種錯誤觀念若不設法改革，而要想尋求家庭的幸福，不是完全夢想嗎！

可是，怎樣去選擇我們的對象呢？普通是這幾個。

第一不可盲目地追求而不加以選求，

第二要擴大你接近異性的機會，

第三要正確地致察對方的優點和缺點。

經過這三種原則的致選而獲得的伴侶，總算一切都合乎你的條件了，那末再把你純潔眞誠的心交給對方，你們的終身也就使有快樂而沒有痛苦了！

（本文接自二一頁）

居婚姻（Matrilacal Manage）或父居婚姻（Parllacal Manage）幾個名稱，分辨清楚，方能對於母系家族眞正的意義，把握得住。因爲純粹絕對的與完全的母系家族，在現有的事實內，早已絕跡。現在所有的母系家族，多少全帶點父系家族之成分。若不採用以上的分辨法，勢必容易發生錯誤，譬如Codrington本是美拉尼西亞一帶的實地調查家，他在Solman Islands附近，San Cristovale一帶，住過許多年。他的美拉尼西亞語言（The Melanesian Languages oxford 1885）與美拉尼西亞人（The Melanesians oxford，1891）兩書，乃是民族學界兩部名著。然而他都認爲美拉尼西亞社會，特別是其家庭制度，乃是父系制的。但是在Codrington調查之後，又過了三四十年，另一位調查家，服克思（Fox）氏則反其說，而認爲美拉尼西亞人的家族制度是母系制。但是他曾附帶說，在以下的特殊情形之下是父系制。

1，在酋長的氏族以內。

2，就是在酋長氏族之外，關於秘密團體內「爵位」的繼承亦是父系繼承制。

從此可以證明（Codrington的錯誤是由於他所接觸的報告人，是屬於酋長的氏族以內的，或者是該報告人，對於他所發的問題，並未瞭解清楚，因爲「爵位」的繼承是父系的，故言該族的繼承制度是父系的。鄭此之錯誤，瑞沃斯曾舉出多種。今不暇一一介紹。然而從以上的敍述中，亦可看出我們所說的「母系家族」其嚴格的意義，是僅指着親族的繼承（descent）爲母系的一切家族而言。故與一般母權論者所想像的母權家族（Matriarchal Family）絕不相同。而母系家族之眞正的意義。亦可從此而得一確切的認識。



蛻變

星霽

文霞：意外的接到你的信，真使我高興極了，得知你的生活是那麼美滿，那麼快樂，這值是應該替你慶祝的。你責備我不給你寫信，我承認我應該受罰，不過我相信你一定會原諒我的，假如你知道，我近幾年來的生活狀況，是如何的奔波勞碌呀！

每當我回憶起我婚前那消遙黃金般的歲月，不禁總是有依依之念，那時我無論作什麼事，或是到什麼地方都任憑我自己的意想，毫不拘束，我不必向誰申訴，也不必向誰解釋，我知道一切事情都是為我打算的，也沒有人批評我，在這個小範圍之內，我是造物之主，我可以支配一切。我的職業很清閒，所以還有很多的時間寫作，我的同學們和同事們，誰不羨慕我自由呢！

自從結婚以後，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我的腦筋完全被家庭瑣事所佔據，我明白了組織一個家庭的複雜，米麵油鹽等都得自己去操心購買。四年之中，兩個孩子呱呱墮地，由他們身上，我又得了許多新的知識和經驗，我深深的明白什麼叫做水痘，百日咳，麻疹這些病狀。每逢他們有發熱，或是什麼不舒適，我就感覺好像病在我身上那麼疼痛。有時為了他們有點小病，我只顧小心撫護他們，竟能一連數夜，不去安歇，雖然如此，我從來沒有一點怨恨，也不感到疲態。

一年前，克生除去教書之外，還在機關裏，充任一個小職員。不幸得很，當他們新官長就任的第三天，克生就宣告停職了。雖然公事上批著『以後另有任用，』的字樣，這不過是官面文章而已。我不得不着手先把家庭的開支緊縮一下。第一步，我並沒有徵求克生的同意，就把女傭辭退了。克生知道我這樣作，他很埋怨我作事太不加思索，為什麼那麼快，就把用人辭去。我把我的理由，解釋給他道：「她每月所拿的工錢，不過幾十元，可是她的食糧，是個大問題。若是算起來，也是一筆大開支。過去的時候，克生由機關裏面領的食糧，就足夠她一人吃的。」克生也覺得我作的是對了，同時又怕我吃不了苦呢！

女傭走後，我便開始學習生爐子，洗衣服，煮飯，這些瑣屑工作。最初幾天，每次生爐子，總要試三四次，煮飯也常常焦在鍋上。因此我感到我的知識太不夠。甚致有一次，當我把爐子又生滅了的時候，不禁出聲大哭起來，却驚動了鄰居的李太太，她過來幫我把爐子生好，並且安慰我一番道：「生爐子這件事，並不需要有什麼知識，你試想，在根本沒有知識的那些家庭中，那一個主婦不會生爐子呢？失敗是成功之母，多試驗幾次自然就會了。」聽李小姐講過之後，我聯想起當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父親常常對我們說：『書本上所說的，是不合實際的，實際的生活，完全是由經驗，才能得來。』那時聽了這句話，雖是茫然似不能了解，也說不上相信。那知到了今日，身臨其境，才深深的領悟了。

經過兩個月的訓練，我對於家庭中的一切工作，都作得很習慣而又純熟了。可是那兩個月中，物價的飛漲，又使得我們的生活難以維持了。於是我又作更進一步的計劃，自己也要出去找個職業，掙錢來幫助家用才好。我東奔西跑的託了許多朋友，替我幫忙設法，果然就補上一個公務員的缺。每月的薪金雖不多，可是每月配給麵粉一袋。這是我們所最企望的。

當我做公務員之先，家中又遇到難解決的問題，就是我上設時，兩個孩子沒人照管，經過數日的考慮，才想出一個比較妥當的辦法，決定把大孩子小寧送到附近幼稚園去，到那裏又有師長教管，又有同學和她一同玩耍。但是當報名時候，既不是寒假，也不是年假，學校照例是不收新生的，我為了急於要解決這個問題，曾親自去和那幼稚園的校長接洽過兩次，無論如何，校長也不肯答應學期中間入學。沒奈何祇好又去託人情，委曲婉轉的託了一位面子大的朋友去斡旋，結果當時就交了學費，第二天就可以入學了。其實小寧的年齡，剛過了三週年，並沒到入學的年齡，因為身材長得高些，就給她虛報成五歲。若是本着良心來說，做父母的這麼早送她到學校去，實在太對不起她，不但對她沒有好處，恐怕對於她身體的發育會受些影響的。文霞，你要知道，人在沒有辦法的時候，理智是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事實上祇有昧着良心去作。嗳！小孩子生在這個時代，讓他們也為家庭犧牲一點吧！

大孩子的問題解決了，又該安排小孩子，西鄰水果販有個小姑娘，名叫阿鳳，年紀約有十五六歲，每天在家作女紅賺錢補助家用，我就去同她母親商量，當我上班的時候，叫阿鳳把活計拿到我家來，一邊做活，一邊替我照顧照顧孩子，阿鳳的母親很願意。

去年三月十五日，我就開始公務員生活，每天早上起來，便給孩子，作早點，餵孩子，然後才去上班。

從我家到公事房，是不通電車路的，若是坐洋車，那麼把我所有的薪金全數都充作車費，最多能夠坐個月用的。因此我來往都是步行着。當我上下班在路上走的時候永遠是目不暇給，恨不得身上能夠插翅，一步飛到目的地。每天上班下班的這種機械般的生活，我沒有時間去找自己的娛樂，更沒有時間顧惜自己。我就願去過生活掙扎，結果造成把我從內向的人，變成向外的人的奇蹟，在這過程中，我培植了自我的訓練，這完全是沒有料到的事。再談吧！願你永久快樂！

圓芬上三月二十日

生日

綠霞

這一個星期日，是自已的生日，生日原來不過是個人出生的紀念日，本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我們這個簡單的家庭，一向是平靜無事的——這裏所說的平靜，只於就是沒有特殊的事故，並不是生活富裕，一點沒有憂慮的意思。因此，我們夫婦，甚至我們的女孩子的生日，也都不完全是小事了。其所以然的原因，也不是沒有一點理由的。

說起來，我們是頗有幾家親戚朋友的，朋友倒無所謂，大家廝熟了之後，脫略形跡，無話不談，用不着神氣活現的裝腔做勢，此即所謂知已朋友。假若有了這種關係，彼此間對於無謂的應酬，人情份子，都可以在相互諒解之下，一概豁免。儘有的是二三十年的朋友，誰也不知道誰是那年生的人，做生日就更談不到了。其以做生日爲名，請客湊趣，或是屬員爲上司等等，當屬別有用意，則不在此限。

普通人如我們，像這種往還，大致出於親戚之間，對於其人的人緣性情，也許全不瞭然，却把他的生日八字記得爛熟，某月某日是某宅某人的生日，提起來可以歷歷如數家珍，有這種特殊技能，在我們親戚裏的太太們中，是頗不少見的。若是不願意費腦筋去記，就分別記載在一本「生日備忘錄」內，以便隨時查閱。這種簿記原沒有特別的名稱，不過像女太太們喜歡雅緻，按家逐人記載着，「生日備忘錄」這名稱，不過是我的杜撰而已。不幸你若是名列別人家的備忘錄中，而你的記憶力欠佳，又缺乏此種特殊設備的話，對於親戚家中的喜慶大事，不免鬧一笑話，有失周到，那麼你將爲衆親戚所指摘，乃是必然的事。

我們的親戚家中，頗有幾家是人多事多的，如老太太做生日，小少爺滿周月，少爺娶親，小姐出閣之類的事，倒是不斷的舉辦着。各家親戚，統計起來，每月都可以有幾家辦事，疏遠一點的，不過以請帖見召，更親切一點的則親身來請，你就是想故意裝着糊塗欠禮而馬虎過去，其勢也有所不能。而且這類事情，實在比欠債還來得凶，到了那天，決不延期，尤其不能因爲自已沒錢而臨時向主人道歉敷衍，那怕你當了被子，也只好如期驅車前往，苦在心裏，笑在臉上，直到酒闌之後，在夜風中夾回來，沒有被子取暖，那滋味只有你自已知道。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家裏雖然一年到頭平靜無事，但我們却常常在別人的喜慶大典中做陪客，因此，承親戚們的盛意，就把我們的生日，當作禮尚往來的目的。這樣一來，我們的生日，才成了比過年還重要的大事了。

生日以前約三四天，寒舍中上自主人下至女傭小孩，就開始忙亂起來，我家本是名符其實的寒舍，家裏只有一個多年的老女傭，舉動已經很龍鍾，爲了無家可歸，我們又雇不起臨時的幫傭，於是就用她來看門，購備一切，同時我們的破舊桌布床單等等，都須臨時補綴，因此只有早早開始準備了。打掃屋子，倘留客膳，萬要床單窗帘桌布枕套等等，完全洗滌整理一新。總之你預算裏，如照例那家要全家舉至，那家闔第光臨，攜帶公子小姐幾位？僕婦奶媽幾名？皆須加以精密的計算，務以寧濫勿缺爲原則，如其預計未周，準備不足，則臨時難免會鬧出那時的笑話。隨後定桌餚，借桌椅，添碗盞，買乾鮮（乾鮮果品），諸事齊備以後，再細一算，自已所有的錢，不足應付，只得找朋友去東挪西借，款到來到，靜待吉期。至於大家添衣服，換鞋襪，理髮修面，則須觀款項充足與否，臨時決定。

是日黎明即起，上下動員，灑掃各處，房間院角甚至廚房廁所，完全重新打掃，收拾停妥之後，大人小孩，開始洗臉更衣，依次打扮齊整，然後佈置壽堂。所謂壽堂，雖不過即以蝸居臥室之外間臨時對付，但亦必須案陳香爐，高掛紅紗，鮮果糕乾，羅列滿前，具體而微的像個樣兒才行。須臾，嘉賓來到，女傭隔門通報之後，舉家恭迎，一陣寒暄之後，行禮如儀。在午餐以前來者大抵是至親，特地提早來到，意思是要替主人幫忙照料一切的。不過客人終於是客人，你總不好意思丟下客人枯坐，尊假替你招待別人，而自已去養養精神，也就只好先招待諸位招待員了。午後，正是陸續來客之時，長輩來到，你得給人家磕頭，比自已年齒稍低的，給自已磕頭，一面還禮，一面道謝，給人一份，還須折扣。行禮已畢，男女小孩分別就座，各歸各防，枯坐自是無聊，於是打牌者組織集團，聊天者各帶知已，客人陪客，其殷勤周到，較主人毫無遜色。此時大可躲在一旁去略事喘息，忽然，哇的一聲，院子裏的小客人羣中，忽然起了糾紛，尤其不幸的是雙方都是客人，並沒有自已的孩子在內，無法施展家長的權威，可是你又不能不出去務

團解紛，才一出面，就嚇的一下全體包圍了你，哭訴者有之，報告經過者有之，絮絮叨叨地說着閒話的奶媽女僕也有之，於是，鐵嘴子是孩子，尖嘴子是老媽，衆聲齊發，雖然你是個精明的法官，也聽不清這場官司的因果，你又是主人更不能判斷誰是誰非，只好不計曲直，一律獎賞有加，但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任你舌敝唇焦，也會全然無效。最後靈機一動，才想出一個好主意，立刻把預先藏在櫃裏預備隨時補充的糖果餅乾，拿出來按名實行配給，一場糾紛，才立地解決。不過，困難的是小朋友爭先恐後，此爭彼奪，大者當前，幼者落後，分配設有一點不能平均，二次戰爭立即待機而發，只好用點名的辦法，一一分配，一場風波，才宣告平息。

正在這時候，厨師傅報告菜已擺好，請來賓入席，男女客人與小孩，各自分席。小孩子不懂得禮節，又有老媽們照顧，圍坐之後，舉箸即吃，老媽子立在背後，藉着照顧小孩的方便，也乘機塞來解饞。其中沒有自用老媽的，就由我們的老女僕，臨時伏侍，於是小孩子吃飽，老媽們也就大快朵頤，滿意而散。

最難辦的是大人，尤其是女客人，一請入席，紛紛起立，此推彼讓，誰也不敢僭越，拉拉扯扯如臨大陣，這時候要想排解這種難題，實在大不易易，任你急得出汗，也只有暗嘆徒然而已。直推讓到酒燉菜冷，才不得不序齒分尊，在一面道謙，一面推讓聲中，欵然就位。才一坐好，又重新起來爭着酒盞，依序敬酒，此敬彼回，還是禮尚往來的原則，於是，觥籌交錯，杯倒酒流，這種熱鬧的場合，真足以使得你眼花繚亂；那些你所不懂的殷勤周到的禮數，又會使你慚愧得手足不知所措。至於男客方面，倒底比較爽直，早就五魁八馬的划起拳來，輸贏一分，嬉笑隨之而起，那桌隣座相應，大有繞樑三日不絕的情勢。正在這時候，茶房走來上菜，這邊男客划拳之際未絕，那邊女客佈菜之聲又起，玉腕齊伸，瓊匙相遞，送往迎來，叮嚀頻頻。諸位女客在細嚼慢嚥之餘，彼此細敘家常，討論物價，東拉西扯，滔滔不斷，幸而茶房知趣，加速上菜，雞鴨魚菜，才驅退了諸位來賓，在杯盤狼藉之下，大家離位。回到內室漱口洗臉，重整芳容，女客是到了什麼時候，也忘不了禮節的，在謙讓之中又費去了兩個鐘頭。小孩們鬧得東倒西歪，媽媽們才興盡告辭，立刻奉命依次僱車，隨後老媽賞錢，小孩壓香（據媽媽大全所說小孩夜晚行路，必須持香沿途叫乳名，以便引導其魂魄完全回府），開發車錢之後，恭送如儀，鞠躬者再，這頭等三，直到人影車影全都不見之後，才算盡了送客的責任，一批接一批的送走大部，厨師付也向你告辭，清算賬目，檢點杯盤，暫時以明天清算的諾言，婉謝厨師，才打發走了厨師付與茶房。

隔一個鐘頭中，不想打牌的客人又起了紛爭，贏錢的人，以主人累了為辭，急於要走，輸錢的大不甘心，雙方相持，唯你是問，你自然不能得罪人，咬着牙換出興奮的臉子與人家應敷而散。如果其中有人必須回去，你得拚命去湊那一手，你心目中還是厨師付交給的賬單上的數目字，輸贏自然是沒問題的事。牌散了之後，客人完全走去，這時光鄰家的雞已經喔喔的叫起來了。

第二天早晨，對於昨天枉駕的客人，挨拉挨家，通電話問訊，打聽老太太小孩子們回去後的安寧。其後分別送還各處借來的桌椅等用具，這時再看一看自己收拾得乾淨齊整的屋子裏，花生殼、瓜子皮、烟頭菓核，鋪滿了一地，院子裡小孩屎，大人痰，攤着各處，你不當新妝台又怎麼辦？於是，眼睛看着金花，耳朵響着汽笛，帶着累得餓了神的老女僕，又開始了第二次的大掃除。這時候生日過了，什麼事都沒有了，你計算一下用去的錢，大約超過了你所預備的二分之一強。正當爲難，老媽子也叫你算賬，要發用去了的她一天所得的賞錢，老媽不會筆算，又不相信你的筆會能把她的賬算清，珠算尤其不行，只能心算，或用指算，算了這筆，忘了那筆，反來覆去，也算不清到底是多少錢？但憑你心裡冒火，算來的結果，揩去八毫，也得耐着心由着她去算吧，好容易算清了賬，只要你允許多付一點利息，萬幸尚還能暫時欠着。但是茶館的錢可不能如此簡單，一年之中照顧他們最多不過兩三次，他們對你沒有信仰與希冀，記賬是決不可能的事。只好翻箱倒櫃的深搜搜尋，就連最低限的背箱鄰居們送到當舖去，難關才算是平安度過去了。在第二天過去以後，該是開步的日子了，各位來賓的住址，分散四城，只能用歸納的方法分為四路，東西南北，繞遍各城，完成這項禮節，又非三四日之力不爲功呢。

在結束此行之後，過生月的大典，在如此隆重而熱鬧的情形下過去了，在熱鬧過去之後，當去的東西不必說，無論如何總還有十八個月的保險期，唯有借朋友的那些錢應該怎樣設法子償還，倒是我目下最大的難題，至今還沒有想出妥善的辦法來呢。

三十四年一月二日改寫作

職場生活素描

章珠



說職業女子是「花瓶」嗎？我不相信，從我未入社會到已入社會我一直的不相信，是不是男職員們在辦公室中無事可作發憤品茗之餘而對同事編評是非所得的快意的發現！！認爲是點綴，認爲是精神調劑物，那麼男職員們整日無所事事談論賭經，談論鑼鼓的也大有人在，難道這些爲國家之棟樑的男子漢大丈夫就沒有人稱他們爲裝飾的點綴鏡頭嗎？我懷疑痛！

記得我初做事時膽量非常小，對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趣味另外還藏伏着一種多疑膽怕的心理，總疑心別人在說我做的不好寫的不好，我想這也許是每一個女孩子初入社會所共有的心理現像吧！

當我第一次接到一個公函稿要我抄寫的時候，說不出來的惶恐與擔心，一邊在想：「我的毛筆字見得人嗎？人家會笑話我這幼稚的字體吧！」我小心的用毛筆寫就交給主管人，提着心，生怕他當着很多人面前批評我寫的拙劣，直到在他臉上尋不出不滿的神色而意外竟聽到稱讚：「寫得很好，不錯，下次公函無須乎這樣工整」，的時候我緊張着的心始慢慢的安定下來，我想起當年暑假時母親逼着我每天寫八行小字的情景那時是滿心不高興和無奈，而現在卻用着了！

也許是因爲生性不慣說謊的關係，我總覺到事情愈漸加多差不多本股得關同人的事情都要零碎的分給我一小部份，是不是他們欺侮我？是不是他們因爲我不慣說話，不會提出抗議，故而把責任一兩推卸當給我？我氣有些生氣了，尤其是看着別人吸煙閒談而自己忙得擡頭大汗的時候，恨不得跑回家去大哭一場才痛快，但是我終於忍受下去，直到我要離開那裡的時候，他們驕傲的批評我，一向表面很歡喜的科長居然也說出了良心話，我的心微笑了，雖然我會經過一個困苦的階段，他們總還明白，還知道，我也就算由衷以慰。

我對面桌是一位久經世故的老姐姐，年齡已在三十左右，做事很有經驗，無論對誰都是一團和氣，然而自已卻不會吃虧，記得得僥倖一支筆一本便條都不甘落後，一次，她請假，恰巧她所經管的一張附表要抄出去，我便替她做出來，第二天，她只說：「你替我做了也好，不過，那裏抑一天也沒關係」，我忽然意識到她有些不高興，是怕我做錯嗎？後來聽另人告訴我不該自動的幫忙，她覺得我是討好兒，誠心這過她顯示我自己，天啊！我實沒想到這層，就連當會的一點點都沒想過，我後悔，傷心，而又難過恨我自己缺乏所謂的「經驗」，社會間的事是這般複雜，陰暗，我又明白了所謂的「世故」是只需自己鬥爭的吧！

姊妹們是不是往往感覺到苦惱煩惱的原因是男同事無謂的追求糾纏，這是每個年青女孩子在所不免的事，不過各人觀點不同，因之處理方法也就各異有人喜歡這種苦惱，有人嘗嚐到應酬交引以爲榮！我不贊成後者，過去耳聞目睹若干其結局總是女人被男子所玩弄而至拋棄！

我會遇見過一個很討厭的人——那是一個爲人精幹很能辦事的人，他是上峯的心腹，所以在這個機關裏頗得他最活動，最愛說話，尤其對女職員，時常無話找話嘮嘮不休，使人不勝其煩，我發現他對我表示好感，趨炎赴勢自以爲太多矣，直到發現了一件「禮物」方證實我所疑的並沒有錯，我的性格向來如此，從不願接受我不喜歡的人半分恩惠，一般人太看重了「錢」與「物」的價值，由這上面想換取些甚麼，因之，使我更怯，更有一點恨。

原封璧回後，兩天他沒同我說話，我心中暗笑這樣更好，然而第三天就又恢復了原狀。

「看話劇了嗎？章小姐」「看過這一次預演」「怎麼樣有甚麼批評沒有？」「我認爲大致還不錯」，「上官雲珠在舞台上真漂亮，私底下並不怎樣年齡也大了」，這時一位路處長先生也加入聯話，一時辦公室中大談話劇，更進而電影而戲劇而；……

「這些人我都認識，以前在上海時常和她們在一塊玩，你們誰想認識，我一介紹就行」，又是他在指手劃腳的「章小姐，想認識嗎？現在一般小姐們都想結交些明星演員是不是？」「不？我不懂話劇，不過偶而看看」，「沒關係，認識她們很容易，哪天我請她們吃飯，讓章小姐做陪就是了」「我倒不想認識她們，再說家庭方面也不允許」我搬拿「家」來做擋箭牌，「啡！想不到時代小姐倒有個古板的家庭」，旁的同事替他這句話都吃吃的笑了，我真生氣，「我不願意甚麼時代小姐，所以我倒不覺得我的家庭古板」，抑壓了胸中的怒氣，強使臉上有些微笑而把聲調變得偷和，我總不好意思當面給人難堪，尤其對於這種人我也不願過分得罪他，說完便拿了一件公事藉故離開，使面歸約是一陣笑聲，我的淚幾乎迸流出來，從未受過的委屈如今都讓我忍耐的應付，多麼難啊！一方面要顧慮人言，不明真像的人背後雜免編造，「人言可畏」，雖然事實勝於雄辯，然而到了水落石出人家明白你的時候，你也許人老珠黃，旁人所贈給的怕只是「憐惜」「惋惜」了。

我想女人總是矜持莊嚴一點的好，寧可讓人說驕傲，死板，不要讓人說瘋狂，隨便，再看一看我們婦女界還稱在男性中心社會的表面解放，我們是不是應當負一稱先發覺人的譏評？指導着門的責任？姊妹們！保持多做事少說話的作風吧！爲創造未來永久光榮和幸福，千萬不要爲了私情而犧牲一切！



正常嬰兒的保護法

兒童在心與生理各方面都是未成熟的，所以我們該多注意他們，從前有位希臘哲學家曾說「初生之嬰兒好似被怒潮衝上之水手，天然之勢力將他從母胎中拿到光明的岸上來，此時無衣可以禦寒，又乏言語可以達意，無生存之能力，只可在地上做悲哀之哭泣而已」。

按動物學來講，各種動物方生下時都帶有自立的能力，而與成熟之動物相差無幾，如蚯蚓，魚以及許多低等動物，但人類在兒童時期身體、思想，都與成人相差甚遠，自初生以至於成人須費很多的時間來學習，方能成有用之人，故初生的嬰兒對於美術不會欣賞，對於法律不能尊從，對於言語不能達意，對於哲學而無見解，對於思維而不能領悟，就是身體也不及鳥類，但是漸漸能將美術、制度，言語，意見、思維都能學會此乃為人與動物之大分別，然而人之傳種也很不易，如魚排卵時，則每次能排卵數百個，但人排成熟的卵子只能有一個，而且每年只有十二次排卵，故人的兒童期須要特別的保護。

（一）周身之保護法：初生下的嬰兒第一天當用無菌的油（如蒸過的花生油）來擦皮膚，以便擦去自母體內所帶的胎脂，次日即可用水擦身，至臍帶脫後每日始可放入較小的澡盆去洗，每次洗後以油擦腋下、頸、腹，股膊等處，二週年以內的兒童當每天洗澡一次，但至少每星期洗一次或兩次，在二週歲以外的兒童每天至少要洗生殖器與肛門一次。

（二）口腔之衛生：在六個月以內之嬰兒之衛生不必講求，因為口內之黏膜很嫩，又因正常吃母乳之嬰兒在六個月以後，嬰兒已開始生牙（但有的嬰兒四個月時即能生牙）此時用淡鹽水擦口腔，至一週歲以外可用幼牙刷刷牙，並請牙醫檢查牙之位置是否合宜。

（三）眼之衛生：初生之嬰兒當以棄的硝酸銀液滴一滴在每隻眼，因嬰兒經過母親的陰道，以傳染眼疾，（比如母親有淋病，若不注意嬰兒之眼則能使嬰兒之眼患淋病，以致使嬰兒失明）故每天當用淡的硼酸水洗眼睛。

（四）生殖器之衛生，若是女孩子每天當洗兩次，大便之後，以軟紙自前往後擦，以恐傳染病蟲至膀胱，而使膀胱發炎，若是男孩子當注意包皮是否過緊若過緊則當請醫生割治之最好在臍帶脫下後即施手術，因此時嬰兒對於痛的感覺還不靈敏。

（五）衣服之衛生，實用與美觀是並重的，所謂實用的目的乃是保護體溫，美觀的目的則是使兒童對於裝飾發生愛好，初生的嬰兒只當穿一件白色的綢布衣服（冬日）衣服的開口要在背後，因為穿時容易，夏天只可用白色的薄布做衣服即可，褲子要軟而吸水的布或是用過的舊布亦可等嬰兒稍大時在女孩子可穿西洋式的衣服，男孩子可穿短而肥的褲子，但上身衣服不可在頭，而且日常衣服不必給孩子穿的過多，因恐使自身的抵抗力減少，在六個月以外的孩子即可以穿襪子，晚上睡眠時給孩子要更換睡衣，以使他明白是到了睡覺的時間。

（六）大小便的注意：初生之嬰兒每天的大便次數是二到五次一個月之後每天當有二到三次大便，三個月之後每天當有一次，四個月之後每天當有規律之習慣。

（七）睡眠與休息，假使嬰兒長期的不睡，則知其體內發生故障，如不治療，未幾即亡，A初生之嬰兒在一星期之內除了吃母乳外其餘的時間都要睡眠，B在兩個月之內每日當睡二十二小時左右，六個月內每日當睡十八小時左右，一週歲之內每日當睡十四小時，二週歲時每日睡十三小時，白天中午當睡午覺而且在睡前不可講激烈之故事，至睡時屋內不可有聲音及光，缺乏安臺適。

（下文轉在四三頁）

瓶花怎樣可以持久

人的天性是愛好大自然的，所以住在城市的人，不管經濟是如何的狹小，也要栽花種草點綴著生活，聊藉這點花綠來安慰疲憊了的身心，享受一點大自然的賜與。

在屋子裏，尤其是小姐們的案頭上裝飾著鮮花，盆栽的每天澆一回水，花可以開得很久，假若要是他人送來的，一束折斷的花，把花插在瓶裏很精心的換清水，把花看也覺得很憐惜，可是過了兩天花凋零，就又感到春去易逝，紅顏薄命。

……

挽留花多開幾天，待花顏老了再謝，也許能稍談一點感傷吧？

許多學者或是研究化學的人，就會用化學藥品混合浸漬，可是現在只能看看分子式而已，供給瓶花維久能去找存貨的呢？為了要瓶花持久，只好找簡單易行的方法。

1，勤換水不可使瓶水過多使水分直接於花葉。

2，時常把瓶花置於陽光處曬曬。

3，枝葉斜切用燒化的白臘敷點於切面，用布紮裹，使水分減少上昇。

4，綠闌干類枝葉中間，以免水分由裏面回歸。

5，斷裂的應在用清水浸泡過後加清水一倍亦能持久。

（君麗）



談一談幾種發熱性疾病

祝謀予醫師

在寒暖不定的時候，正是我們最容易種病的時期，飲食的不注意，衣服的過厚，是給病菌利用的好機會，這時則好發的病，都與發熱有關，若是不能鑑別清楚，常常鑄成大錯。其實每一種疾病，都有牠的特徵，如果多加認識，再用適當的治療，實在沒有什麼可慮的。

雖然每一種病，大都有牠的病原菌，然而每個家庭的主人或主婦們，不見得都是精通醫理，研究細菌而查病源，那是醫生的事，普通一般人，只要有正確的常識，遇病詳察症狀，大約即可知道病屬那類，而不會被庸醫所誤。

本刊有鑒於這一欄的意思，也就是使讀者們，多一些醫學的常識，而不是專門研究醫理的刊物，並且本欄篇幅有限，也只能簡略的說明。

（一）流行性感冒

本病是流行性的，甚至於成為世界的流行病，最有名的兩次是一八八九年及一九一八年，歐洲諸國，無一倖免，後來東亞也被侵及，普通本病是流行在某一地帶的，主要的病狀是先怕冷，甚至於戰慄，隨而就發熱，並且突然體溫增高到三十八度或是四十度，很少見緩慢的增加體溫，患者最苦痛的是劇烈的頭痛，四肢痠痛不堪，食慾也減退，發病的一二日，流涕，流淚，眼睛發赤，顏面潮紅等殼定有現象，次第出現，於是鼻子痛，或者扁桃腺腫大——大約大便秘結的人及平素多食的人最易罹喉痛的——因氣管發炎的關係，咳嗽也漸漸加多，因之很容易同氣管性肺炎併發。

本病來勢很兇，可是退的快，普通發病後五六天就轉症漸退，　結果只有咳嗽，比較好的最慢。

按理有病最好請醫生去看，然而如今藥價之貴，診費之昂，絕不是人人都可以擔負的，如果有簡單而用費不多的方法，鄙人一定樂意介紹，尤其是民間療法頗有奇效，即以本病而論，茲介紹簡易方法如下。

蔥鬚（即是大蔥的根鬚）三個，水洗淨，白菜頭（即是白菜的根部）一個，水洗淨，切碎，鴨梨一個去核，蘿蔔半個切片，以上四樣共入砂鍋內，煮湯熱服，臨臥服一次，翌晨再服一次，汗出熱退，只餘咳嗽未癒，就用梨及蘿蔔兩只煮湯服，不久均可痊癒了。

（二）傷寒

一提起傷寒來，真是無人不知，可是一般人把傷寒病的大實範，「停食著涼」也都叫做傷寒，這就錯誤了，傷寒病有牠的病原菌，在醫生的科學檢查法之下，自然很容易知道，然而一般人，就很難給傷寒下個正確的診斷，其實由於發熱的熱型也可以明白的。

傷寒病有一定的期限，大約四個星期是一個段落，起初是心裏煩悶，全身倦怠，食慾不振，頭痛難起，尤其是四肢骨節及腰部的痠痛，更使患者坐臥不寧，以上所述的狀態，只是前驅症狀，等到幾次惡寒之後而發熱，這才入於本格，可是傷寒病，很少有戰慄的，這一點應當注意，發熱是階段狀，即是熱度一天比一天高，而不是突然體溫增高，若畫出體溫昇降線來，就如同登台階一樣，體溫最高能達四十度以上，所以很容易發譫語，在病發作的頭一個星期。病人兩肋部的皮膚，現有小紅點，即是所謂薔薇疹，這一點卻是同普通感冒分別的要點。

入於第二個星期，就病勢嚴重起來，體溫不是階段狀，而是永遠四十度左右的稽留熱，發熱雖然很高，可是脈搏不超過一分鐘一百次，這一點也是同其他的發熱病的鑑別點，還有一個徵象，就是耳聾，普通的感冒是沒有這種徵象的，舌苔近厚而乾，甚至於成為黑暗色，神智也不太清楚，面部沒有表情，昏昏沉沉，有時發生譫語，一入了第三個星期，體溫又變成上午退，下午昇的弛張熱，可是這個時期，最為緊要，生命的危險與否，都在這個時期決定，一旦腸出血，體溫突然下降，心臟衰弱起來，就離去天國的路途不遠，可是症狀順序減退，即能入恢復期，薔薇疹也消失，神智也清明，一切症狀趨於輕減，到了第四個星期，只有身體衰弱現象以外，其他症狀，漸漸消失，體溫忽高忽低忽多忽少不能一定，這時期病人食慾大振，索食甚急，若不注意，停食一多，仍有再加沉重的可能，並不可以忽略。

俗語說「餓不死的傷寒」，由是我們應當知道，對於傷寒病人，要絕對少食，最好在食慾不振的時候，不要勉強進食只有給些果汁或白開水，等到食慾大振的時期，也只能給些米湯喝，總之多食對於傷寒是有害無利的。

（三）副傷寒

副傷寒同正性傷寒很相像，當然病原是不同的，然而在一般人，就很難認清，可是注意到發熱狀態也可以分別證明的。

本病來勢同正性傷寒是一樣的，也是全身倦怠，四肢痠痛，食慾不振，頭痛不止，繼而惡寒，甚至戰慄，於是發熱起來，發熱情形與正性傷寒絕對不同，不是一日上昇一日的階段狀，而是突然高熱到三十八度以上，或是四十度的晨退晚昇的弛張熱，症狀也沒有正性傷寒那樣嚴重，並且也沒有四個星期的期限，熱度一天降退一天，至少兩個星期就可復原，雖然併發氣管枝炎，可是致因氣管性肺炎的很少，對於副傷寒的注意點也是少食為最要緊，再用適當的治療，痊癒是很快的。

節約！防空！

北京市婦女座談會

昂揚戰時精神　發起自衛運動

本刊記者　葉倚虹



戰雲瀰漫了整個的世界，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裏都蕩漾着硝烟的氣息，於是，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下，「防空」，「節約」，「發起自衛運動」，「昂揚戰時精神」……都成了女性主要的課題了。

那末，在這說不定那天飛機就飛到頭上的時候，要怎樣努力來完成鐵樣鋼牆樣的防空呢？要用怎樣的方法來澈底節約節儲呢？尤其假設有一天到嚴重的時候，我們對英美人的殘暴行爲應該怎樣自衛呢？這些熱心國家的婦女，都在苦慮的問題，想必也是我們華北兵站基地的女性所急切要知道的吧？

現在給你們一個喜訊：市宣傳局爲了適應當前的需要，在本月十九日開了一個座談會，出席的都是婦女界的領袖人物，她們把這些重要的問題，做一個具體的檢討！

是一個多風的春日的下午，這負有重大意義的座談會，在市府隆重的舉行了。在這風沙瀰漫惡劣的天氣裏，她們都如爲時出了席，這勇敢的精神，負責的心情，是多麼可敬可感？

是開會前的一刹那，西花廳裏靜寂的聽不到些微的聲息，看了這一些時代女性淳樸的裝束，我在默默的看着窗外的一個丁香，——幽暗的香氣，雪白的色澤，在紅紫的羣芳裡，是多麼樸素的象徵呵！

一向提倡婦女回到廚房的德國婦女，也組織了挺身隊獻身戰場，盟邦的日本婦女，更在後方與前線處處都表現出婦女力量的偉大：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做呢？記者特地列席這次座談會，把內容在下面做個記載，來替代答覆這不算簡單的問題！

「婦女座談會紀錄」：

日時：三十四年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時至六時

地點：市政府西花廳

出席者：實踐女子高級學校校長尹櫻伯（李北濤代表）。燕京道德會部長李方揚。華北婦女協會副會長張仲徽。幹事汪熙娟。市立第三女子中學校校長倪桂馨。市宣方面：徐處長，王宣傳科長，觀事務科長，李報道股長，宮崎專員。

列席者：中華社馮仲、中華週報葉倚虹、華北新報張國東。

主席：徐處長

司會：王科長

記錄：劉適然

主席：今天召開是婦女座談會歡請諸位婦女界的領袖，來談一談婦女的幾個切身問題。

婦女運動在中國，並不能像理想的那樣發展，對於婦女走上社會從事職業的問題也沒有實切的答案，諸位對於婦女應踏入社會，抑或回到廚房，過去都已有了明確的見解，今天會議席上，希望諸位能無隔閡的發表個人意見。

司會：婦女運動問題是整個的問題，今天僅就由時局所引起的一些局部問題，作詳細的討論現今的世界各國的婦女，都感到時局的危險壓迫，發起自衛，甚至於保衛大衆的工作，我們中國婦女界，爲預防英美人未來的殘暴行爲，應該如何發起自衛運動，亦已成爲當前的首要問題，希望各位能各抒卓見。

李方揚女士：今天需來參與這個座談會，我覺有很大的感觸，在已往我時常聽到這一類的談話，只是說完了不能作到，關於我們婦女的要求平等，反抗壓迫的呼聲，也只是如此，至於自衛運動防空一項，就只見各方應聲的呼號設備方面却僅爲簡單舞弊，徒有我們所同情之會議宣傳，又當何用？一般人都說女性能力小，我也不得分辯，實爲婦女界本身的表現太少。

今後我們要破除一切困難，須由小處着手，發揮各個人的良知良能，不要怕前怕後，要作一些利人利己，合於道德，合於良心的事，今後在宣傳處的領導下，我們要努力作法。

司會：李女士的活潑爲泓論，正是現代主席昨天明「自立而後能立人」的意旨，現在我國婦女的團結自衛，是

申說的條件迫切需要的，希望各位發表一點辦法。

倪桂馥女士：在過去只聽到美英的暴行，未見其實，今後要深切知道，只要肯參戰，是不能自衛的，並且知識婦女在我國，僅有不足百分之一的數目，用文字宣傳，功效太小，必須用具體的方法，來指導婦女界的自衛運動，現在我分三點來說：

1，國家的戰爭，婦女本身應如何協力，要認識清楚。

2，社會上職業婦女甚少，在家庭中應對婦女督導戰爭之準備。

3，在家庭中不僅對於大人喚起戰意，同時對於子女也要繼續看護和教養的努力，使之有深刻的認識。

以上僅就精神方面而言，至於協力戰爭的實質上來說，可分爲積極和消極兩層。

1，積極的——要協力男子，發揮自己的能力，使男子沒有後顧的憂慮，可以加強戰力。

2，消極的——應以自衛心發起愛國心，日本婦女在大宮島上決戰的時候，爲避免受美軍的暴行，整齊服飾投海而死，是消極的一例。

司會：倪校長所發揮者，非常具體，而有層次，令人欽佩。

張仲淑女士：這個問題看來是理論的其實是相當實際，現在時局日艱，婦女界的自衛運動極爲重要，職業婦女和家庭主婦，都應該把自衛運動放在生活之中，現在分三點來說：

1，現在防空極爲重要，防空設備務須完善，對於防空待避壕的建築，更要優先設施注意，前者石門所遭的幾次轟炸，傷亡者多爲待避壕設備之不當所致。

2，家庭中應爲儘準備生活必需品如食糧，水，鹽，炭，鹹菜等，以備必要時的需用。

3，不必要的東西少買，如化裝品的購買等，屋內減少陳設可以減少危險，並且可以節省金錢財，以備急需。

李北濱女士：對於自衛運動中的防空，一般人誤以爲是軍事，其實家庭中也極爲需要，防空的知識，應當有四項注意：

1，要有冷靜的態度。

2，要有保護老人的義務。

3，應準備救護的藥袋。

4，加強防空用具的設備。

其次對於協力防諜也是極爲必要的。

司會：張李二位，對於自衛運動的解釋，徹底而詳細，現在各方期待展開自衛運動，可否由婦女協會倡導作進一步的努力？

張仲淑女士：當然可以，不過一切困難，要各機關協力，指導。

司會：現世各國婦女，已多用戰時服裝，並參與保衛鄉里，保衛國家等工作，我們現在應持如何態度，請再發揮意見。

汪熙蘭：世上各地戰火瀰漫，華北地區，也應早作準備，不可徒尚空談，我們切實要把「增產」「節約」「防空」等戰意精神加強起來。

李方椿女士：關於節約物資方面，應日常化，僅於每月八九兩日提倡節約，殊不澈底，隨時簡單服裝既可節約又可便於防空，至生活必需品之外，應根本不用。至於節電，要使一般人明瞭節電的利益，對於自己既能達到節約的目的，對於大家不免去停電的麻煩，和治安上的危險。

張仲淑女士：早睡早起，是節電的好方法

司會：這個問題極爲具體，現在又有開始停電的情形，可見節電的不努力，請位可發表一點節電的有效方法。

倪桂馥女士：節約戰時需用物資，可分兩點：

一，直接影響於戰局者——減少金屬裝飾品，並做金屬之獻納。

二，間接影響於戰局者——就像節電，節電可以直接有益戰力的增加，間接呢，就可以節煤，因爲煤是戰爭的原動力。

外國婦女對於戰爭物資能用情形，均極良好，我國之所以不能良好者，完全因爲對於戰爭目的不能認識，還一點只能直接對不能節約的人談判，對於節電如不示懲罰，不使痛苦，就不能生效，所以節電的方法，只有利用停電來懲戒。

張仲淑女士：關於節電的宣傳方策，似乎廣播比較容易生效。

倪桂馥女士：同時，對於不能澈底實行防空的人，也只有對之實物演習，一以增加其恐懼心，使他不敢不努力防空，所增加辨別之知識。

張仲淑女士：倪校長治本的方法，固然極好，可是在治安方面，也需要防範一以容易引起的誤會和危險。

李方椿女士：防空用具，設備方面，市民的擔負似乎太大是否可以由市政府補給。

司會：可以盡量互相協力，並且也要倡導儘量防空壕的建設，以前鄉石門等地的實情爲例，由市府推測標準防空壕以先宣傳實效。

司會：今天諸位爲此座談會都撥冗前來，並發揮許多珍貴的意見，現在僅代表本處徐處長向諸位致謝。



怎樣護理牙齒

齊淦

因爲牙齒的不健康；會使妳終生過於痛苦的環界里。因爲牙齒的病壞；會使妳患得許多的病症，並且有致命的危機。

壹：我們所知道的牙齒病壞的危機

我國民間有一句極流行的話：「牙痛不算病，痛起來眞要命」。這是一句經驗之談，不過推測這句話里的含意，多少還有些藐視牙病的重要性的，因爲他們只注意到痛，痛得要命，却忽略了它所給予我們的精神上的摧殘與致命的侵蝕，我這樣說也許會有人誤解我故做驚人之語，然而，就許多醫學界的先進們的經驗的證明，是使我們不能不相信。據幾位醫師的調查，因牙齒的破壞，如：神經，骨節，腸系，心臟，腎臟，肝臟等都能致病。以至致命。

從前在某醫院里，有一位病人，當他進院的第二天便猝然死去了，某醫院里所有各科的大夫都把這位死者察驗過了，然而都沒有察出什麼病狀來。最後方才發現，死者是因爲牙齒生膿搶而致命的。後來在外國一個湖傍的游泳池里，一位很年青的電影明星，突然死去了，據許多醫生的察驗，他是患着心臟病而亡的。不過據他的生前身體檢察的記載上是沒有過心臟病的。許多醫生因此都下了很大的苦心去研究，研究最後的結果，才發現他的心臟病的病源是因爲牙齒破壞而致的。

像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不過我們要追問：「爲什牙齒病壞會對身體各部分有這麼大的影響呢」？其實這道理很簡單，就是爲牙齒的病壞，多半是因爲病菌的侵蝕，並且牙齒破壞以後常有一種毒素的流出。所以當我們咀嚼食物的時候病菌便會隨着食物而流到胃中去，經過消化之後便會輸送到人身的各部了。（病菌與毒素當然也隨之而侵入的）。因之，因爲牙齒的病壞而至生出許多病症，也是很簡單的事。

由以上所說的牙齒病壞的兆像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護理牙齒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了。

以上所說是病理上的注視，現在我們再從精神上來講，我們知道一個人的美，固然在於面形，身自身材，以及行動姿態等等，然而，牙齒如果不整潔，對於「美」便是一個很大的破壞者，和如我們的牙齒如果不健或破壞即或不發生其他疾病，然而咀嚼食物亦會因之感到十分的痛苦，那食物即或是十分甘美的你也不會嚐出來。

我們知道誰都不願意自已的生命毀沒，就是能生活在世界上誰也是愛美的，誰也不願意讓人家指出自已的缺欠來，誰都願意終生過着舒適幸福的生活，所以對於牙齒健康的護理實是一件十分值得注意的事情！

貳：怎樣護理牙齒

從前在我們的這個世界里，流行着一種拔牙的風氣，像是時髦似的。究其這種風氣的釀成，多半是因爲要解除牙齒破壞的痛苦的。這是一件不十全十美的事情，因爲這樣做不知有多個美麗的人兒的牙齒遭到了犧牲。那不是一個治本的辦法。所以現在的牙科醫生們遇到了病人時決不輕易拔牙，他們檢驗完你的牙齒的病狀以後，他們要盡最大的努力去醫治你的病，除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方才爲他拔牙的手術呢！

方才我們所談的是牙齒已經不健的對策。那是對牙齒的醫療。那已經是最後的階段了。朱子格言上有一句話：「宜未雨而綢繆」。說得是十分懇切的。所以一切事情皆須在未發生以前而防範的，現在我們把護理牙齒的方法分爲兩個階段來談：

（一）先天的培養

我們這里所說的先天的培植，當然是指着小兒未離母體以至嬰兒未生牙齒以前而言的。

在這一時期里，一般做母親對於胎兒牙齒的培養常常是忽略了的，因爲一般做母親的大多不曉得或不當心的原故。然而這一時期對於嬰兒將來的牙齒的健康是十分有關係的。

這一時期對於胎兒的培養的方法須儘量：主要的就是做母親的食物要含有礦質，鈣素，石灰質，白砂質的東西。因爲胎兒在母體里是靠着做母親的血液而營生的，所以做母親的在血液里增多牙齒的培養料，小兒當然會得到的，同時這樣做對於做母親的牙齒也是一種獲得實惠的。我們常看見做母親的生了嬰兒以後，牙齒便有了不健康的情狀，甚至還有脫落的，這就是因爲胎兒在母親的體內的時候，把母親的血液里做爲營養自已的東西，吸收去了的原故。所以我們爲未來兒童的牙齒健康計，爲做母親的牙齒健康計，對這一時期的營養的注意，是不應該忽略的。

（二）後天的護理

後天的護理是指着牙齒生出以後而言的。

在這一時期，對於牙齒的護理，是有兩個同時並做的方法：

第一件是保護牙齒的清潔，這個方法

徵文揭曉：

我是怎樣自修的：一個文藝作者的自白

紀森



世界上樹立了多少完善的學校，但我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機會，貧困拒絕我進學校，卻不能阻礙我的上進與求知。

我底時候我的老師是母親，在無邊的藍天里，我認識了無邊的宇宙。

在貧困的生活里，雖幾度也曾憧憬那些巍巍的校門與千千萬萬和我有同樣年齡的學生，但我終於失望了，在這世界上，學校是爲有錢人預備的。

我雖失望，但並不以此絕望，於是，我乃有了自修的意念與決心！

× × ×

父親是位老畫家，除了畫架上的畫譜之外幾乎沒有別的書籍，偶然發現了一冊唐詩，苦於精神上饑乏頌養的我，乃不禁有一種難言的喜悅。

但不久我厭倦了，單只是這平仄對句就能滿足了我的求知慾嗎？——何況幼小的胃口並不能消化它。

十四歲那年，我第一次讀了扶提也夫的閱讀，我驚奇那流利的筆鋒與巧妙的故事了。

我向朋友們借來書，貪婪的像一隻蟲子，謹慎着讀書上每一個字。

× × ×

自修的過程里，我得到不少的知識，也得到了不少的經驗，我願把我自修的方式和『獲得』毫無隱瞞的寫出來。

爲了我是酷嗜文藝的，所以我願意說出關於文藝的自修。

讀文藝作品絕對不同於讀通俗小說，馬馬虎虎是不行的，不但要精讀略讀，還要作劄記，可是借來的書往往又有短促的限期，一次借了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我不禁躊躇了——厚厚一本書，豈是幾天中就能讀完的？

於是我抽出所有的時間來，我怕丟失了閱讀一部巨著的機會。

× × ×

將書借來之後先作一次略讀，所謂略讀就是將故事的全文普通的讀一次，使腦中對這故事先有一個概念，然後使腦中對這故事和人物有一個清晰的浮雕。

第二遍精讀的時候就要一字不苟的讀

主要的便是漱洗牙齒，我們通常漱洗牙齒，大都是一天一次，而且大都是在早起的時候，然而，這是不太合宜的，因為刷洗牙齒的目的，是使牙齒隙間不得停滯食物的殘滓，以防食物腐蝕的機會，假使牙齒，所以我們在每日早晨洗漱牙齒是必要，然而在每日晚間——臨睡覺以前洗漱牙齒確是更為必要的事情，因為在我們夜間休眠的時候，牙齒隙間停滯的食物是特易腐蝕的。

普通我們洗漱牙齒所用的牙刷及牙粉的選擇也是須留心的。因為牙刷的硬度不適也會損傷牙齒面上的釉質及牙隙的，所以我們在購買牙刷的時候是應該加以選擇的，其次在說到牙粉；牙粉的功用是在防腐殺菌，然而，若誤用了成份不良的或者不適合你的牙齒的病症的牙粉，是一樣有害的，所以當使用牙粉的時候，最好是經過牙科醫生的檢定。

第二件是食物的選擇：普通人身不拘那一部份害病，大都因為內部的滋養料缺乏。牙齒損壞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須知道石灰質是健康牙齒第一需要品，如果我們體內缺乏石灰質，骨骼會變軟弱的，我們見到的軟骨病便是因為骨骼中缺乏了石灰質，牙齒也是一樣的，如果缺乏石灰質的時候，便軟弱了，很容易被外部的刺激侵壞，消失了抵抗的能力。

我們都知道體內的石灰質的增進，是要靠食物的供給，所以我們欲使牙齒健康對於食物的選擇也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我們來說一說最富有石灰質的幾種食物：

（一）蔬菜——各種蔬菜內多含有很豐富的石灰質，尤其是有葉的綠色蔬菜，如菠菜等。

（二）奶油——奶油中含石灰質最豐，可八倍於牛肉，所以奶油是增進體內石灰質最主要的食品。

（三）雞蛋——雞蛋里所含的石灰質也是很多的，不過大都藏在蛋黃里。

（四）牛奶——牛奶中亦含有大量的石灰質，每日若食純奶一磅，即能供全體一日之須。

（五）食糧——我們平常所食的麥類，荳類，都含有很富的石灰質，不過大半都藏於糠皮中。

（六）根菜——這里所說的根菜是指蘿蔔一類的蔬菜而言。

除上所舉六類外，如魚肝油，水菜以及含有鐵質，白砂質的，都是對牙齒有利的食物。

第三件是甚麼鍛鍊牙齒，這就是說要健康的牙齒，便須要時時加以鍛鍊，鍛鍊以後，可以使牙齒生機的細胞組織堅固起來，鍛鍊的方法，最主要的是純粹食硬的食物，我們當常聽到有[illegible]語一句話：「一經用能好使」，這意思就是說造化給你用的器具，你若不用便會減失了它的性能。若用之則會使其性能增進，所以我們吃食硬的食物便是使其性能增進的方式。

我們爲着造成完美的生活，牙齒的健康是十分應該注意的事情。上面所說的注意的三件事當然不能包括護理牙齒的種種條件，不過由此可以使大家顧慮到一些護理牙齒的方法。



淚跡

東方雋

她多麼痛恨裴德們這一獎意的遊謔啊，假使她，[illegible]赴這一宴會，不在水榭的遊圃漫閒步，她將能保持情緒平衡的常態，她也依然幸福地和他來往，然而現在，一切全完了，她那完整的心是破碎了，終歸她是迷里糊糊，淚眼滂沱，踉踉蹌蹌地走回來了，雙腿沉重得有如鐵錘，一路震裂的心片零落了遍地……

刻下，她什麼也不能再想，一股絕望的哀怨已使她失去了自主，她怎麼也想不到一直信如堅鐵的培基竟會背叛，而同學婉如難道真這樣不顧大體嗎？她希望這都不是真實，她不願自己崇敬的人蒙上了罪過的頭銜，但是，瞬息前她所親眼看見的那一對熟習的面容，是再不能讓責怪兩眼的無事生風了。到今天，她才明白了在培基抽屜裡曾經發現過婉如一張小照的意義，她更恍然大悟幾次婉如爬在桌上寫信，她一走過便恐怖得藏起來的原因了。

「啊！天哪！」她抱頭呼叫，宛若一隻無助的羔羊不辨了方向，她又如置身於汪洋巨浪劇烈地搖盪！她懷恨，沮喪困惑得不知所以，她握起拳頭來要向誰擊打，她想劃破蒼天，搗毀了地面，她像一團烈火，企把宇宙亂成燎原，是，她成了一口無比銳利的鋒鏑冷視在人類棲息的邊頭了。

她簡直不能解釋，使得那個背叛的人兒為了什麼如此呢，他不滿意她嗎？他對她是全然虛偽的，他真是無意中做了令人唾棄的情感撒謊者？不，他絕不是那種人，他對她是真堅至誠的，她永生也忘不下他所給予她的人間莫大的慰藉，那無以倫比的精神美境的陶養。然而卻又該怎樣能不致懷疑，他能瞞着她又接受了另一個女郎的情感，這是事實。一想到這兒，心靈的茫然竟使她失去了靈魂般地憤恨不由自己，一個再龐大也沒有的力量督促着她，是的，她不該忍耐了，她應當選擇一條最聰明最平靜的路釋放她自己，因為，誰想！天下有什麼能比雙方受了傷害後再認識的罪啊！……

第二天，她就無聲無色，决然默默地離開了這里，離開了這情感目標的煩擾，離開了他，離開了佔據她心房整整三年那溫暖的太陽，目下，一陣從風掃起了怖人的寒冷，她是再感不到陽光的和煦了，現在，現在她則把自己羅住在一種心境猛烈摧颳之下，再也不記任何歡樂與憂愁。

下去了，因爲對故事和人物已經有了概念，所以這時要注意到文章的結構，故事的組成與進行以及人物的描繪和造句等，這時的心情將隨着一個個的鉛字起伏，進展！……

同時與這工作同時進行的，就是作劄記，精彩幹鍊的地方不妨找一個本子錄下來。

這工作是有裨益的，無論對一部作品的記憶，或寫作的練習上。

到圖書館去閱讀，這樣作雖比較麻煩，可是我相信渴於求知的人們是不會有絲毫的煩難之感的。

就這樣，我讀了多少國內外的偉大作品，因了這偉大的作品，我更景仰多少偉大的艱苦的文藝之作者。

這之間，高爾基給了我畢生的強烈的影響，對生活乃有了正確的勇氣！

× × ×

和閱讀在同時，我更偷偷的練習著寫作。

最先，我練習着寫短篇小說，常常把自己沉陷在沉思里，也許是受了環境的影響，作出來的東西，總有點近於悲觀的氣氛，這種情形下，我寫了新衣的淚與夜潮。

但最初寫，則是一篇生活的自白。

後來，我喜歡了詩，在筆記上常有不成形的詩句我的詩則是受了[illegible]的影響。

關於寫作的自修，一半是得自閱讀的益處，一半是靠讀書的緣故。

但當寫完一篇文或短詩的時候，心中雖然有快慰，但也有恐懼！這樣寫是不是妥善，比這再妥善的寫法還有沒有？我沒有良師，也沒有益友，就只有請教自己的腦子了。

我一直是不斷的自己寫著，我沒有絲毫的煩厭，同時，一種強烈的生活之力，蘊育在內心了。

一個朋友對我說：『寫作不是僅只天才的事』，我一直不間斷的運用我的手和腦子，我知道一件事業的成功，是多麼艱苦的工作，同時，我衷心的欣悅也不是他人可以明白的。

× × ×

在這世界上，我丟失了繼續學校的機會，但和我有同樣命運的孩子，不知有幾千萬。

雖有人聲嘶力竭的號：『救救孩子！』可是，結果我們的獲得是什麼呢？

擺在我們眼前的，又分明是一叢叢飢餓苦難的臉！這臉色使得我們心痛了。

在這里，我希望，我懇切的希望，不要再儘自暴棄了，比較可靠的，還是自己的力量，看一看世界上多少偉大人物的成功，是不倚靠著學校的死書本的。

失學的孩子們！奮起吧！別空太息，抓住時光，自己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用自己的血汗建築一頁光榮的歷史，爲自己，爲社會，也爲全人類。

祝我們在貧困和不幸之中，正視生活，克服逆境，將來的成就，就是今日苦幹的光榮發展！

——一九四五，四，二十八，在保定——

海闊天長，何方不是自由的去處呢，她走了，帶着一身沉重一身輕。如今，她是由擇了一場情感的落網而掙脫出來的，此刻她不再晶瑩地編想了，她是全然不念着他嗎？當然不，可以說她永遠不能把他忘掉，她並沒氣憤他，她因什麼而懷恨一個人的自由呢，她又怎能佔有一個人的情感？她不能，她是一個心地柔軟的女孩子，她的坦率完美的靈魂不允許她越過善良一步，她是發憐人之隨心所欲的，「愛情」這是個多麼簡麗，多麼崇高聖潔，的名詞啊，她重視這兩個字勝過人間的一切，她須保護它，強烈地備着任何的傷損，他又戀了別人？那有什麼？她是不爲這個傷心的，她的愛情受了挫折，這才是值得一生慟哭，一生珍重的偷愛，一生歸屬眼睛最大錢價的事情。

這時候，好了，她使力鎮定自己，讓留在世上再沒有它爲重的衷怨在深心埋葬下去，她以頑強的路徑說她的厚顏，且任裏面的安靜暫時息身吧！除了這個以外，她又能怎樣呢！

先前她醇飲着生命的甘泉，而今，却是辛苦的滋味了，果眞是辛苦嗎？也好，只要這辛苦能夠悠久，永遠地嚐受倒也是有滋味的。可是，這又是怎麼一種悲慘啊，一個月之後，暴風來了，暴風掩着人生的憂鬱可怕地襲來到了，她怎麼說呢，他，她一度繁多深戀的那個人，突然一下，顯面憔悴，痛哭流淚地跑來了，當她第一誤看見他那從來所未曾有過的蒼白的面容，就像針刺一樣，感到無限的疼痛，無限的淒黯的悲茫，一種無名之感使她不靦而慄，的確，沒有一個人不能明白，使一個人暗湧的那種心靈的磨擠，是人間再可怕也不會有的苦惱了，這頃刻之間，那一個受着深靈刑罰的可憐的罪人，竟不被邊饒，甚致於還受嚴厲的拒離而冒然地站立在她的跟前。

「朗！我完全清楚了，當我了解到我的過錯時，什麼都晚了，我傷了你的心，傷了一個你這樣純潔的心，我是如何地不可饒恕啊……」

她偏過頭靜靜地呆立着，垂頭懊惱，半句話也沒有。

「……我已經和她分離了，我……」

她雖依然緘口默默，但她心的傷痕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讓我怎麼說呢！我說出什麼怕你也不相信了，可是，暴露眞實確然是我的責任，明！允許我說句冒失話吧，我的生命裏不能沒有你，失去了你，就等於失去了我的靈魂。」

他說時，不能阻止的熱淚撲簌簌簌滾掉下來。

「你果眞不諒解我一點嗎？」他語音帶着哭腔，很淒然地在空中振顫。

這時，她再不能忍耐了，便把臉從雙手的掌蓋中擦露出來，深鎖的眉梢底下垂掛着淚珠。

「我不是不諒解！」她有氣無力地回答，眉梢更緊地拉到了一起。

「你就不能再像先前一樣的對待我嗎？」

她睜着烏溜潤的大眼痴望着他。

時間鑄過了一個非常苦惱的過程。

「我，像先前一樣？」剛迸出了這幾個字，她便再制不住自己，抱頭哭泣起來。

他苦痛地把眉頭皺到一塊去，淚水更加潮湧了。

她又停頓了一剎那，隨即帶着低微地淒涼的聲音說道：

「當然，我依然還會像先前一樣地關懷你，一直到生命的終結。只是，只是，愛情消失了！」說到「愛情消失了」這最末一句的時候，語音有一種絕望的悽慘，就像一個慢步騰雲的人，陡然失足陷進了無底的深淵裡去，什麼都完了。

這話是多麼傷了他呀，他週身抖擻着，再也不能倒懸一秒鐘，沉痛地暴發的一種猛武力量從內心，從神經的每一根纖維狂放出來，他倒在桌上痛哭號嘯：『「愛情消失了」，「愛情消失了！」這是如何可怕的一句話呀！』他反覆重述着這幾個句子，繼如心靈受了再大也沒有的徹創一般。

轉身再看看她吧，這給她的感慨更深，她已經哭得像淚人似地，一點點生味都沒有了，她比誰知道的都清楚，她那破碎的心是終生終世也完整不起來了。

「把一堆零星碎片再向一個重盡的心形並合起來，這是虛偽的這是虛偽的！……」她自言自語，禁不住的淚水翻伴着。

他不能再看她，兩手顫慄着抱着額顱。

她痛苦地努力站起來，把手給他。

「原寄我吧！朗！還不是你的責任，也不是我的責任，善良的孩子，這是上帝的意旨！這是自然！」

她艱難地把這幾些個字說出來，就像做了一件那麼可怕的事情般地顛顛倒倒逃出了屋子。

一陣狂呼大號從背後響起來，淒亂伴着細弱正由陰黯的天空落下。

（接自三六頁）

（八）嬰兒之玩物：小兒之興趣即是玩，初生時的哭乃爲肺之呼吸，三個月時小兒即可會笑，六個月後可搖幌寶鈴地方以使之玩而使小兒身心舒適，所用之玩物以年歲及環境而異，所用之玩物如木製之圓形球類，使站兒不易下嚥，又不能刺傷小兒之皮膚。

（九）疾病之預防：嬰兒滿六個月後可注射白喉預防針，因在六個月之前可自母體內得到抵抗力，自九個月之後可以注射猩紅熱預防針，一週歲時可以注射霍亂，傷寒等預防針，若有百日咳流行亦可注射預防針，預防天花即可種牛痘。

至於食物的衛生因爲篇幅所限，等日後再談。（完）



露

璇玲

暮靄臨的時候。

從黑夜到天明。

悶熱的風不停的嘶呀嘶的。

人們都不知道躲在那兒去才好。又悶又熱的暑天真氣死人。

神經病的胡太太，是更受不了這熱，她煩燥的打開了室內所有的窗子，但是依然沒有涼意。

胡太太一個人在寂寞的在綠色的地板上走來走去，心是空洞洞的。她一會兒看看牆上的油畫，又一會兒再看看寫字台上玻璃板底下壓着的許多照片，沒有快樂，也沒有喜悅。

神經病的人在動作上或者是在表情上，都露着十分呆傻的樣子，唯有這位胡太太卻不然，她是一點也不現出什麼癡傻的，還是她從來的作風，舉止安靜，不多言不多語的。

每天都是一樣，沒有多少睡眠，尤其是在夜裏，只有那子夜的一會兒，一切都靜下來的時候，她能睡一點，不等天明，她又坐起來，有時是在室內散步，或者是串在窗前吸烟，一邊望着外面的天，看看滿天的夜色，慢慢的脫去了黑色的衣裳，而露出了整天的時候為止。

待天色剛一變成了魚肚皮的時候。

胡太太一定到院子來。

她望着天上祇僅有的幾個失掉了光亮的星星，像是對自己眨着眼睛。

曉風拂帶來了一把清爽，她像是沐浴在溫水之中，感到格外的愜意。

這一刹那是胡太太的人生，過了這個時間她的神經便漸漸的沉於昏迷的狀態中，有時哭泣，也有時笑，有時候躲在屋角，獨自悶坐，什麼也不想聽什麼也不想看，她可以緊緊的閉着眼睛，坐兩三小時。

在她靜坐的時候，不許有任何人驚擾她，假若有人驚動了她的靜坐，她會立刻憤怒的站起來摔東西，罵人，而大聲的哭起來。

胡太太唯一的小女孩玲珠從來也不敢輕易的走進媽媽的面前，她只是惱恨的跟着奶奶，她小小的心靈，想不出母親為什麼變得這樣奇怪。

胡太太什麼都忘記了！

她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的活動着，她也不知道她身邊一切有關無關的人們都是什麼樣的生活。

一個神經病患者，她的感覺知覺，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效力。

胡太太孤獨的，自己伴着自己的影子，蜷臥在這個人間，雖然有時她的婆婆或者是小玲珠以及其他的朋友們來看望她，但是在每一次她都是帶着十分煩惱的樣子，請她們走開。

她的女兒小玲珠走在她面前時，她總是一樣的幾句話，把玲珠摟在自己的懷裏，反復的說着。

「小乖乖，你是媽媽的心，媽愛你，你也愛媽媽，你什麼時候會長大，能夠懂得媽媽呢，快長大吧！你是新時代中最偉大的女人，媽媽什麼都完了！媽把一切希望都交給了你，寶寶你快去吧。」

胡太太每次在她的女孩子走在她面前時，她總是這一大堆話，說完之後，她也沒有什麼親熱的表情給孩子，把玲珠很不介意的從懷裡推出來。

小玲珠似懂不懂的有時吻着媽媽的手，有時候很親切而不忍離的，在媽媽懷裏滾一滾便走開了！

胡太太失了一切正常，她自己是沒有什麼感想的，浪費了許多很好的光陰。

她習慣了她的生活，她一點也不知道，她已失去了人的靈性，她和別的生物是一樣，就是生存而已。

她熱了或者是睏了的時候，便自己在室內散步，她煩的時候，便獨自躲在牆角去靜坐，吃飯的時候，她看見在她的食桌上擺有了葷飯時，她就胡亂的吃一陣，有時她不高興吃，就連看也不看一眼，洗臉和整妝的事，那是她一定的習慣，每天都是弄得很整潔的。

最使她不離開的事，而像一種必修的課程一樣，是每天剛天曉的時候，她一定走出室外，在院中徘徊着看露的事。

在綠荷的葉上，在玉簪花的葉上，那晶瑩的露水珠，她能呆呆的看一陣，有時她用手拿着葉子搖動着那一顆顆的露珠，在葉子上滾動着，她一直等到太陽光露起一層淺黃，又金黃，又淺紅，又深紅的時候，她知道太陽要出來了！她才很有留戀而快快的走進屋子裏去。並且她還明明的低語着：

「小露露，你們的生命將要被光明吞蝕了！」

有這樣的一天

胡太太的神情似乎是很清爽可是屋子裡是特別的悶熱，外面的天在陰，也要落雨，她不能再倒在床上等着汗向外蒸發，她從床上起來，她披上一件長條圖案的綢質睡衣，外面的天黑黑的，沒有一個星子。

她打開了梳粧檯的燈在梳粧台的鏡子裡，映出了她的影子，消瘦而蒼白，失去

了血色的臉，彷彿是第一次和自己見面，感到陌生，她對着自己的影子輕輕的笑了一笑。

今天算是特殊，她似乎是有一種靈感，她很快活無所謂的快活，她拿起木梳來整理着自己的頭髮，而且她像好奇的一樣，用臉水瓶裏的溫水，洗了臉然後再坐下來，細細的化起粧來。

她對着鏡子，她自己端詳自己，她心裏像有一大塊東西在那裏閃着，她像是想起來什麼，又想不清楚，呆呆的看着鏡子裏的自己。

屋子的外面已透出了微微的亮。

鳥在遠方一聲聲的鳴着。

天在陰着。

胡太太想今天的露水一定多，她拉鬆了臉，站起身來，走到外面去。

一顆顆水晶球一樣的露珠正安靜的睡在綠色的葉子上。

每天早晨看露是胡太太生活最熟習的一課，她是沒有忘過的。

她抬起頭來看看天，天陰沉沉，陰得那樣重，好像一個悲傷太重的人，滿腹辛酸，立刻就要大哭起來似的。

她走進屋子裏拿出來一隻玻璃杯子，然後她小心翼翼的把每一個露珠都收在杯子裏。

「今天是陰天，太陽不會出來了，但是暴風雨要來了！你們柔弱的生命就要破碎了！好好的睡在杯子裏吧。」

胡太太一面自言自語的，一面把院子裏，每個葉子上，所有的露珠全收進杯子裏，已是滿滿的一杯。

她有所覺悟的想着。

露的壽命是最短的，只要太陽的熱一臨到就消滅了！譬如「人生朝露」的人，眞是想得對。

可是現在胡太太把許多露珠全收在杯子裏，若是太陽出來，也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會吸收盡了這些去，人也和許多小露珠一樣，若是大家都肯合作，不分種族，不分男女，彼此的力量合起來，各自生命雖然有限，但在這有限的生命中，能作些對於人類有益的事，也是不難的，如果能這樣的話，未來的世界不知要發展到怎樣的地步。

胡太太的夢是太多了！從她少女時代，一直到她結婚的前後，她的夢是跟着她的年歲，一年年的成長着。

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人，她愛生活，她要有發展的生活着，這世界雖然很壓迫女人，可是她並不甘心，她希望她的丈夫，她的友人們，她的孩子，都是人類中有用的人。

她曾經自己想過，她想：

「假若我的年歲長大了！不成一個蝴蝶，也是一隻蠶蛹，多少是要有一點用的」。

一個時時刻刻有着進取心的女人，終於沒有更偉大的精神和力量，而被愚劣的環境毀滅了！

她變成了瘋子。

她失去了一切往常的知覺，她迷迷茫茫的生活着。

今天從深夜以來，她的意識就很清醒，她一邊在撫着手中的杯子，一邊細觀着杯中的露，同時也很清晰的從她腦子裏記了起來。

她想起了她黃金似的童年，她也想起了她花一般的少女時代。有好些甜蜜的記憶，向她枯澀的心裡闖，她覺得又溫暖，又可愛。她像是又回到昔日的光陰裏。

等到她又想到了她從學校畢業之後的許多影子，她的心是漸漸的向下沉，她的眼前是一陣陣的發黑，她想不向下再想，可是在眼上演的一部影片，不斷的一幕幕的延長着。

她的神情，又有點不安起來。

胡太太自己姓孟，她的名字是秀，和胡天雄先生結婚，還是他們倆二十二歲的那一年也正是他們在大學的第二年的寒假。

那時候孟秀正把心放在書本上，她還沒想到結婚的事，她正預備畢業之後，能再去一次外國，她想探求到世界上所有的知識。可是她的預想，完全被她的父母在她十六歲時，就訂了的婚約給打破了！

孟秀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為了防備她畢業之後的再一步遠走，才用了結婚這把鎖匙鎖住了她。

孟秀她是十分厭惡結婚這步人生，她自己常想：結婚是女人最大的犧牲，一個女人的一生，前半部譬如是夏季前，那個生命是花一樣的甜可愛，從結婚之後，一切都是向着成熟和凋謝的路上走，甚至於有的墜落在泥沼裏一樣，那麼污濁而悲哀的。

她是那樣的逃避結婚的窄門，可是她終不能違反了雙親的，一半是命令，一半是愛雙親的，她最後還是低下了頭走上了結婚這條路。

在她二十二歲的最末幾天，她和胡天雄舉行了結婚的大典，孟秀懷着一顆冷淡的心，像是走上了斷頭台，她戀念着她的處女時代，她心是苦澀的她如一隻正飛翔在雲端的小鳥，投進了一個獵人的籠子。

一個把精神放在書本上的女人，她是不大願意變形的，在婚後的孟秀，她是一面要消滅心底的悲哀，一面還要去應付一個男子所需要的一切妻的條件。

一年間，孟秀是改掉了從來的明快性格，她有如是從一個快樂的地方，而走進了西伯利亞的荒原一樣，她寂寞的痛苦的結束了大學的生活。

孟秀算是忘掉了自己一樣，但自己完全交給了這個不可否認的丈夫。但是她的心用條條的留給了自己，她自己還有一個距離得太遠的世界。

生活的現實擊碎了她所有的夢，她失去了以後的心情，她漸漸的沉落在憂鬱之中，她像是一個罪犯，在一個不是自己生

擾的家裡，作着一些不情願做的事情，另外她還要看着別人的眼色，她的有如向被許多繩子捆住了一樣，又痛苦，又難過。

婚後的孟秀並沒有和別的婚後的女人一樣，覺得舒暢，她卻更悄悄無聊了！

孟秀是一忍再忍的和這個男人過着變亂的生活，她自己很奇怪這兩性之間的關係，這裏面雖是自然的一種本能，可是造作的才也實在不少，他想到原始的那種夫婦絕定不和現在這文明時代的夫婦是同樣的。

新婚幸福，新婚的甜蜜，在孟秀並沒有什麼以為是快樂的事，雖然胡天涯對她是時時刻刻的照顧着，那樣溫柔的那樣多情的，有時她卻感覺得很平凡，很煩膩。

有時候胡天涯在孟秀的眼睛裏就如在電影上作戲的小生，她覺得很有些可笑的地方。在學校的時候，許多男同學們有好些電影小生化的，她早就看够了！

胡天涯是學政治經濟的從學校出來就在她父親的手下作了某一個機關的職員，在社會上他是有了一個位置的人，並且很快他也學會了社會上「一切所有的知識。

有了大學教育的根底，在社會上又有了一年的經驗胡天涯是很快懂得了人要怎樣生活才對，於是他放下了青年人的熱情和血氣，他要隨着大衆向世俗的路上前進了！

漸漸的胡天涯的膽量大了起來，他和許多朋友們玩玩麻雀，聽聽戲，吃吃飯館，這樣事是常有的。

再漸漸的和朋友的朋友們玩起了大的賭博。聽聽戲，和伶人們一塊兒玩，吃吃飯，再喝一點酒。

有時候胡天涯低頭走回家去時候那是他在外面輸了許多債，有時候很興奮的回到家去，那是他和那個女人們玩得很暢快，有時候他帶着滿洞氣，一塌一塌的回到了家。

社會給男人的教育是多方面的。

孟秀的心已經整個毀了！

胡天涯的心已被那個的花花世界領有了！什麼是太太，什麼是愛情，那算是不值得放在心上的東西，有時候他在外面玩膩了！他也會想了自已的太太孟秀的。

他回到家裡看見孟秀那樣安靜的姿態，他覺得這真是太太型，不能和外面那些妖冶的脂粉女人可比。

因為胡天涯在外面的胡亂交際，在金錢上他有相當的損失，為了他自已的體面，他不敢常常向自己的父母要錢，可是他還很需要錢，才能找到歡樂，所以漸漸的孟秀所有的錢當首飾，都從胡天涯的衣袋裏而轉到別的地方去了！

孟秀並不因為這些而痛心，痛心的是她自己的遭遇，世界這麼大，為什麼我會走在黑暗裏呢？她只有暗然傷神而已。

她眼看胡天涯那樣荒唐的生活，她覺得他像在賭着一樣，她覺得和他一樣年齡的男人都是那樣的迷夢夢中。

沒有一個青年人能用自己的力量，為大衆作點事。

她自己常常感傷。她覺得她坐在這個世界裏是太不合理。尤其是這些年來，全世界的人們都把精神用在戰爭上了！什麼文化，醫學，建築，物質文明，都成了停頓的狀態，這真是太寂寞 ，這種難排解的寂寞也許是各個國家的民族都有這同感的。

胡家是不允許少奶奶出去作什麼事，她也不想到社會裡去和那些脂粉氣的女人鬼混，她想自己在家好好用點功讀點書，對自己是很有利益的。同時她也想盡能用自己的感情，給天涯點覺醒，使他成為國家的好人材。

時間過得太快了！

孟秀結婚快二年了！在這個時候她更多病起來，面色憔悴，已至於失去了她婚前的那種豔美麗的光彩，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覺得懶懶的，懶得像一隻貓。

在最後醫生說明了孟秀的病，她不是什麼病，是有了孩子，這信息落在孟秀的心上，正如一隻刀扎了她一下一樣，她自己想一個還很年青的女人，就要作母親嗎！我不願意，孩子是多麼麻煩人的，多麼累人呀！

醫生和她自己的母親以及胡天涯的母親，都勸她小心的珍重自己，女人都是這樣，孟秀對於這些話像是耳邊的一陣風，她一點也不放在心裡。

她有時偷偷的約會了許多舊時的友人騎着車子到郊外去玩，到香山去爬山，她不希望孩子能長成，她想法使這孩子流產才好。

一切不如孟秀的願望，孩子長得茁壯，一直到出生的時候，一個玲瓏的小女孩子，倒在孟秀的身邊，嘤嘤的哭聲，又甜又脆，使孟秀忘記了一切痛苦，忘記那一切不可再忍的痛楚。

孟秀作了母親，她的心情又轉變了一下，她把以前似乎又拐掉了一部分，她眼睛看着從她身上落下來的這塊肉，她心裡生出了無限的溫暖。

從此以後孟秀的心像是多了什麼似的她不能有一時疏忽，她時時刻刻的注意這個孩子，孩子的哭泣，孩子的睡眠，都深深的記掛在她心上。

在現實中，孟秀是真的得了現實這個孩子帶來了無限的生氣，她像是看見了在春天裏在地上生出來的小草一樣，將來的希望是不可限量的。

孟秀拋掉了身外的一切，甚至把她每天懷念着她自己的父母的心情也減了一半，她自想着應該怎樣養護這個孩子，怎樣教看這個孩子，等到廿年之後，世界一定變了樣子，她的孩子在那個世界裏是一個有用的青年。

在燈下孟秀抱着辭源，想從那許許多多的字裡給她的孩子找出一個名子，又得

為又堅固，又偉大，而且還是在廿年之後被抬出來是最稀奇最響亮的。字形好看，等孩子長大了還容用。

翻閱過了三部辭源，也找不出她的理想，她默默的靜坐，望着睡在床上的小寶寶，又呆呆的想一陣子。

孟秀是寂寞早產的靈魂也很喜歡人生譬如朝露那句話，她想況的寶寶就叫小露露吧。

當孟秀在婆婆面前提出了孩子的名字叫露露的話，婆婆立刻就不高興，她說這字是十分不祥的，露水是最不吉利的東西，不賞成孩子叫露露，還是另想一個才好。

孟秀最後也沒有辦法，只好是再想想吧。

後來孟秀想起了珍珠這兩個字也很好，又堅實，又高貴，又玲瓏，也像是露形一樣，並且珍珠這兩個字奶奶也能喜歡。

珍珠這名字很好聽，珍珠的名字奶奶是特別願意的，她的解釋是掌上明珠的意思，就是胡天涯也很歡喜，他說：我的女孩子將來在人群中就如一顆高貴的珍珠一樣。

對於他們的解釋孟秀是不說什麼的，她的小寶寶就是名為珍珠了！

心靈孩子佔據了一大半幾乎是全個的，所以孟秀對於別的事也不多管了！丈夫的晚歸丈夫的荒唐，她也沒時間去計較，婆婆的皮氣，公公的禮貌，她也不像從前那樣戰戰兢兢的怕了！並且就是她一個禮拜回去看見父母的事也漸漸少了！

這也許就是母性

一片濃厚的愛戀。被孩子驅除了一半

孟秀很安心的一天天和寶寶廝混着，她親眼看着她漸漸的成長，也漸漸的會笑了！孩子的一笑比母親自己的笑還愉快，孩子佔據了她的心。

胡天涯最先在孩子剛出生之後，他也感到很快樂，他作了父親的快樂，可是那只是很短的時候，他也常常守坐在小母女的旁邊，看看太太，又親親孩子。

胡天涯這樣的男人，他也許就是沒有靈性的人，在現在的社會上像他這樣的男人是太多了！既不愛國，也不愛家，全是自私為一點自己的私慾而生活，還稱自私，也並不是了不起的，結果是損害了自己，也是擾亂了社會。

時代的潮流像混亂的洪水一樣怒高怒低的蕩漾在這人海裡，人們是不能平靜着，有的人便沉倒了！忍受着貧困寂寞，有的人便趁勢而起，做些喪心病狂的事，腦袖亂惡，社會是變得奇形了！

胡天涯本來就不是一個有什麼純潔人格的人，又加上這幾年來他所交往的朋友，也是一羣虫子一樣的青年們。

正是他們的時代來到了！他們自己以為很能幹，憑他們的年青，憑他們的聰明，他們瘋狂的一樣的夢着別人作着投機的事業。

許多人都是一樣，什麼都忘記了只顧暫時的享受，不顧什麼良心，什麼熱血，他們只認識錢，唯有錢可以使人活得舒服。

胡天涯擠入了這海浪裏，他也大把的錢來許多錢，這錢來得容易，去的也容易，於是大家花天酒地，一揮就散完了，明天再去想法抓錢。

團結，組合，走私，種種的機會，可以不費什麼勞力，心血就可發財。

胡天涯雖是窮家出身，也受過良好教育，可是他只是一個善良的人，他受不了社會的力量的蠱惑引誘，他只是嚮着生活享樂試試而已，可是他很隨便的就和別的人一樣而習慣了！在他的眼睛裡是這樣，分不出善惡來了！

胡天涯像是瘋了迷一樣，天天把自己泡在酒裏，天天賴在那些無恥的女人懷裏，他幾乎忘掉了自己是一個堂堂的男人。

胡天涯的父母也是看不慣自己的兒子會變得這樣，尤其是那位胡老頭他一輩子是清清淡淡的作了兩任縣長，仍是兩袖清風，回到家裡守着祖宗的遺產過日子，他實在看不下去這個年頭，這樣烏煙瘴氣的社會，胡天涯就這樣年青的就不顧一點良心隨便胡鬧。

胡老頭有時也勸勸兒子，不要作一些投機的事，賺錢也要正義的，這樣是很缺德的，胡天涯並不以老父親的話是要緊，他常常氣憤憤的說，老人是太腐敗了！這年頭的人不是全這樣嗎？不然人全餓死了！

老頭兒的力量，是不如社會的力量大的，他只有看着自己的兒子，是被一種惡勢力給吞沒了

孟秀是感傷的，對於自己的丈夫，也只是無言而已，她不能像別的女人一樣，惡恨的和丈夫吵架，他知道吵架是一點用也沒有，她恨胡天涯這樣不長進的男人，她也恨這個時代。

她只有忍耐着，她像是忍耐着一陣暴風雨一樣，她盼望着有一天能晴朗起來，她和她的孩子，生在那廣天地之中，是多麼愉快。

孟秀自憐着看着自己的小寶寶很高興的。

孟秀是太不幸了！不知怎樣她幾乎是昏過去了！當她因為身體不舒服到醫院去診查回來的時候，『血裏已經有毒了』她不能忘記這句話，可怕且覺得可恥，她的血裡面的會有毒嗎？她願意是大夫診斷錯了！

她天天愁苦着，甚於對於生失去了一半力量，於是有一天又去醫院了！經過大夫的驗血，確實證明了她的血裡有毒，而且是梅毒，她含着眼淚走了回來，她像是受到了欺侮一樣，回到家裡想着珍珠嗚嗚的哭起來了！

孟秀能夠告訴誰呢？她患了這樣不齒於人的病，從此她更恨胡天涯了！她每一看見他時，就像一隻帶着千萬個病菌的毒

離一機，覺得討厭。

她懷了孩子，必須生存，她只有聽從丈夫的話，隔幾天到醫院去注射六〇六。她每次站在大夫和護士面前的時候，總都感到莫大羞愧，她只有低着頭。

青春，美麗，都遠別了孟秀，她憔悴的臉色黃黃的，因爲注射的原因，和生產的關係，她的頭髮也脫得不像樣子，她自己是最怕照鏡子的，她怕看見了自己那可憐的影子。

失眠，神經衰弱，心臟病，都連續的降臨到孟秀的身上來，她是一天天的衰弱起來了！

胡天涯也變本加厲的不像樣子，有時候喝醉酒或者在外面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回家就大發皮氣。

孟秀雖然只裝着沒有見不理他，可是他覺得這是太太瞧不起他，他更大鬧不休。孟秀實忍不住他的暴虐了！

孟秀只好拜辭了公婆帶着孩子回娘家去住幾天，但是她也不能提這些情形和父母說，那不是太傷父母的心嗎，天下只有父母關心自己的兒女是眞摯的。她只學一聲說天涯常常鬧一點皮氣而已。

她住在娘家也不能安心，這已經不像她沒結婚時在家住着情形了，可是她又不願意回到胡家去。父親和母親天天勸解她，不必太傷心，男子都要荒唐一陣子的，過些年就好了！

雙親的溫暖的愛撫，也彌補不了她心的創傷，她只有免強的答應了父母，使得父母安心就是了。

珍珠已會走路了，也會說話，已經是一個最可愛最伶俐的小女孩子了，孟秀眞喜歡。

孩子給她的歡喜也彌補不住她生活的痛苦，在娘家住了一些時候，因爲公婆想珍珠，又只好回到胡家去。

孟秀和胡天涯的感情本來就完了！離開了一些時候之後，他更像野馬一樣在外面玩玩樂樂的，他早忘記了家，忘記了妻和孩子。

一回到胡家之後，生活給孟秀的痛感更深了，有一個時候她很想提出離婚這件事，可是當她想離婚這兩個字時，眞是悲慘極了！一個女人離了婚是無路可走的，不顧一切非議，也可以再嫁，受過一個男子的殘踏，還要再找第二個嗎？自食其力的活下去，這個社會又不能允許，依靠父母，那是太枉想了！離了婚的女人如一件珍貴的東西，有了疵缺，是什麼用也沒有了！她又想到孩子，孩子是多麼不幸呢，若是帶着孩子走，她將失去了父親，若是留在胡家，她更可憐，既沒有一個好父親，又失掉了母親，若是這樣的話，這孩子永遠是在悲劇裏活着了！

孟秀的心是被這些磨得粉碎，她像是秋風裏的落葉，或大海裏的一隻小船，她找不出一安寧，她想着這就是人間嗎？這樣的人間我是不願意爲人了！

「世界快快改變吧！讓我的小女兒，得到了眞正的人生，我恨世界上的人類說謊了！」

孟秀虔誠的在祈禱着，她是對着她自己的心，她想着世界眞的會有一天，是人們所理想的，那是一種不可想像的人間，小珍珠就是那時代的年輕人。孟秀的時代已經成了歷史的了！

她不願意再想到自身的生活，因爲她也沒有力量改變自己的環境，和她過着一樣生活的人太多了！大家落在這泥沼之中，都是悲哀着不能拔出身去，大家只是悲哀而已，這悲哀的情緒，常久以來，大家的心也麻痺了！

孟秀如一個寄生的虫子一樣生活在這沒有生氣的家庭中，另外她還眼看着胡天涯那種得意忘形的風度，她不知是哭還是笑了！

許多創痛如亂箭一樣，一點點刺傷了孟秀，她是再也忍受不下了！這樣的活法眞比一個犯人在他最後的酷刑中還痛苦。

胡天涯在外面悠悠然的玩得慣了！回家來什麼也不順他的眼睛，雖如孟秀總是不多管不多話那樣靜靜寡歡着愁煩的樣，和外面那些打情罵俏的女人，是不能比例的。所以他常說孟秀，『你這樣女人眞是一點意思也沒有！半死不活的樣子，我眞沒有喜歡你的地方』。孟秀聽慣了他這無味的話。

他總是想着外面那些濃粧艷抹的女人們，他非常高興，他覺得在那些女人面前，他的男人的威風是太十足了！他　許多錢，買她們的笑，買她們的肉，那是太容易的事，他覺得女人在他的手掌上一樣。

他不知道像他們這樣男人，是自己落在了女人的手掌上，有一些女人說話，可是她們是貧困得活不起，她們就只好利用自己現成的本錢，不必費什麼就會有許多人送錢來的。她們也知道，送錢來的男人們，錢來的也很隨便，她們只要懂得會怎樣笑，怎樣說討使人耳朵的好話，她們就可把錢從那些男人的衣袋裡取過來，這也算交易。是沒有什麼罪過的。

胡天涯這一類男人就是很會弄錢，而且不費力，他們把弄來的無數的錢再給了那些要錢的女人，這也算是金錢在社會上流通很普遍的一條路。

有一天胡天涯和許多朋友們在一個女招待最多最漂亮，最有名的一個從舞廳而改作吃茶店的地方回來，渾身帶着脂粉氣，而且還很愉快的，也許他是受了一個女人的冷落，搖搖擺擺的跑到家裡來。

他一進到家就找別扭，他說他袋裡的錢丟了！他說錢是丟在車上，他叫底下人打電話給汽車行，問開車的人看見沒有？底下人也只唯唯是從的照着他的話去叫電話。

攪亂得家人那個也不安靜，他的父母只有嘆氣，看見自己的孩子會變得這樣，他並未曾顧及到父母的感傷，他吩咐對子

聲他做東西吃，他那樣子真像發瘋。

他吃完廚子給他作好點心，他又要喝茶，已經有底下人給他泡好了茶，他仍然坐在沙發裡作福作威的鬧着皮氣，孟秀很疲倦的服侍着珍珠睡覺，他卻偏叫孟秀給他拿拖鞋和睡衣，孟秀因爲一時放不下孩子，答應慢了一些。他像一隻老虎似的，把一桌茶具摔在地上，兇惡的跳到孟秀身邊打她一掌。

經過這一次的驚恐，孟秀曾昏迷了一個鐘頭長的時間，她婆婆帶着底下人過來時，她只半閉着眼睛，眼淚已流了滿面，臉是像張白紙似的，她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孟秀已變成了廢人，她的神經壞了，大夫說：這是憂鬱太深，而又得到了驚怕，怕是一種不可治的神經病。

在孟秀得了這樣不治的病後，她一天如夢一樣，失去了熱情，失去了理智，她什麼都沒有了！

珍珠失去一個可愛的媽媽，孟秀再也不像從前一樣的愛護着孩子，她幾乎忘掉了有珍珠這樣一個孩子。

小珍珠也只好哭泣着伴着奶奶，雖然她還要母親，可是母親已不知道她的責任了！

胡天涯也失蹤了！

家是一片荒蕪凄冷，季節雖是夏天，這裏也像一片沙漠的落寞。

孟秀每天早晨在院裡看一看路以外，她從來也不走出房門一步。

今天是臨六，她把露珠看作在杯子，之後，她的神智較比有點清爽，所以一往的事跡，模模糊糊的又記憶起來。

回憶是一杯苦酒，她心的創痛，更深重了！她覺得眼睛發着金花，一陣昏黑，她覺得天像要壓下來似的，她痛着，我的眼睛壞了！天也要塌了！我要毀滅了！她手裡的杯子落在地上，杯裏的露水濺了她滿身。

小珍珠和奶奶出來的時候，孟秀已是最後的呼吸了！

大夫到的時候，孟秀已經結束了她二十七年的生命，而永遠離開了這人間。

據大夫說，她是一種神經破壞症，是不容治的，因爲現代的醫學，還沒有這樣力量，並且大夫說，這種神經破壞症，在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後，曾經有一個人也是得了這個病死的。

孟秀給人們留下了悲痛的傷感，尤其是她的雙親，得到了她的死訊時，心都痛裂了！

孟秀的雙親很悲哀的說：孟秀的死是我們害了她，也是社會和胡天涯害了她的，不幸的孩子。

兩個老人懷着思念孩子的心，淚像雨一樣滴落着。

天還是陰沉沉的。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

小兒疾病預感

問 怎樣才能預先覺出小兒是要有病？

答 最好在平常的時候，當嬰兒沒有病，我們管理嬰兒的人或是嬰兒的母親，要時常仔細的注意着嬰兒的態度，容貌，動作，飲食慾的大小，排洩的情形，啼哭的次數，睡眠時間的長短和狀況；等等，對於嬰兒素日生活的一切我們都有了相當的認識和標準，而隨時的注意和比較，以後若是發現了嬰兒有和以前的生活狀態不同或呈現一種以往沒有的現像時，我們容易很快的就連想到嬰兒快要有病。

病後現像

問 小兒有病以後最先我們容易查覺出來的現像是什麼？

答 小兒有病以後，最先使我們容易查覺出來的現像，要看小兒所得的疾病是那種疾病，有的疾病是呈現出來幾種急性的症狀，有的疾病是潛伏在小兒的身體內，而慢慢的使小兒減少了精神和食慾，終於令小兒體重減輕，蒼白，消瘦種種因慢性疾病所致成的現像，關於使小兒能呈現出來幾條急性症狀的疾病，最先使我們容易查覺出來的現像和最明顯的症狀，要算是小兒發燒，現在只好指一般小兒生病最普遍的現像來說。

發熱的觀察法

問 怎樣才能發覺有病的小兒是在發燒？

答 普通時常接觸小兒或是小兒的母親，在每當小兒有病的時候，用自己的手來摸小兒的身體皮膚表面的溫度與素日皮膚表面的溫度比較，有的時候可以覺出來小兒已經在發燒了，但是往往發燒的現像是跟隨着發冷，差不多小兒覺得發冷時就已經有發燒了，等到我們能够用手查覺出來那時小兒的發燒情形一定要燒得很熱同時發燒的時間也很長了，所以說這種查覺小兒發燒的現像，是不準確的，最準確的方法，就是用體溫表來試驗小兒有沒有在發燒，和發燒的程度高低，普通只要我們帶過小兒去看病或是檢査時，都可以看見知道小兒看病最先的手續就是謂小兒試體溫表。

溫度試驗

問 怎樣來給生病的嬰兒試驗溫度表？

答 普通爲給生病的嬰兒試驗的溫度表，多半採用肛門表，就是在體溫表的下端有水銀的部份是造成球形而比較粗些，試的時候是先將體溫表上水銀升高的度數甩下，再在表的底端稍微抹些油質，以便插入肛門時滑潤，然後將嬰兒放側臥或爬臥在床上，或是爬臥在自己或別人的身上，最好能有人在傍邊幫忙着按住嬰兒，用自己的手將嬰兒的臀部兩邊分開，再用另一隻手拿着體溫表，，輕輕的左右轉動着插入了肛門約有一吋左右，記住要按着嬰兒不要讓他活動，免得體溫表折在肛門內拿表的手不可離開表，等三分鐘後拔出來。

・瑞錦・

三幕劇

軟塵

訶摩

第一幕 （續上期）

前文提要

余仲西與方露茜在二十年前生下了梅慕青，但因沒有結婚，託一個鄉下的女天主教徒把孩子撫養大了。他們現在是社會上極有聲望的人物，也許爲了良心，也許爲了其他原因，他們常到鄉下去看梅慕青，女天主教徒葛大娘很瞧不起他們。她要叫他們負起父母的責任，把那孩子領到他們家去。但那孩子却自已有了愛人，他們當然也不能讓她「胡鬧」，於是他們之間起了論爭。

葛：只有這麼辦，只有這麼一個方法！叫她跟你去過它半年，我相信，她在上海住上六個月，過慣你們神仙似的生活，再叫她嫁這個鄉下孩子，她自已就要對了！

方：可是，這件事是辦不到的，葛大娘。你想如果我能做這樣的事情，過年過節我爲什麼不帶她到我家裏去呢？你想，我想帶她回家，我丈夫要怎麼對付？他不會追問她過去的一切嗎？我怎麼說呢？

葛：你爲什麼不能老實告訴他？

方：我能老實告訴他嗎？他知道了還會要我麼？不，這犧牲太可怕了！

葛：你得忍受，你爲什麼不能大膽地告訴胡先生實在事情呢？你底孩子，不也就是他底孩子嗎？

方：啊，我不能，我不能老實告訴他！我告訴他！我告訴他，就是我失掉名譽，失掉愛情，失掉社會地位！你想叫我給黃色新聞做資料嗎？並且，你以爲我那樣做了對慕青有什麼好處嗎？

余：（始終來回走着，對方站住，躊躇地）你……仔細想想……這也是一個辦法，決心做去，也許還可能——

方：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葛：（央求地）難也實在是很難，不過除了這個方法沒有別的法子了，你受慣委曲，受點氣，爲她好，（高聲）你不能再顧自個了，叫我底孩子受一輩子苦！

方：（反抗地）你底孩子！

葛：不是嗎？她長得這麼大難道不是我養大的？（激動地）十八年來，一把屎，一把尿，飽呵餓的，冷呵熱的，是誰照料的？（伸出手）看我底這只手，再看看你底那雙，你底手又白又嫩，多紅潤，多細緻！我底手成了個什麼樣子！我底年紀不過大你九歲，你簡直像我底閨女！我底頭髮灰白了，我底臉皺得不像樣啦，我不是爲她操心纔弄成這樣的麼？（彷彿自語地）可不，你們是給了我錢的，不過我光是爲了錢嗎？

方：（感動）自然，你底勞苦我們不能用金錢去報答——不過，我爲了她，難道一點也不感到難受麼？

葛：有，也是一陣子——生她的時候你是感到難受的。

方：你永遠不會了解我！經年累月我在痛苦中生活着！你有她底愛，有她底親熱，你底精神多麼愉快？我每天過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和一些無聊的人物交際應酬，看着我丈夫做買空賣空的勾當，我哪兒得到過她底一點安慰？

葛：現在你不是滿可以把她帶去跟你一塊了麼？

方：可我不能做的到啊！

葛：（毫不容情地）我要是有個閨女，說什麼也不讓她像個作工的！這苦處我知道：大概你是不會知道多天一早起來生火，洗衣服做飯的那種滋味；還有，頂不好受的是挨罵！

方：（不自禁地）啊！

葛：（走攏方桌左邊）我決不叫自已底孩子像個作工的。要是一個人真愛她底孩子，就不應該兩頭害怕，只爲自已着想。我樂意我底孩子像個上等人，不愁吃，不愁穿的，甚麼事都有別人侍候。到了三四十歲還是保養得像你現在一樣年青標緻！窮日子我可受够了！

方：（央告地）叫她等等，一定不讓她——

葛：（走向方桌的桌角邊），我們要是不讓她嫁這個人，就得找個代替的。要不然（慢慢說出）她是十八歲的大閨女——時候又正是春天——我眞替她擔心！喋喋！

方：（憤怒起來）你替她擔心？你怎麼敢說那樣的話？你說慕青會——

葛：（頑固地）她是你生的，你以爲你底血你底肉跟她是完全不相干的嗎？

方：（彷彿受了重擊）啊，葛大娘！

余：（他始終在埋頭踱步，忍不住了。過去，）葛大娘，我不知道你說這樣的話尋思過沒有！你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徒，我不知你怎樣去向主懺悔！

葛：主給我舌頭叫我說實話的！我向主懺悔用不着說謊抵賴！

余：（憤怒得圓睜兩眼）你忘了遵守主底沉默了？

葛：再說，她（指着方）就沒有承認那是種難看丟人，不好聽的事，她說那是一時的過錯。那末慕青就難道不會也錯一

人物——

胡振華—上海振華實業公司董事長，新光銀行經理。

方蕙菁—胡振華太太。

余仲西—上海華交大學工學院教授。

戚宗德—余太太，女作家。

余紹樾—余大少爺，上海復華大學經濟系三年級學生。

余紹譽—余次子，航空學校學生。

梅蕙青—一個自以爲沒有父母的孩子。

葛大娘—一個誠實頑固的老孀婦，天主教徒，方家的窮親戚。

露洛絲—胡振華外甥女，都市女性的典型。

藍乃德—農民的孩子，一個技術工人。

阿媽

回嘴？

方：：（跳起來，向大衣走去。）這太難了，我可受不了啊！我們走吧！

葛：受不了，也得受，你們要走先把這事弄明白了！我既主意早就打定了，要是你們不把她帶到上海去，我找胡先生去，把所有情形原原本本地告訴他，聽他想法。

方：好，葛大娘，你敢告訴他，你試試看！

葛：怎麼不敢，我想說什麼就敢說什麼！聽你說過胡先生是個明白人，我要是告訴他，準保他會幫助蕙菁的！

方：可是你答應我底話呢？

葛：我向來沒答應你什麼，我告訴你們我不跟別人說，那是我底良心不叫我隨便說給別人聽，現在我底良心却逼着要我去告訴胡先生了！

方：：（走近余。）叫我怎麼辦呢？她是瘋了。

余：：（走到屋子中央）我已經下了決心啦，如果你同意，我們就把她帶回家去吧。他們不是早知道我們有個朋友底孤女在這裏寄養嗎？我們就這樣說下去不好嗎？這個孤女底父親是我底朋友，母親是你底同學。

方：：（遲疑）這也許是最妥當的辦法，他們也知道我們常來看她的。不過，我們得好是儘量說實話。

余：那末你也下了決心啦？

方：：（猶豫，最後堅決地）我決定了，不過這事很支啊。（余坐在方桌中央，面對觀合，方坐在右邊）。

葛：作了這麼大的錯事，也就沒法啦！（走到大門口叫着：）蕙姑，蕙姑！

（梅蕙青與藍乃德上）

（輕輕地）唔，這就是藍乃德！

梅：：（興高采烈）他就是乃德！

藍：：（深深鞠躬，）余先生！方太太！

（他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身體結實，胸部開闊，中等身量，一張四方臉充分表示出健康和力量，顴骨很高，腮幫方正，眼大眉濃，嘴部緊闔。這一切說明了他是有意志有能力的强幹人物。他底舉動帶着一種指揮別人的力量。他底態度是矜持，自尊，然而並不放肆。他底舉動中免不了時時做出機器工匠操縱機器的動作。）

余：：（打量藍。）唔，藍先生，我們得談一下吧，聽說你想跟我底婦女結婚？

藍：：是啊，我們已經談過了。

余：：可是我沒有同意呀！你知道，她父親是我底好朋友，打小就是我照顧她，現在你要和她訂婚，沒有我底同意你想合適嗎？

藍：：（向前走了一二步。）今天，就是要求您同意來的，余先生！

余：：（掏出香煙來遞一根給藍。）你抽煙嗎？

藍：：我不會，謝謝！

余：：（正要找火柴，梅已把火柴劃亮，他就把煙楷和煙捲遞過去，抽着煙。）那末，對這個問題你是仔細考慮過的？

藍：做甚麼事我向來都是仔細的，先生！

余：可是你知道梅小姐底父親是做官的，他雖然死了，一向有我照顧着，你以爲她能跟一個工人過窮日子嗎？你現在賺多少工錢？

藍：：一天三塊錢！

余：：（噴着香煙）你一天的工錢只夠買二三盒香煙！

藍：我不會一輩子當機器匠的！先生！

梅：誰都稱讚他，他很聰明，很能幹！

余：是嗎？藍先生，你可知道一個都市的闊小姐一天能花多少錢嗎？一雙絲襪現在的市價是五十元到五百元，一雙高跟鞋也得三四百元，口紅和其他化粧品！

梅：：（打斷他的話頭）三叔，得啦，我不是闊小姐，誰要那些東西！

余：好吧，要不要那是另一問題。不過一個機器匠要發一個名閣是不可能的，簡直是笑話！

梅：我不是什麼名閣！我能工作，我能自立！

方：是的，人在着迷的時候受什麼苦都樂意，其實，生活是離不開錢的！

梅：：可是金錢並不是生活啊！

余：算了，談話到此就算告個段落吧！你們既然都甘心樂意，我想我們也沒有理由阻擋。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必須提出來，（對梅）蕙菁，你父親給你留下三十萬元遺產，因爲你沒有成年，我們始終沒告訴你，那筆錢子由我保管着，你要和藍先生結婚我自然得交給你。

梅：（意外高興）唔！
余：這三十萬元不算一個小數目吧？
梅：自然不少！
余：不過，這裏我有一個條件——
梅：什麼條件？
余：你先聽着，蕙青，你父母都是有名望的上等人，你沒有享受過很舒服的生活，也不知道有錢人的生活是怎麼一個樣。（對暨）暨先生，我們來六個月的試驗，你看如何？
暨：六個月的試驗，您底意思是——？
余：我底意思是叫蕙青小姐跟我們到上海去過六個月的生活。
暨：六個月以後呢？
余：六個月以後，如果你們還是兩相情願，我們就同意你們結婚，把三十萬元遺產做你們子女的教育費。
暨：（沉思半天）這倒也是個辦法！
余：而且是個很公平的辦法！
暨：六個月後她多半會變卦的，余先生，你會勝利的！
梅：乃德！那是什麼話！
暨：（對梅）啊，他說的都是實在的，你不知道那些有錢人是多麼有譜，多麼舒服哩！（走動着）我是你頭一個認識的男孩子，一個機器匠，如果你到上海去過了六個月奢侈的生活，那時在你眼裏一個機器匠實在就算不了什麼了。
梅：乃德，這話不像是你說的！
暨：雖然說那樣的話，不過試一下倒是個公平交易的法子，免得你以後後悔。
梅：後悔？我不後悔！我不後悔！
暨：不過，六個月的時間也不算太長，等六個月也未嘗不是辦法。（走近梅處）
梅：我不等，我不等！
葛：（在右邊站起來）蕙姑，你來，你過來！
梅：上你那邊去？
葛：對啦，你來，讓咱們賭六個月看看！（梅走向葛，舞台上有極短暫的沉默）
暨：我們就說定了這麼辦吧。
余：好，不過有一個條件：你們在那六個月裡不能通信，也不能見面。
暨：那行，但是廠裡派我到外埠去時我得跟她見一次面。
余：但是——
暨：但是，余先生應得明白，如果我不贊成您底辦法，蕙青可以立刻跟我訂婚。
余：唔，我贊成，我贊成！
暨：（彷彿自語）這是極大的犧牲，極大的冒險！六月個恐怕不再——
梅：乃德，看你！
余：事情就這樣定規：試驗六個月，不許通信，在你被派到外埠去時可以見一次面。
暨：（抑制感情）好，那末咱們就再見了。（走近梅）
梅：唔，乃德，你該信任我。努力幹去，我始終是你的，短短的六個月不是一瞬眼就到了。
暨：（痛苦然而堅定地注視着她底面部。）你現在還不知道呢！等你過了六個月奢侈的生活，到上海去享受那些不曾夢想過的快活生活，那時你就不會這麼想了。
梅：（孩子似地）乃德，你帶我一塊走吧，你爲什麼要接受這個試驗呢？我不去，我不到上海去了！
暨：試驗一下倒也不錯，我願意我們試驗一下，有好多新女性，爲了錢，爲了奢侈，簡直是連自個底肉體靈魂都出賣了！我但願你經得起這個試驗，六個月固是一個極短的時間！（回頭對其餘的人）好，余先生，再見吧！方太太再見，葛大娘再見！（三個都機械地說着再見。）（下）
梅：我送你出去！（下），走出舞台，把門隨手帶上）
（方站起來向左邊走幾步，余站起來走到他們出去的門邊呆站了一會兒。然後葛大娘收拾茶杯茶碗等，手不住地打顫。）
余：（對方）二十年前，大家叫你紅玫瑰，一身滿是刺，現在，這孩子竟是你二十年前的化身！
方：（沉思地）這孩子底環境太可憐了！二十年前，我底環境是多麼好，那眞是一個詩意的環境啊。
葛：（一邊收拾，一邊在明旁。）娃娃的小子，什麼玩意？我看他一泡尿一泡屎地長大的！
余：（與葛的自語同時）你當時的環境是溫暖的花房，勤勤的園丁，她現在的環境是山野與牛羊，她是必得跟環境奮鬥的野玫瑰！
葛：她是野玫瑰？（扭頭望着左門，然後走去拉開一條門縫怒聲叫喊）蕙姑！他們要趕不上火車啦！（又怒氣衝天地走回桌子邊收拾茶具）。
梅：（從左門猛撲進來，目光四射，掃視着房中的三個人。）來啦！我隨你們擺佈六個月吧！你們想把我怎麼樣？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方：（充分放出她母愛的天性，拉着她底手，）你快成我底小閨女啦，孩子！
（梅被她異常慈愛的腔調所感動，身體向方的身上靠得更緊了。方柔和慈愛地用手撫着梅底兩手，交換着愛的目光）
葛：（放下收拾好的茶具，妒忌地看着她們，終於，忍不住吆喝起來了。）蕙姑，你看你底一頭頭髮，亂得成什麼樣子？快過來，讓我給你弄好吧！
（梅本能地從方底兩手中掙脫，慢慢走到葛大娘身邊。葛用習慣的母愛的舉動替她整理着亂髮。
梅蕙青底感情受了極大的衝動，眼淚在眼眶內轉着圈子，身子微微打顫，後來，靠在葛大娘身上，葛大娘一面理着她底頭髮，一面喃喃地慰藉她。）啊，我底孩子！啊，我底孩子！
（梅把整個臉埋在葛大娘肩上，抽噎着

。方銳砧地望着她們，然後，把頭猛烈地向後一扭，做出一個憤怒姿勢。余仰面望着天花板。」

（幕落）

第二幕

胡宅的一間會客室。全室的佈置極富藝術氣味，奶黃色的牆壁，紫紅色的書錦線。油漆烏亮的地板上，舖着走道的地毯。左牆角一架講究的留聲機，靠左牆放着玻璃門的書架，書架外邊一只大沙發，沙發兩頭放着兩個湘繡的大靠墊。略偏左的中間，正對着觀衆有一扇通花園的門。右邊靠觀衆處一門通外面，一只會議桌放在屋子的中央，略向右偏。雪白的檯布把古銅色的磁花瓶和鮮艷的康乃馨映得格外優美。左牆角放的是一個三角擺物架，四個格子上放着一些精巧的小擺設。會議桌兩頭是兩把挺新的圈手椅，其餘四把是洋式的靠背椅。右面靠舞台邊，有一只單人沙發，旁邊那只小方机上有些雜誌書報和照相本等，主要的還有一個烟灰盂。痰盂放在單人沙發後面，觀衆是看不見的。牆上掛着一幅油畫，一張鑲鏡框的相片，靠右牆角的中央，面對觀衆，掛着一幅八大山人的「破荷圖」。全室的佈置簡單，大方，但是又富麗，堂皇。會議桌上三個花瓶互相比賽着各自的花葩；兩盆盛開的月季放在舞台邊的左右兩處。兩邊的窗戶掛着白紗的窗帘。充滿的是光亮，清潔，優美的氣氛。

幕啓時方露茜正在翻着一本畫報，穿的是一身蟬翼似的夏裝，姑着的那股姿勢益發顯出她迷人的美麗，一種婦人特有的午後的慵懶。

余仲西隨着阿媽進來。

阿媽：太太，余先生來啦！

余：（急速地走到她旁邊）我特別跑來告訴你一聲，蕙菁來的時候我不能來了，有一點急事把我絆住了。

方：這怎麼說的？她來了，看不見你一定很難受的。

余：那沒有關係，你叫她等一會兒就是了，我大概六點就可以回來了。

方：好吧，（頓）仲西，我覺着心慌。這些年過去了，命運倒還沒有跟我們開過玩笑。可是，今天——

余：今天是我們那孩子開始新生活的一個轉機。她是一個人來的嗎？

方：我叫她一個人來，可是葛大娘非陪她來不可。她今天晚上還得趕回去呢。

余：我想，事情是不會弄糟的，我們編的一套故事實在出色（苦笑），他們沒有不相信的，不過，葛大娘是個死軸子，背不住會說出不像樣的話來的。

方：那倒不在於，我很相信她，不過，說實在的我懶得看見她！

余：唔，說起來，我想到了，我有個機會上北京去，那裏有一個大學的工學院院長的缺份可以活動一下。

方：宗德跟我提過了，說你很想去呢。

余：我實在想去，北京真是個好地方，這些年我在這浮躁汚濁的上海過膩了。我底精神時時刻刻在受無形的折磨，我要脫離這兒的一切的一切！當振華拍着我底肩頭叫我「仲老」的時候，我恨不得把我自己捨棄了！

方：（走開）噓！他來啦！

（胡振華從右門進來。他是個典型的實業家，一個法國留學生。說話愛幽默，四十二歲的人了，修飾得十分整潔，看樣子比余仲西還年青。他主張太太應該活潑美麗，擅長交際，像法國社交界的婦女；同時應該遵守中國女子的固有美德。在事業上，他是個有決斷，敢作敢爲的人物，使無數僱員和同業對之發抖的硬漢；在家庭裡他卻是個愛逗趣的好丈夫。方露茜走到左邊的窗戶前。）

胡：啊，仲老，你還沒有去，我聽說你要去接你朋友底女兒？

余：我沒定，不能去了，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我就得去出席一個會議，大概在六點左右總能回來。

胡：聽說你要離開上海，這是怎麼說的？

余：那不過是一個可能的機會罷了，宗德很想回到北方去呢。

胡：那怎麼行，你們都走了，叫我們冷冷清清地怎麼過？

余：我相信，我們走了，對你絕沒有影響！（向右邊的門走去。）我非走不可了，回頭見吧！（下）

胡：這太難了，我們在上海要沒有一個親近的人了！

方：我想北京的事情他是弄不成的。去當教授還不離，要謀工學院院長的缺，不容易！（走在舞台中央。）——還有，你不是說跟我一塊上車站去接蕙菁麼？

胡：唔，我不能去了。

方：（拉着胡振華西裝上衣的下襟。）我希望你比我還愛護她！

胡：她長得漂亮麼？

方：長得不錯！

胡：（走到大沙發前面。）家裏多了一個小女孩，那一定很有趣的。

方：（走到月季花前）她不很小，是個大姑娘啦！

胡：她只住六個月嗎？

方：住六個月以後再說。

胡：一個家庭沒有小貓小狗也實在單調，她高與長住下去倒也不錯。這些年，我們底生活確實得有個孩子來調劑調劑！

方：（勉強地）你自己就是個大孩子啊！

胡：（坐到沙發上，掏出烟斗，裝上烟，方露西從小方机上拿起火柴，給他點着烟斗。）大孩子，你知道（指買圓）公司裏那些人背後叫我什麽？

方：他們背後不會有好話的。

胡：他們都管我叫「老顧戶」！你看我是老了嗎？

方：我永遠覺得你是年青的！仲西比你年紀小，可是看樣子，你比他年輕得多。

胡：（站起，走到方的旁邊。）他們也不是沒根據的，人年紀一大年青人就自然到處躲你了。我到夜總會去時，他們都客客氣氣姻棚前，我跟乒乓球打得多棒，可是他們居然一個個故意跟我打敗了，你想，叫我感到多麽無聊啊！

方：那不是因爲你年紀老了，那是因爲你底社會地位！

胡：（太息地坐到單人沙發上。）隔壁都有關係！清物對沒有孩子的人實在太苛酷了。晚上和自己孩子們逗着玩兒，那種生活纔能叫人感到生的樂趣呢。

方：（走到沙發背後。）有孩子也有有孩子的缺陷，我們沒有孩子，不更清靜，不更率一麽？（從方机上拿起白手套）

胡：清靜！是的，清靜！我們清清靜靜活下去，一直清清靜靜死去，好像枯朽上的兩片黃葉，無際無息地掉到地上，一切就算完了。

方：（溫情地拍一下他底肩膀。）我是向來不想這些的，幾時想要來一點樂落，幾時再說吧，別想得那麽遠了！

（戴洛時上，從她底名字就可以知道她是都市上洋派的女子。衣服是最時式的洋服，派頭完全像西洋女子。）

戴：啊，你們兩個都在這兒，你還出來嗎？你聽了不覺得寂寞嗎？

胡：唔，寡了，我想寂寞不一定是件痛快的事情。天又是那麽黑。

方：（走到臺台中央。）我們就要去車站接梅藍晋，大概午時鐘頭就能回來了。

戴：（不痛快地）梅藍晋！這又是一個新的女孩子！你們爲什麽又要弄一個新的女孩子來呢？

胡：怎麽啦，多一個女孩子沒地方住嗎？

戴：地方有的是，但我不喜歡看見陌生女子！

胡：我喜歡一切的姑娘，不過，我討厭透了三十歲的老姑娘。今年你是二十四歲，不是麽？那末你只有六年風頭了！

戴：（伶牙利齒地）我喜歡一切年輕男子，我最討厭過了五十歲的老頭子！舅舅，您今年是四十幾？是四十二吧，那末，你只有八年的風頭了！

胡：還得噘不饒人的丫頭，將來我替你物色一個厲害的丈夫！

（門鈴一陣響起來。）

方：啊，摺造！——有客來啦！

胡：（站起，走到中間通花園的門邊。）咱們不許辦到花園裏去躲一躲嗎？

方：（坦然地）那可不必，我們直接告訴他我們要出門就得啦。（阿媽上）

阿媽：余太太！

（余太太，即戚宗德，三十九歲左右的一個女子，是一個基督徒型的女作家。面上帶着聰明與敏銳，有主意，有氣度，因此也多少隨附世俗。）

方：我當是誰，原來是宗德姐！

戚：（知趣地）我來得不巧，您兩位要出去嗎？

方：到車站去接梅藍晋。你跟洛時一塊在這邊玩一會兒，我們一忽兒就回來，我們沒有回來，不許回去！紹魯呢？

戚：在花園裏弄他底轟炸飛機！火車幾點到站？

方：四點半。

胡：哈哈，現在已經四點三十五分啦！

方：啊！（急忙奔進右邊的門內，胡跟着他。）

戴：（不滿意）我眞不明白他們底意思，他們爲什麽一定要弄那女孩子來呢？她一個親屬也沒有的，聽說？（走近戚）

戚：不，聽說她她跟舅舅是同學，她父親是仲西底好朋友！（走在中央）

戴：（鼓勵甜語）。我不知她長得美不美，如果長得漂亮，他們都要貢獻在她背後了，他們都是喜新厭舊的。特別是紹魯。

戚：（走向大沙發坐下）。可是，他倒往往喜新不厭舊的。

戴：您是指我說麽？——可是我實在擔心呢，他要知道我是個平凡，你要他說曾跟我好麽？

戚：（微笑起來，脫下白手套，後背靠在沙發上）。個平凡不可以治療麽？

戴：（走到戚身旁，憂鬱地）德國醫生，英國醫生都看過，他們說手術也沒有多少用處。

戚：我想一定有補救的辦法。

戴：他們叫我在拔佳公司定做了一雙有墊子的皮鞋，（舉一足示戚）唔，買雙皮鞋就是！

戚：（親和地）其實，你不說也實在看不出來。

戴：（一半撒嬌）怎麽看不出，那是您沒有留意！我走幾步，您留心看看（走去走來走了兩三步，戚宗德好像很用心地看看她，）您瞧，我左脚不是有點一拐一拐麽？

戚：（安慰她）那是很細微的八字脚，不仔細留察，絕對看不出來。（站起，走向窗前）唔，紹魯不知幹什麽？（戴洛時走到戚身邊，兩人並肩站着，遠望窗外）啊，那是飛機飛高了！紹魯，那是波音一八〇型麽？

戴：什麽叫波音一八〇型？

戚：那是美國一種轟炸機的名稱。

（余紹魯從外奔來，由中間闖入。他是一個活潑强壯的青年，一張紅潤潤的圓臉上堆滿了笑影。他滿身是備氣，滿身

是力量。跳躍旋轉，沒有一個間歇。處處用力無意中還流露出飛機飛行的姿勢。）

（歐洛絲坐到單人沙發上，威宗驚轉身冒肩兒子）。

余紹譽：（高興得好像一個孩子似的）。娘，那是滑翔機，老楊說我放不高的，可是我卻把牠放高了，飛出花園去了！

威：滑空時間呢？沒有紀錄吧？

余紹譽：沒有！老楊追出去了——（對歐洛絲），你不去划艇麼？

歐：等一會兒就去。

余紹譽：還有，要來一個新的女孩兒了，聽爸爸說她划船划得棒呢！就是不知道她會不會打高爾夫？

歐：（不痛快地）我相信她不會，她一定是土老兒！

余紹譽：啊呀，我走了，不知老楊追到那裏滑翔機沒有。（向花園衝，呼嘯着）老楊！老楊！（急下）

歐：他眞好玩兒！

威：（彷彿一陣難過）他爸爸要叫他進工科，可是他進了航空學校。他爸爸最喜歡他，很希望他將來成個人物呢。

歐：（體察她）學航空正合時勢需要，他將來一定可以成功一個中國的林德白。

（人聲漸近，其中方露茜的聲音比較清楚。）

威：（走到大沙發的北頭，歐洛絲隨着她從會議桌邊繞到通花園的中門前）。唔，他們回來啦，我們先到花園去躲一會兒，讓他們安頓好了再回來吧。

（威歐兩人由中間的門下場）。

方：（打開右門）到這兒來，寒青。這是會客間。

（梅寒青和葛大娘跟着方露茜走進屋來。梅寒青穿着花洋布的旗袍，平底的皮鞋，雖然一身簇新的新衣服，但還覺得有點土氣。）

梅：（四下張望）啊，多好啊！這房子，眞好看！

方：（回頭對葛大娘）葛大娘，你在這兒坐一下，回頭到廚房去吃點心吧。吃中式或西式，隨你高興，你想吃那一種就告訴楊媽好了。

梅：（急轉身子）到廚房去！大娘，你不跟我一塊吃點心嗎？

葛：（厲害地）寒姑，別那樣不懂事！你上這兒來就是爲的學一點規矩！

梅：（委性流露）不，大娘，這些年咱娘兒倆總在一塊吃飯，從來沒有分開過，你到廚房裏去吃，我去陪你！（胡振羣上）

胡：（興致勃勃）上廚房去，還是那兒的話！葛大娘，您得賞臉，跟我們一塊吃吧！葛大娘，您會喝酒嗎？咱們今兒個乾幾杯？

葛：謝謝您，胡先生！我不會。

胡：不會喝，沒關係，回頭我敬給您喝，（頑皮地）喂，葛大娘，你看（做喝酒的姿勢），唔，是這樣的，仰了頭，放直嗓子，咕嚕兩口都喝下去啦！

方：（笑着阻止他）振羣！你！

葛：（微笑）胡先生，你不必多費心！我不想喝，您甭敬給我！我樂意一個人在廚房裏吃，我可以多吃您一點東西！不過，我到廚房去吃飯，卻想先看一看這間好看的客廳。

（方露茜站在會議桌左邊，胡振羣在大沙發上坐下。）（葛大娘和梅寒青站在舞台邊的中央部份。）

葛：（自語地）一兩個鐘頭裏我就要回去了，我得好好地叮囑我的孩子一頓。（向四下張望）這屋子眞好，多講究，這種洋房子！寒姑，在這裏住慣了可不要忘了十八年來在松江鄉長大的情形。

（方露茜坐到單人沙發上，面部流露難忍的痛苦）（胡振羣放出充分的紳士態度，翹手翹腳走出通花園的門外，抽着煙，在她們談話中，偶而露一下面，一直到抽完一支雪茄。）

葛：（單純而鄉氣地）你該記着別做糊塗事，第一，——

方：唔，不是叫你把她領來教訓的呀。

葛：可是，也不是叫她來任什麼也不懂的（方一氣不理她，站到窗前去，但很明顯，她用心聽着），你得記着，有錢的孩子不一定都好的，我討厭督乃德是因爲他不信天主不信佛，什麼事都莽莽撞撞，可是他底心地是好的，他是一個要強的孩子，可是那些專門迎合女孩子的蠻少，我要看得多了。不管他們說得多甜蜜，千萬別信他半句！

梅：記得了，大娘！——

方：（憤怒地，回頭走向大沙發，坐下用小聲嘀咕着）這番把她領來了，現在又嚇壞她！

梅：大娘沒有嚇壞我，方姨！

葛：（對方，抱歉地）我實在有點說不上來，我滿心是希望寒姑吃好的，穿好的，過無慮無憂的好日子，可我又害怕，別在這暖人懷裡把她毀了。

胡：（從中間的門進來，葛大娘底最後那句話被他聽見了）。唔，葛大娘，你儘管放心！我們一定小心照顧你底孩子，我們一定叫她快活地過六個月。並且，寒姑娘還替我們增添了快樂呢，（對方）露茜，你說不是嗎？

方：可不，她給我們的快樂眞是說不出來的！

葛：這就叫我放心了，胡先生，要不知道，這孩子雖說不是我親生的，可是我養了她這些年，說實在的，比生她的親娘還疼她呢。

胡：你疼她，我保護她！葛大娘，誰要敢欺負她有點什麼不像樣的舉動，我馬上就一腳踢開他！

葛：（向左門走去）。那末，胡先生，我得走了，（對梅，假然很親的派頭。）寒姑，你在這兒處處聽胡先生底話，別再像在家裏似的胡鬧了，多點兒大家小

姐的爆知。我到厨房裏去吃飯是我自己樂意的，老楊家是我底老姐妹，我得跟她說一陣話，你別瞎說，走時候我再來看你一次。

梅：（走到單人沙發前）。知道啦，大娘！（坐下。）

胡：（替葛打開門，叫着）。阿媽，葛大娘去啦！叫老楊家弄一點好飯菜！

葛：（隆重其事地對胡鞠躬）。謝謝您，胡先生！您太客氣了！

胡：（也鞠躬還禮）。從那兒說起，簡慢，簡慢！（葛下。胡關上門。）哈哈，這個繁文縟節的老太太！

方：（對胡）去看看他們吧，告訴他們快開飯了，先來看我們新來的客人！

胡：（對梅看看，對方看看）。叫他們看看我們新到的客人！（低聲地）簡直是一朶玫瑰花！（由中門下。）

方：（一下撲到梅的面前，久因的情感一時奔放，行動多少失了常態：跪在梅面前抱住了她底腰間，把面擱在她底兩條併緊的大腿上）。啊，寶貝！啊，心肝，我倒底把你弄回來了！我倒底把你弄回來了！

梅：（吃驚地）方姨！

方：你不知道我多少年來做着這樣的一個夢呀，夢想着有一天，你這樣坐着，我這樣抱着你！

梅：（感動地）夢想着我和您這樣坐着？

方：可不是，多少年來，你把我想的好苦啦！

梅：（不解地）方姨，您時時想着我嗎？

方：沒有一時不想你！你不也有點愛我嗎？（站起，坐到沙發的靠手上。）

梅：那還用說，我實在喜歡您！

方：（慈和地）以後你就跟我住在一塊，一直過下去好嗎？把松江城和那裏的一切人物忘了吧！你是我底孩子了。

梅：（立刻抗議），那不能，我忘不了大娘，我忘不了松江城一切人物，我更忘不了乃德！

方：至少這六個月你是屬於我的，你應該把他們全部放開。這個要求不算大，我想了你十六年了，就讓我在這六個月裏當你底媽媽，你算是我底孩子吧。

梅：（看了方驚訝的態度覺得奇怪，不禁微笑。）您一定很喜歡我母親的！

方：（神經質地一笑）。我更愛她底閨女——你——聽你，你坐在那兒多好看！把那身難看的衣服脫掉——

梅：難看的衣裳！這身衣服大娘花了一百多塊呢！

方：（笑）看樣子不過值一百來塊。咱們等忽兒都把牠換掉。（低聲。）告訴你，一會兒你那衣服就送來啦。

梅：我底衣服？（高興起來）方姨，您真要給我許多東西嗎？

方：（點點頭）只要你喜歡，什麼東西都可以給你。只要你愛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梅：（立起來。）方姨，您那麼好，我怎能不愛您，我若是不愛您，就太沒良心啦！

方：（坐下去）。我不願意你愛我，為了我那麼好，我願意你愛我，是為了我是我，你是你！

梅：（不解地）。唔？

方：我願你像對葛大娘一樣對我！

（歐宗德自花園而來。方露茜站起來。歐宗德踏進門來，背對着觀衆，還是面對着花園那邊說話。）

歐：別那樣，紹聲！（轉身進來。）

方：（氣喘喘地）宗德，這是梅蕙青小姐！（對梅）這是你三舅！（走向舞台前）回頭你得問你三叔。

歐：（跟在方後面，兩人並站在台前中央部份）。當然她還應該叫他三叔，叫我三舅吧，（回頭向梅，用手托着她的頸膀，端詳着。）啊，你，很面熟，像——像誰呢？

方：（迅速地）哈，你總是在找相似的東西！

歐：（還是端詳着梅蕙青）像一個老照相，（思索地）我看是什麼人的縮影吧。有一天，我會忽然想起來的。

方：（向梅）。你只要跟三舅多學學，她是個女作家，人也好，學問也好，筆底下也來得——

（胡振華和余紹聲上）

歐：她不用學，她就是Muses的化身！

胡：（和余紹聲一同走過來，站在歐宗德右邊。）歐賓斯余，你幾時把我寫進小說去？那部「哥兒們」裏的一個主人翁我相信，一定是寫的我，但寫到後來，寫到他和那人太太戀愛時，又拿別人當模特兒了。

歐：你真那麼想嗎？（向梅）這是小兒余紹聲。（走到大沙發坐下。）

梅：（向余紹聲注視着）我早聽三叔提過啦，您小我一歲，是十七歲嗎？

紹聲：（被她看得不好意思。）是呀，我十七歲啦！（作了一個飛機起飛的旋轉，梅蕙青本能地伸手去扶他，但沒有扶着，他早就向後一退站住了。）咦，請放心，我不會摔着。你儘管照樣跟我說話好了。

梅：（臉漲紅了。）啊，對不起！我不知道——我想——

紹聲：沒關係，你馬上就會知道我的。你會打高爾夫嗎？我可以教你，我發明了飛機高爾夫；你要喜歡跳舞，我就教你我發明的飛機舞！（向右走去。）

（歐洛綠推開通花園的門，上。）

方：（急忙地）洛綠，這是密司梅，你底新同伴。

（歐和梅走在一塊，彼此打量着，握着手。）

歐：您好？

梅：您好？

歐：（不屑地然而妒忌地）您喜歡跳舞嗎？

梅：跳舞，我不會。
方：以後你教教她，大概一個禮拜的工夫就不難了。
歐：她那末聰明，兩天就成了。
胡：來我來教你！你嫌我年紀太大嗎？
梅：我那裏有個張老伯，七十多了，我常跟他一塊放風箏什麼的玩兒呢。（大夥都笑了。）
胡：是麼？那好極了。
（阿嫣和大司務送上點心和茶，大家圍着會議桌坐下。歐宗德和胡振華坐在長桌的兩端，胡面對觀衆，威背着觀衆。方挨着梅，歐挨着余紹譽。胡成了全場的主宰。空氣裡充滿了愉快。）
胡：密司梅，（舉起杯子來）你看看我們這些客人的杯子，上面的花紋大家是不是一樣的？
梅：（目光抵定地端視各人底茶杯。）呵，倒有意思，各人是各樣的！
胡：你看，我們底女作家，她底杯子是什麼花？
梅：（作審視狀）呵，是竹枝！
胡：因爲她是思想家，竹代表她底清高和身分。
威：你別叫她討厭我吧！
胡：密司歐的是罌粟花。
歐：因爲我喜歡到處亂爬。
紹譽：（高舉着茶杯。）我底杯上是蜻蜓花。
胡：他是一個未來的航空家，蜻蜓是蟬翼飛機的象徵。
梅：（舉起杯，熱心地）現在看看我底吧，這是什麼花呢，呵，（高興地）是玫瑰花！
胡：（對她笑着，假裝吃驚。）是玫瑰花？那是什麼意思？
歐：那枝玫瑰花怎麼還爬蔓？（仔細觀察梅底茶杯。）哈哈是一朵野玫瑰！
梅：（高興得拍起手來。）這是專門爲我定做的！
胡：（笑。）你怎麼知道的？
梅：這是一定的，因爲我是鄉下來的孩子！您眞有趣，完全出我底猜想！
胡：你本來以爲我是一個吃人的惡魔麼？
梅：我倒沒有那麼想，不過方姨常跟我念叨您，我總以爲您是跟女孩子談不上來的，因爲您好似對孩子們不關心。
胡：我對孩子們不關心！
方：蕙青，你說那兒去了？我幾時說過那種話啦？
梅：（十分狼狽。）我……我不……我想……
阿嫣：（從左門進來。）余大少爺！
（余紹樾上。阿嫣下。）
（他和紹譽乃恰恰是兩個社會層的相反的代表。他是上海某大學經濟系的三年級學生。身材薄弱，精明，機警，奸滑，隨處表現在他底動作上。我們這社會是這樣的人物支持着的，他就是候補的一員。）
胡：哈囉，密司脫余！
（阿嫣上，拿來一隻椅子，一份茶具。）
威：（向紹樾）來，跟我坐一起吧！（騰開塊地方。）
（阿嫣把椅子和茶具放好，紹樾彬彬有禮地就座。）
方：（焦急地等他坐下。）紹樾，這是密司梅蕙青，我——我底外甥女——我底同學的女兒。（對梅）這是你三叔底大少爺，專門研究經濟的。
紹樾：（老練地。）您好！
梅：您好！
紹樾：（對威）我爸爸怎麼沒有來？
威：上學校去啦，聽說有緊急的會議。
胡：總是無事忙，其實他那種校務會議，不去也沒有什麼。
紹樾：今天在外邊我聽到一個謠言，說新光銀行有擠兌的風潮。
（全場的人，除了梅蕙青外都吃了一驚。）
方、胡：（同時）那兒聽來的？
紹樾：外邊的人都那末說呢，（對胡）空穴來風，不會無因吧？
胡：（大笑）事早過去了。
方：又是說的那件綁窯案？
（門鈴響。）
胡：一定是鐵路局送行李來了。
方：不，一定是雲裳公司送貨的，蕙青的衣服來了。
紹譽：（站起）讓我去看一下。
梅：（站起）我去！
紹譽：坐下吧！（從右門下。）
紹樾：（對梅）密司梅不常到上海來吧？
方：（忙代梅回答）來的次數很少。
胡：幾時放學，你帶她各處走走。
梅：您學校，我可以去參觀麼？
紹樾：歡迎，太歡迎了！
梅：我還沒看見過大學呢，不知是怎麼個樣樣的。（對歐）歐小姐，你能陪我一塊去麼？
歐：我也好久沒上他學校去啦，咱們正好一塊去。
威：（對梅）你也可以到你三叔的學校去，那是全國有名的工科大學。
歐：（對紹樾）我們約好了下星期日到靈巖山去旅行，不是嗎？
紹樾：看情形再說。
歐：不是已經答允我啦嗎？
紹樾：（顯着不對馬勁地）唔，現在滿街儘是要飯的！我一路到這兒來，就看見六個餓死在路上的！
威：這叫人聽了難受的是那些孩子的哭聲。我看見一個女要飯的，懷裏抱着一個，後面跟着三個，大人的哀求和孩子們的哭喚，混成一片悽慘聲，聽了心裏實在感到沉重！
胡：我們底女作家又有了題材啦！
威：題材，想到了心裏就難受，那裏還能

寫到紙上去：

方：越是窮人，孩子越多！

紹樾：（賣弄地）所以中國强不起來啊。劣種生長得野草一樣快，一樣多；優秀的上等人却往往孩子很少，或一個不生。這樣長久下去，「劣勝優敗」地反證爾文主義淘汰下去，中國那會有希望！

曦：窮人都像豬，豬一窩一群，窮人的孩子也是一窩一窩的。

紹樾：好，譬喻的很好！

曦：（更得意地。）豬對人還有很大用處，那些窮孩子有什麼用呢？

紹樾：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說，他們是分利的，是社會的累贅，讓他們大批死掉倒也是個辦法！

梅：（吃驚地）唔！

誠：不過——

紹樾：（想不到會引起梅的驚奇，很覺失言地。）不過，窮人也實在可憐！

紹譽：（一半身子在門內，一半在門外。）是雲裳公司送來的衣服。（向門外）拿這兒來，老楊！（進來，在原先的座兒上坐下。）

（老楊隨着紹譽進來，扛着一個裱糊十分講究的大紙匣上。）

老楊：（走到舞台前部，對紹譽，）二少爺放這兒？

紹譽：嗳！（站起來，走向紙匣）

老楊放下紙匣下。）

（以下的舞台十分活動，其中最活躍的是胡振華。大家好像孩子看洋片一樣興奮，胡振華的興奮程度比別人更深，他是全場動作的中心。）

（所有的人都圍着紙匣。梅和曦特別興心。）

紹譽：讓我把這繩子解開吧。

胡：行，我來幫你解！

（兩人解着繩索。）

胡：行，解開啦！你先別動（仰起頭，對梅。）你來打開看看！

梅：（興奮地）叫我打開麼？（走去雙手把紙匣蓋拿開。）啊哈，這樣好看的衣裳！

曦：（擠過去，站在胡旁邊。）這顏色真美！

胡：（裝腔做樣）真好看，（把衣服拿出幾件，左手托着雪白的嗶嘰小風衣，淡醬色滾其紗旗袍，右手還在抓拿）哈哈，好幾套夏裝呢！我怎麼不是一個女人呢？我是女人，穿上這樣好看的衣裳，不知多少人會追求我哩！

曦：（妒忌地去拿胡振華手中的衣服。）男屍感着穿我的風衣，您可忘記啦！

胡：（窘）別摸！別摸！這是密司梅的！

方：別窮翻啦，（對梅）咱們上樓去換吧！

紹樾：我給送上去。

紹譽，我來，你躲開！（抱起匣子。）走，咱們上樓！（方靄茜，余紹譽，梅蕙菁下。）

誠：美女不用衣裝，那孩子穿什麼衣服都好看！

（誠坐到大沙發上，胡坐在兩人沙發裏。曦對着余紹樾說話。）

胡：家裡有了孩子就顯得特別熱鬧。你說節制生育是不是應該提倡的一種學說？

誠：（淡趣地，幽默地）在那些窮人，應該極力提倡節制生育；像你們，應該獎勵生育！

紹樾：（似乎是發開戲洛絲。）說起來，獎勵上等人多生育，節制下等人濫生育，這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一種修正！

胡：我想起來了，你們學校那位擔任經濟史的教授，近來怎樣了？

紹樾：您說的是賈心一麼？他肯結婚啦。

胡：那是說，他也向買賣婚姻投降了。

紹樾：他說不是投降，是以毒攻毒！

誠：這話怎講？

胡：一定他從結婚上發了一筆財啦？

紹樾：做了一批很大的買賣呢。女方很有錢，光太太的私房就有五千萬！

胡：這筆數目對一個窮小子確是可觀！我們同學時代他就有三個擇妻原則：（一）人長得漂亮，應在九十分以上；（二）性情溫和，頂少須有七十分；（三）相當有錢，該在八十分左右。他太太都合這條件嗎？

誠：這倒是結婚珍聞！

紹樾：他結婚時並沒有通知多少人，就像您，是他老同學，他也沒有邀您。我沒看見過他太太，不過，我知道她長得一點也不漂亮，我們班裡的一個女生是她太太的中學同學，她知道十分詳細。

曦：那個女生是誰？

紹樾：（愛理不理地。）並且性情也够不到七十分，把賈心一底老娘都趕到鄉下去啦。

誠：那還用說，堅闊小姐就是受洋罪，鄉下婆子怎能瞧得順眼？金錢就是權力。

胡：哈，哈，我們底女作家也成唯物論者了。

曦：男子沒一個好的，儘是往錢裏鑽，勢利眼！

胡：錢倒是好的，沒有錢，誰給你風衣？

曦：（撒嬌。）可是，你給人家定做了那麼多，我的還不知幾時能穿上哩！

紹樾：賈心一的見解倒也有理，他說我們青年男子本身就是一種資本，娶一個有錢的女人的就賺了。

胡：莫怪他一直到三十歲還沒結婚，他是在「囤積」呢！

誠：囤積：看你說得多刻薄，說實在的，女的有錢，男的一定受氣。（站起，走到右邊的窗前。）

胡：（抽起煙來）受一點氣可沒有甚麼，用長久的時間慢慢把女的制服了，人財兩得比什麼買賣都上算。（對紹樾）紹樾，你說，我說得對嗎？

曦：（搶着說）那一定贊成！

紹樾：（以戲謔答遁辭，對，我也打算囤

莊，將來娶一個銀行經理底閨女。

戴：（諷嘲地）可惜韻明沒有女兒！

胡：你就算我底女兒吧。

（誠走回來，重新坐到大沙發上）

戴：（有點醋意）我哪有那種福氣！（走到誠身邊，坐下。）

誠：（撫慰地）你算是我底女兒吧！孩子

胡：我有女兒，絕對不願她嫁一個比我窮的人家。她得聽我話，幫我發展事業。不然，連一個大也不給！

韻底聲音：叫他們嚇一跳！（由左門上，推着門作介紹狀。）哈哈，Gentlemen and ladies！我們底梅小姐來啦！

（梅蕙青，方露茜相繼上。）

（梅蕙青披着雪白的白嗶嘰風衣，上等的裁縫把豐滿結實而勻稱的體態，用一襲婀娜似的旗袍襯托得十分到家，有曲線，有若隱若現的魅力。最明顯的是一般都市女性所沒有的健康美，也就是在她身上找不出那點病態美。看上去滿身是彈力，滿身是青春橫溢的美。）

胡：（把香煙蒂甩在煙盂裡，站起來，彷彿恢復了青春。）歡迎！我們來三呼歡迎！（挨近梅仔細端詳着。）

誠：（讚嘆地。）羅丹底雕刻，達文西底「里莎蒙娜」和她相比，就算不了什麼了！

方：（彷彿一個藝術家欣賞着自己底作品，靜聽着別人底讚美，滿意得失了主意，不知說什麼是好。）里莎蒙娜？不就是那幅「神秘的微笑」嗎？

胡：神秘的微笑，（對梅。）唔，對了，你微笑，你笑一下，叫大家看看！

（梅被他們弄得不好意思，扭泥地笑了笑，臉馬上脹得緋紅。因為都市女性的那種老練潑辣的本領還沒有學會。）

（紹誠，紹譽用各自的欣賞法欣賞着，哥哥是理智的，世俗的；弟弟是天真的，詩意的。戴洛緒呢，不很欣賞，她在揣測各人底舉動與是否欣賞的情緒。誠宗德，儼然以作家觀察人生的態度，遠遠地坐在單人沙發上凝視着。）

（對大家。）這微笑確是神秘，我彷彿在什麼時候看見過似的！

誠：達文西底那幅作品永遠是藝術界的謎呢！

方：（對梅）別發呆啦，來，跟我坐在一塊！（拉梅到大沙發前，一同坐下。）

梅：（低着頭）給大娘看見了不知會怎樣說呢。

紹譽：她看見了一定高興得了不得！

梅：不，她不會高興我穿這樣好的衣服。

胡：（坐在正中的椅子上，面對觀衆。）我不信！

戴：（坐在面對梅的椅子上，挨着紹譽。）我也不信，（對紹譽）你信嗎？

紹譽：（搖頭。）我也不信！

紹誠：（面對胡坐着。）我相信，她是一個老頑固。

梅：她常說，（看了一眼方露茜。）上海的摩登女人……（抬頭看見余仲西從右門進來。）唔，三叔！我以為他今天不會來啦。（站起來歡迎他，其餘的人也都站了起來。）

余：啊，我來晚啦，大家請坐！

（胡走到單人沙發前，拿起香煙，抽起來，站着，背對觀衆。其餘的人都圍着會議桌坐下了。誠宗德坐在大沙發上，戴挨着紹譽，方挨着梅，紹誠對着胡坐過的空椅子。）

余：（站着，對梅。）我本想早一點上這兒來歡迎你，可是脫不開身。你跟你三嬸娘他們娘兒三個都見過了？

誠：我們早都認熟了。

（胡來回踱着，抽着煙。）

余：（對梅）你來了，我們大家可以好好過一個八月節了。

梅：幾時帶我上你家去，三叔？

方：（指誠）這個問題你應該問她啊！

誠：我們回去商量一個日子開一個歡迎會。

紹譽：今天是禮拜五，就定後天得啦。

戴：（對紹誠）後天不是你們學校跟復旦比足球嗎？

紹誠：我可以不去。

戴：前天你可已經答允帶我去啦！

余：那末，改明天下午吧。

紹譽：（對戴）這次，你還反對嗎？

方：（把一盤點心送到余仲西面前。）這次，我想洛緒也同意啦。

誠：（看着手表。）想起來了，我們得早一點回去，現在快六點半，我們回家時還得順便到你們姑母家去一趟。

余：（吃着點心）嗳，這是要緊的，別忘了。

紹譽：姑母偏叫人感到討厭，要我們也沒有那麼變法的！

誠：年紀大一點的人都是那樣的。沒有孩子的人，看見了孩子自然格外喜歡。

紹譽：我可懶得看見她。

余：你小時候整月的跟她在一塊呢。

誠：這種心理上的距離是沒法測量的。

紹誠：親戚和本家少一個好一個！

梅：（不勝驚異似的。）你怎麼竟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全場的人都被她大驚小怪的率直的問話所懾住了，所有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她也彷彿感到了自己底冒失，不禁有點面紅，急忙加以說明。）

我是說，一個人要是沒有個親戚，沒有個本家，光自己一人，孤苦伶仃地活着，實在太沒味了。

戴：您一個親戚，一個本家也沒有嗎？

梅：一個也沒有。

紹譽：你底運氣眞好！

梅：唉，如果你像我一樣也就不會說這種話了。我能有你那樣「討厭」的姑母，那就幸福無比了！

梅：眞的，我只要有一個眞正的親戚就高興得了不得了。

戴：我們都可以做你親密的朋友。

紹懺：彼此也可以成爲假的姐妹兄弟一樣。
梅：雖然可以，究竟差一點。
胡：（他最初來回踱着，後來在窗前抽着香烟，眺望窗外的庭園，仔細地傾聽着他們底說話，現在，回過身來，把烟蒂拋在烟缸裡，對梅。）好，我想你一定有本家或親戚的，你現在只有十八歲，年代並不算多，决不會死得一個不賸。
梅：誰敢說！
方：你可以把我們當……。
胡：說起來，眞是奇怪，長到十八歲，連一個親戚本家都沒有，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兩個的，只要下一番工夫。
方：（神經質地笑着。）你眞是，儘說廢話！
胡：不是廢話！（對梅）我替你找一下！
戚：（對梅）現在我看先認幾個假親戚吧。（指方）你叫她方嬸，我就做你三嬸娘怎樣？
紹譽：那末，我就做你弟弟吧！
胡：對啦，你就叫我舅父！
紹嫻：洛絲，你呢？
戴：我？（對胡）舅舅，我該怎麼稱呼？
方：你是姐姐。
梅：你們對我眞好，我常聽先生們說都市裡的人滑極了，我做夢也沒想到你們都是這麼好，這麼和氣！
紹譽：（他彷彿再也耐不住了。）洛絲，咱們打高爾夫去？（向通花園的門走去）。
紹懺：我也去。
（戴洛絲跟在紹嫻後面向紹譽那兒走去。）
方：（對梅。）你也跟去看看？
紹譽：好，獄翅！
戴：（站住，等待着）來，咱們一塊走。
梅：我得等大娘，回頭我送她上車。
方：噢，那怕什麼，她來時我招呼你去！
紹譽：快，快來吧！
（四人魚貫而下。）
余：（吃够了點心，坐到單人沙發上似乎也抽足了香烟。）年輕人眞是快活。
方：（走到書架前整理書報雜誌。）人就是年輕時快活。
戚：（走向方。）我來替你收拾？
方：喏啦，（給余一份雜誌。）這是新出的「文藝月報」，你那篇「心」寫得眞好。
戚：（接過來。）我還沒看過哩。（坐在大沙發裡翻閱起來，方繼續整理書報，同時也順便翻閱着各種書籍。）
胡：（站在余面前，面對觀衆。）仲老，這件事我得跟你兩人商量商量。
余：（顛吃一驚，但立即鎮靜）哪件事？
胡：哈哈，你還看不出來，你底被保護人因爲沒有一個親戚本家，精神上是多麼痛苦啊。我們應該替她找幾個出來。
余：找幾個出來？（站起，又掏出香烟盒，抽烟。）
方：沒法找的，我勸你省了那份心吧。
胡：有法子，而且准可以找到。
（以下的對話可以明白表示出方露茜和余仲西事前早預備好回答胡振華或別人詢問時的一套故事。意想中的問話他們回答得很快，很自然，但遇到意料外的問話一時不免感到周章。方始終矜持着，但很可以看出她情緒上的緊張。余很不自然，處處露出躲閃的痕跡。胡振華呢，幽默裡帶着嚴厲，而且顯然地對他們底回答感到十分不滿。）
余：是登報麼？
胡：登報也可以。主要的你們該仔細想想，她父母還有什麼親友跟你們相識的？
余：（向舞台前站着）一個也想不起來。
方：根本就沒有什麼親友。
胡：是嗎？（對余。）你們的一個也想不起來了？（坐單人沙發上。）看你，你怎樣對得起死了的朋友！他是你底同學？
余：不，他是一個醫家，快畢業那年我從學校搬了出去，我們是隣居。
胡：你們住的是什麼地方。
余：南京玄武湖裡底一家民房。
戚：那是我們認識前一年的事情？
胡：以前，大家是不認識的？
方：他太太是我中學的同學，我不早就對你說過了嗎？
余：（對方）你不寫那封介紹信，我們也一定會成朋友的，因爲她父親整天在玄武湖寫生，畫得一手好畫。
胡：那末，你們相處很久啦？
余：也不算太長，有一年光景。不過，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後來，那裡發生了瘟疫，他太太先得病，只有兩個鐘頭，就死了。第三天，剛料理完女的喪事，她父親也染上了，接着成了時疫，犧牲者。
戚：多悽慘！只留下了那麼一個孩子！
胡：你就義不容辭地成了那個孩子底保護者了？
戚：那時她多大？
余：不過五六個月吧。（來回踱着。）
胡：你和他做了一年的隣居，難道沒有看見過一個跟他來往的人嗎？我是說，除了你，他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嗎？
余：只有遠地的幾個親戚，現在完全沒有印象了。
胡：（對方。）他太太有什麼親人呢？
方：（一個，但馬上就回答。）她沒有什麼親人，父母是早死了，她是在舅母家養大的。
胡：（站起來，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似的。）舅母養大的，我們找出舅母來啦！這個舅母住在那裡？我們從她上手。
方：她也許早已死了。就是不死，沒有用。她根本就反對他們結婚。他們是私奔的。
胡：啊，是私奔的！那就沒有什麼奇怪了。（思索地。）她現在是十八歲，那末，那正是民國八年的事情。（對方）那一年不也正是我們相識的一年嗎？
方：可不。
余：那一年玄武湖的櫻花開得格外茂盛。
胡：可是，你們兩個再也不能替她找出一

難中友來了？而且，把她寄養在葛大娘家後，就把這事忘了？

方：（整理完雜誌，拿了一份報，坐到波旁邊。）沒有忘，仲西到美國去了，我更不知怎樣辦纔好。

胡：可是你為什麼不問我呢？

方：你是一個忙人，我那能把那種小事來消費你底時間。

胡：那種小事！你那時完全把我孩往哦！你除了叫我陪着你玩兒，把我一天一天的工夫消費在陪你遊樂上，我知道你把什麼事情都忘了！

方：也許，你說得不錯。

胡：（走向余。）你們都不忠於朋友！不能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余：（將對就錯似的。）是的，過去我們疏忽了。不過，振老，從今天起我把這付擔子再負擔起來，請你放心，從今天起我開始打聽她底可能的親屬。這是我底責任，我一定負責！

方：（迅速地。）謝謝，你少操這份心吧，讓仲西去打聽。

胡：（走了兩步。）當心，仲老，這是你底責任；但是我有監督的責任，我得督促你，不，我得幫助你完成這件工作。你現在必須用全付力量去做這件事，再也不能讓你偷懶了？

方：（抑制着情感。）那樣毫無把握的事情那裡值得兩個人去專做！

胡：這一個孤兒找出一個親屬來，浪費一點時間是值得的。

姨：（彷彿明解。）可是，那個親屬根本就沒法打聽呢？

胡：（堅決地。）只要有，我一定在三個月裡把他找出來。

（叩門聲。葛大娘在右邊門口探頭。）

葛：蕙姑，我走啦！

胡：請進來，她到花園裡玩兒去啦。

方：（放下書報，站起作歡迎狀。）你先坐一下，我去叫她。（走向窗戶前。）

（葛大娘上，和余打了一個招呼。）

余：葛大娘，你受累啦，這是內子。

方：（撫着窗帘，叫喚着。）蕙青，蕙青！

姨：（早已在方站起的時候，站起來招呼着了。）葛大娘，我早就聽見，仲西提過你許多次了。

（梅蕙青天真活潑地跑進來。）

胡：你看看你底蕙姑，我們把她打扮得怎樣？

葛：（回頭看着梅蕙青，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蕙姑，變得真快！

（余紹賓牽着高爾夫球棒，上。）

梅：（怯怯地。）你看，大娘，他們都對我那麼好，把我打扮得好像一個洋娃娃。

葛：（對方。）您一切都早就預備好啦！（對梅，半妒半疼地。）你有了這些新衣裳，慢慢就會把破舊的松江城忘記了。

梅：（激動地。）大娘，您想那兒去啦！

葛：（自慰老境似地。）你在這裏住上幾個月，大家都喜歡你，你慢慢就會忘記那種苦日子了。

（方底目光停在葛大娘臉上，葛大娘底目光和她底目光接觸了一下，彷彿暗空中兩盞探照燈的光打了一個照會。）

梅：我不會忘記從前的事！您不放心，現在就跟您回去！

葛：（自悔失言。）得啦，我得走了。但願你在這裡快快樂樂地住下去吧，我只要能常來看看你就心滿意足了。

梅：那末，我送你上火車吧。

方：你怎麼能一個人去呢？車站是挺擁擠亂！

胡：我陪你去。

余：還是我去吧。

紹賓：我去，我去！（把高爾夫球棒放在留聲機旁。走到右門邊，彷彿就要向外走。）

方：叫紹賓去罷！（對紹賓。）那你就叫高龍年預備汽車吧。

紹賓：（對梅。）那末，我在大門外等你吧。（下。）

梅：（對葛。）您看他們對我多好，誰都待我那麼好。

葛：（淒然。）許是不錯，不過要是有了一點兒病兒，恐怕又是一種說法了。好，我們這就走吧，（對眾人），再見，再見！

（淒涼地和大家點頭而出。）

（余仲西和方蕙茜相互看了一眼。破宗德和胡振華，都望着梅底後影。）

胡：（對方）我們希望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孩子！

（四個人站在舞台中央，望着門外梅蕙青的背影最後一瞥。）

（幕落）

（全劇未完）

編後記

△三四與五六期兩個合併號呈獻在讀者之前時，我們相信不但量上感到了沉重，同時質上也有相同的情形。

△本刊每月的徵文都因為印刷上的關係，有時遲漏出版，徵文的截止期已經過了，因此使無數熱誠的讀者有向隅之感，這是十分抱歉的！讀者對過去本刊各期徵文執筆的，我們取消時間的限制，歡迎應徵！

△這一期的「女性與文學」特輯，其中的雷妍、左蒂、蘇流三位女士，都是創作叢書四輯「沒有光的星」的執筆者，讀者如能把她們的作品對讀一下，倒是頗有意思的吧。

△譚凱先生對南北女作家都很熟悉。對於目前風行一時的蘇青與張愛玲的作品，我們還想聽一聽讀者的意見，請大家說一說客觀的見解，我們當儘量刊登。

△「母系家族」是北大教授楊守穀先生給本刊特別撰述的。以後每期連載。

△其他，有作品本身在說明，編者的話是可以省略的。

主婦當心！

每日開門

八件事

感冒頭痛

誰都難免速服

東亞 OC

腦得康

退熱止痛
效驗神奇

主治：
感冒・頭痛
疼痛・熱症

藥性和平・藥力甚大
四時必備・老幼咸宜

「腦得康」：藥力好，見效早，價錢少

「腦得康」：介紹給親友們絕不至失望

柴・米・油・鹽・醬・醋・茶七件事以外請常備「腦得康」！

東亞公司化學廠
中國天津